

梅才



文友

目 第十六號 第二卷
錄 (二月一日號) 第四期

隨筆

新年新歲	周越然	2
獻歲	紀果	3
遭遇	傅彥長	4
元旦試筆	林涵之	5
論『雅』	吳建	5
談軼	張金壽	6

參戰一週年座談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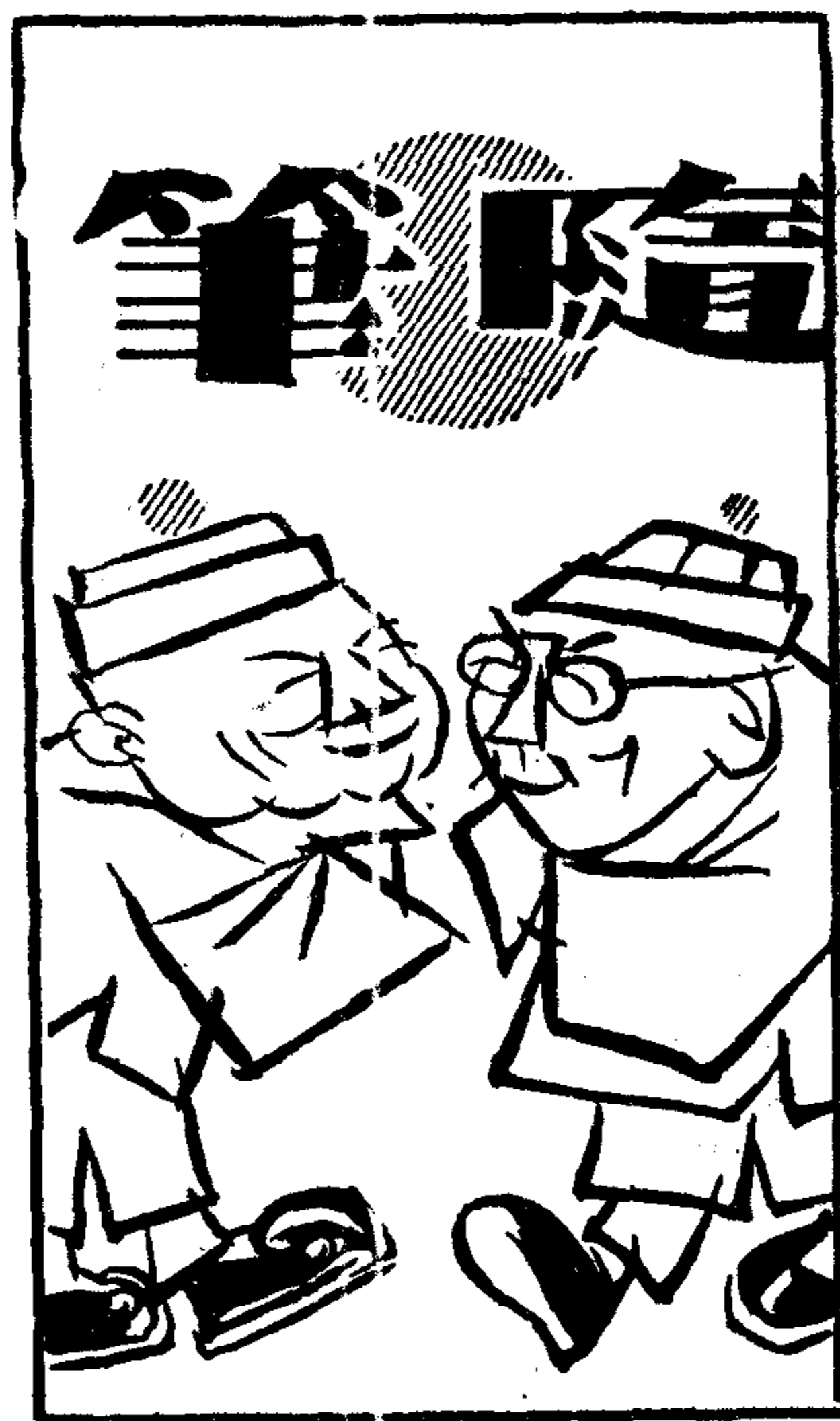
論戰時國民生活	滄海	11
現階段的中國經濟問題	顧鳳城	15
羅邱最近在外交上的策謀	劉希平	19
印度與光明內東方	方濟	21
歡迎久米正雄氏之文學座談會	諸家	24

畫 威武壯嚴的海軍

刊 東亞婦女報國運動

新年期中·不見了(漫畫)	王思遠·係其	27
國府參戰一周年(漫畫)	黃濤	33
一年來的電影界	史蒂華	35
新生的願望	林微音	36
聖誕節之夜	郭拾之	37
八嫁	陸拾之	38
第一次大徵文當選發表	湘波	39
自由談滄桑記	黃軍	40
靈肉交響樂(詩)	克幻	42
行列頌(詩)	鮑佳	43
黃葉小談	鮑佳	44
潮濕的角落	周榜	45
上任記	丁錫	51
三人行	周錫	55
編輯室	陳抱一	60
扉畫(紅梅)		
封面(彗星)		

5027.1248 / 0401



新年新歲

周越然

一月裏的最初十日或前半個月——新年新歲——，最緊要的事，是不要自觸霉頭。有人說：「在那個「間內，倘然觸了霉頭，那末終年倒運，全年不吉利。」

怎樣叫做觸霉頭？

這是蘇州土話，也是上海流行語。牠的確義是：碰到惡言惡行。讓我先來講一個具體的故事；就是大年初一觸霉頭，碰到惡言，即不吉利的話。故事如下：

趙大，王二爲隣人。趙家在橋南，王家在橋北。但是他

麼道理啊？我爲些什麼要這樣受苦呀？……噢，噢！得了，得了！我今年一月一日初次出門的時候，豈不是碰到那個王二麼？他如醉如癡地對我講了那兩句不堪入耳的話，真觸霉頭，真觸霉頭！明天又是一月一日了。倘然我不出門，像去年一樣，恐怕他又要來賀年，來講不吉利的話。明天我決計出去，避他。我到弟家去賀年，去閒談。我不向北走，我不過橋。我向西走，情願走遠路——情願「爬」城牆，兜圈子，超過他的大門。我今年一年，觸霉頭觸夠了。明年不再上當。」

語畢之後，趙大自覺心寬意適，全夜安睡。次日（一月一日）一早，他便靜靜地出門。他不過橋，不向北走。他向西去，走上城牆。

轉瞬間，趙大看見對面來一個人。他默默而語道，「呀！不好了！那是王二呀！」

趙大此時不知不覺地拿自己的手把耳朵遮住。他正想轉身奔下城牆，對面來的王二高聲喊道，「老趙，老趙，——趙屁阿三——那裏去？」

趙大呆住了，不答應他。王二急問道，「你不是趙大麼？你爲什麼不響？難道你的

耳朵聾了麼？」

趙大強答道，「是的，我是趙大。新年新歲，請你不要胡說，不要多話。」

王二道，「是了，是了。我決不和你長談。不過好鄉隣，好朋友見了面——尤其是在元旦日——終當寒暄幾句呀。剛巧我招呼你，你全不答應。我以爲我青天白日碰見活死人，活僵死；倒有點害怕起來了。」

趙大道，「好了，好了。就此爲止罷。我們再見。」

王二道，「不，不，慢慢。今天是元旦日，你家裏又沒有生病人。爲什麼要這樣發急，好像去請醫生的樣式呢？你到底要到那裏去？」

趙大道，「我要到我弟弟家裏去。再見，再見。」

王二驚奇之至，緊跟趙大而再發問道，「你弟弟家裏？你弟弟住在我的東邊。你向西走，爬城牆，真所謂城頭上出棺材，遠兜遠轉了。」

據說，趙大次日寒熱交作，不久即死。兩星期後，果然「出棺材」了。

我講這種故事，想必閱衆以爲我是一個迷信的人。其實何嘗如此呢？我進過學校，受過科學教育，那裏會迷信呢？我

講這種故事，因爲我深憐人之情緒，人之心理，與人之進步，人之壽命，有密切的關係。趙大的死亡，完全因爲怕懼。

觸霉頭最易造成驚恐，最易使人畏首畏尾。所以我們不可無故而自觸霉頭。年初觸霉頭者，雖不至人人患病，雖不至人人死亡，然而往往使得他們終年不樂，做事無頭無腦——坐立不安，神經衰弱。

年初最易使人觸霉頭的事甚多；其大者，顯者有二，如下：

(一) 打馬將。賭博本非好事——傷身敗德。年初各界放假。人總是身不定的，心不定的。大多數人，在放假間內，不喜歡靜坐閒談，而喜歡以打牌爲消遣。贏家無不驕傲，口中亂「鼠牛比」（吹牛皮）。輸家無不懊悔，心中萬分苦悶。驕傲的贏家，往往輕視或譏諷傷心的輸家。一不小心，發生打架——衣撕碎了，桌敲破了，茶碗茶杯損壞了，朋友絕交，鈔票出門。這不是觸霉頭麼？何必賭呀？何必打馬將？

(二) 札電車。年初出門賀年或看電影，三輪車及黃包車太貴，當然非搭電車不可。但是你遇到客滿的時候，遇到

車中乘客已經擠足的時候，斷斷不可硬軋上去。爲什麼呢？因爲軋得不好，軋不進去，你會跌下來的。即使你手脚強健，勉勉強強「掛」在車門口，售票員不是把鐵門硬關上，碰傷你的衣服或皮膚，便會口出無理之言，大大的「教訓」你一番；例如，「快快下去——快，去，走！不能關門呀！下去！你掛在那邊，阿三見了要拖去吃官司的。……喂，喂！攆下去，我不管。你自己尋死，我不會買棺材給你關的。……」

「你在新年新歲這樣地受辱，這樣地觸霉頭，何必出門呢？何不在家內坐坐呢？」

除了這兩件外，其他可以觸霉頭的事尚多，但是我不再講了。我現在要講在新年中避免觸霉頭的妙法，如下：

避免觸霉頭的妙法，莫如閱讀。我們在家中或看成本之書，或看定期刊物，不論新舊，不論文白（文言或白話），均有益於心身，並且決定無危險——定必不觸霉頭。不識文字者，或全無書本者，怎樣呢？那末，不妨靜坐或睡覺。倘然有親戚朋友來拜年，倘然你沒有睡着，倘然你恐怕別人來講不吉利的話，你可以自己在門

縫裏親口對他們說道，「某某（自己的姓名）出去了，不在家。請你過一天再來罷。」倘然門外的人說道，「我親耳聽見某某的聲音，那裏會不在家呢？」若然，你當繼續說道，

獻 歲

楚辭「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些。」獻乃是淮的意思，意思即是始歲。中國人善頌善禱，恭賀新禧是免不了的，但是老冉冉其已至兮，多活一年，離生命的末日近一年，又有什麼可祝可慶？若是說到現在，想想混了一年，沒有變成俄孽，倒是不無可以慶幸之處，可是這是痛定思痛之慶，是失火的焦頭爛額之慶，似與預祝將來之興隆多福，又有未合，所以說來說去，我們還是在戰時體制之下，節約了這種儀文爲是。

有人說中國的思想完全是迂家的，比如理想的生活，不出孟子所云：「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的王道政治，最近我給風雨談寫小文曰「林淵雜記」，正是說即此境界，便大不

「那末，更加可靠了。他本人這樣講，而非出於備人之口，我想一定可靠的了。我勸你請罷。」

笑話不講了。我敬祝閱者康健，敬賀諸君新禧。

紀 果 厂

不但瘡痍滿目的中國不易，就是世界其他先進國也仍舊是 *Utopia*，蓋如此境界，果真實現，我們絕不會在今日再看見戰爭的事，即以深得道家神理的淵明先生，亦可以不必做其桃花源夢了也。世有頂平凡的事，而實現起來却極其繁難者，此其最較著者。中國人奉佛喜歡寫什麼「人在天堂雨露中」，「國恩家慶」，「人壽年豐」，十分表現着他們的要求與希望；不想人類進化的結果，只落得大家都不能自給自足，反不似蜂衙蟻國，可以自適其適，我在另一小文名曰「人獸之間」的，即會略明此意，至今此疑不能釋然，則無怪乎梁任公於戰後歐遊時頗對物質文明有微辭了。

然而，中國思想固是儒家體系，其行事則又處處表現着道家氣派。若說無爲，中國民族在最近一千多年的歷史中，可謂真的無爲了，文景之治，刑措不用，自然是因爲憲太后倡信黃老，可是後代儒臣，何嘗不時時以此爲值得效法而向時君建議？真的儒家所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作風，實在不多見的，除非是屬於個人的事，一到國家，總是要與民休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漢武帝揚威西域，到底有了輪台之悔，唐代開邊，也有許多詩人在歌頌之中寓其諷刺。但我們念過西洋史的人，卻沒有聽說凱撒亞歷山大諸公有此意思，漢民族之好靜心理，殆是先天的，非可強勉而然也。

老子所說的理想世界，小國寡君，雞犬之聲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在鄉僻荒陬，假使沒有丘八老爺搶掠一空，沒有狗屁不通的留學生強作解事，老農在柴積上晒黃日，說着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故事，還不是活靈活現的康衢擊壤之歌嗎？所以老子的理想，和孟子的理想，乃是殊途同歸，不要看了老子表面上吵着大道廣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的話，便錯認他的思想與儒家是冰炭水火才

是。若是說中國有東方精神文明，我想也就在這一點。因爲是精神，便永遠沒有征服物質的野心，虧了有聖人作，刻木爲樹，剝木爲舟，不然我們真許選過着渾渾噩噩的生活。奇伎淫巧與奇物滋起，儒道兩家之論，皆以爲不是好現象，有人每以中國沒有發明家爲恥，設站在精神文明立場講，則又是一個值得說起的特點。我們比較新式一點的冬烘，仍以爲物質文明的得失，還是參半，馬克斯主義論者，以爲人類進化，繫於物質，物質之進步，有關於工具，既已曉得物質是引起鬥爭之餌，還不免於時時唯唯，處處唯唯，是則大不如老子的唯無爲澈底矣。但是老子的破壞猶是有點躁進而激烈，且將已有的制度物質，澈底歸之於無，確屬不可能的事，即如現在戰爭之慘酷，消費之重大，一時尚不能使物質的禍患絕迹，反而令人加倍受着物資困難的苦楚，豈非很顯明的證據。最妙是莊子，他瞭然於老子學說將只成爲學說，而難乎成爲事實，於是更進一步主張「齊死生一壽夭」，「冥黜雖壽，不如大椿，蟪蛄縱天，長於朝菌，人能不將苦作苦，不將樂作樂，萬象由心，自造妙

境，佛書之所謂得大自在，恐怕也就是這種作用，這樣一來，任你外面巨浪滔天，我這裏還是行所無事，所謂禮法制度，雖有亦視同無，更何必主張革命犧牲或崇無黜有呢？此種與世無畦町，緣督以爲經的理論，戮穿了說，實即充分的阿Q心理，別人打我，我以爲是

係子動手，何必制氣，我們大多數同胞，殊已奉行若素，故莊子的道理，說來似深，然在實行，又頗易，且與世風，大有拍合之妙，假令我們承認莊子之說爲深得哲理，阿Q之估價似亦當因而變化了。

友

文

歲月如斯，若真的不肯做做阿Q，痛苦正長，抑又何必。因此想到在過年時，無論多麼窮愁潦倒的人，也願意別人向他說句恭喜發財，此言倘在平時，或許受者以爲意存諷辱，在一歲更新之日，便以爲前途大有光明，這種心理，還不是與阿Q同出一轍嗎？我以爲中國人的生活，只有過年時是比較年青的，其餘大都是衰老之相。譬如平時最喜歡安靜，而在年節則大放其劈劈拍拍的爆竹，連老太太亦不免戴上一朵鮮紅的紙花，皆是證據。楊惲報係會家書云：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斗酒自勞，酒酣耳熱

，仰天撫缶，而呼嗚嗚，這也並不完全是牢騷，蓋也有大半的真實在。在北京自年三十起，一直要喝到正月月底，有人議評中國人的節日只是吃，

遭 遇

就自然界的現象來說，沒有一個人是虛度了一生的。不，甚至於連一天，也決不至於虛度了過去。但在人爲的組織之中，的確有許多把此生虛度了的人們。

把情形兩個字併在一處的看法，不如把它分開來。情，爲以下行文便利起見，姑且用「情感」這一個單語來代替它。同一交代，形，就是「形式」。談到這情與形的不同，正如自然界與人爲的組織完全相反一樣。在自然界裏面，人類的一舉一動，都是不必計較的情感。一有形式，就大大地不然了。弄假成真的悲劇，它的重視形式，這裏姑且置之不論。即使是喜劇，它雖則是時時注視到弄真成假這一個方面的吧，可是它本身至少也是形式之一，所以在喜劇之中的情感，就不得不受到比較寬大的限制

，但却不知道老百姓平時的享受是什麼，若是沒有歲時伏臘的調劑，那麼中國人的生命也未免過於枯窘了。

傅彥長

文人的遭遇，也可以就情感與形式這兩方面來交代一下。只想把杜荀鶴見朱溫的經過來做一個例。

據洛陽舊聞所記，梁太祖（就是朱溫）是一個英烈剛狠的人。他的職官們，說不定隨時有被殺的恐懼。杜荀鶴欲見梁太祖，默無所報。杜荀鶴只得住下再說。梁太祖當然也是個以形式爲唯一的人。求謁的人們，通告了姓名之後，即使不得見，也決不能自說自話地不顧及形式而以一走了之。這通告了姓名之後的人們，即使在逆旅之中過着困頓寒餓的生活，老板一定也要把他們苦苦地留下，否則吃公事飯的職官們，又要殺去若干了。一日，梁太祖問起了杜荀鶴，左右以現在就可以叫他來爲對。梁太祖快要見他的時候，忽然退出

回宅了，他却不能走。他對公人輩說：「我餓死了，可不可回去吃東西？」公人輩怕他一走而不接頭，梁太祖就不會饒他們，只得弄東西給他吃。

梁太祖回來了，下諭取骰子來。大家看梁太祖擲了又擲，面有怒容，當然都嚇得魂不附體。不久，梁太祖取骰子在手，大叫道：「杜荀鶴。」擲了出來一看，六隻都是紅的。梁太祖馬上叫請杜秀才來。他給主客者引入。梁太祖請他坐，他却恐懼，流汗，戰慄，一點也不能安心。他獻上了一首詩，有句云：「爭表梁王造化功。」

梁太祖一見之下，十分歡喜。馬上一同飲酒，極歡而散。他既歸之後，驚惶成疾，幾不能起。可是第二天一早，這一值大王又派人來請他去了，他不得已，只好上馬。他因頓乏力，行動遲緩。梁太祖親自站起，大叫道：「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他頓忘其病，趨走如飛。從此以後，梁太祖一直待他很好。

梁太祖生於民國紀元前一千零六十年，卒年六十一。他三十八歲，准爵東平郡王。他五十二歲，准爵梁王。五十三歲，朝廷以他爲護國宣武宣義忠武節度使。五十六歲，他在大

梁即位。杜荀鶴見他的時候，他還沒有即位做皇帝呢。梁太祖受禪之後，拜杜荀鶴爲翰林學士，五日而卒。

杜荀鶴在宋見梁太祖之前，難道就把生命全部地虛度了嗎？生命的情感，本身就是熱鬧。杜荀鶴詩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開。」死前的不能開，等於說，沒有一個人是虛度了一生的。舉世的一個個人，就形式化了的觀念來說，決不應該再有熱鬧的情。可是，這是合乎人情的說話啊，形式化了的觀念究竟無法把人情全部地遏止了下來。一生的生命，只就情感這一方面來說，沒有一個人是虛度了一生的。一說到形式，就一定要英烈剛狠的性格來安排一切了。梁太祖所建設的皇朝，爲時只不過十七年。就一個個人的情感來說，這也儘夠其所謂偉大的場面了。杜荀鶴只做了五日翰林學士，如就人爲的形式來看一下，他也是一個有十足光榮的人。在情感與形式的衝突之下，有着愉快心境的作者，一定不能寫出好的文章。現在，每一個作者的文章，如有一二可取之處，一定還是出乎形式之外的熱鬧而已。

「信形式以爲真的人們，纔有觀念化的快樂。」

「爭表梁王造化功」這一句詩的形式方面，叫梁太祖十分賞識杜荀鶴了，可是這一個餓了就要吃飯，精神不甚振作的

元日一試筆

詩人，如果沒有愁悶與死亡的感覺，即使他做了五日翰林學士，他的文章還是不足取。這一個詞之外，可以說明文人的遭遇，以及情與形兩者的話。等以後再談。

林涵之

文

先父在日，每逢元日，起身第一件大事，便是在紅紙條上寫「元日試筆，萬事亨通」八字。讀書人是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一支筆上的，元日爲一年之始，應該表示一些吉利的想像，而「元日試筆，萬事亨通」，這正是言簡意賅的表示。

友

我幼受庭訓，習慣上也學會了這一套，一年一度，當作寫標語似的貼在書房門上，標語跟着年齡增多起來，而一切經過正如一般標語的效用同樣。心中也存有過不少計劃，可惜儘是萬事不通。

當極度苦悶之時，常會想到追究萬事不通的原因。近年來突然飛黃騰達者指不勝數，人家何以會萬事亨通！我何以萬事不通，細細一研究我明白了其中道理。

這裏簡單的說，就是試筆有辦法，試槍更有辦法，惟是試筆是沒有用的。

亂世重「武化」試拳試槍有時可濟法律之所不及。日常處世，遇有一切疑難雜症，試拳試槍者一出場，自會萬事亨通。試筆是「文化」，把一切的希望寄託在一支筆上則必然的注定全部失望，誰會來買賬你一支筆？

進而言之，試筆者儘多窮得沒有飯吃，而試拳試槍者可以發財。

目前一般得意羣中，在若干年前有許多是靠著兩個拳頭來混飯吃的，與人一言不合，便打一個明白，這樣的混到近年來，機會來了，其中一人得道，於是甲當縣長，乙當局長，所有把弟兄，爺叔輩，大家做官，而大家發財矣。這是試拳

的成功。

至於試槍自然更有辦法，上焉者到四鄉去招叙流氓屠三以及各種無賴亡命之徒，號稱有若干之衆，便可博得一個很大的官銜，中焉者下焉者則各有巧妙。總之，一槍在手，誰見了都會怕，誰都會盡其所有的拿出來孝敬。此種事實已屢見不鮮，說出來要犯忌諱，還是不去說它。

試筆則想來想去沒有生路。當一世書記，則一世窮困。試筆固不限於當書記，然而儘是才高八斗，當了祕書，當了大學教授，成了作家，也還是發不了財，祕書不及庶務員之實惠，而大學教授與所謂「作家」，按月之所得，遠不及一稅務機關之徵收員與檢問所之檢問員，這都是人盡皆知的事實。

我自幼就走錯了路，祇知試筆，不知試拳試槍，一年一度的元日，徒費了不可兌現的空想。常是以爲舊年過得不佳，今年元日試筆，總要萬事亨通了，而結果年年如舊，重增失望。

現在又是元日來臨了，我試不來拳，也試不來槍，還是祇能試筆，但我必在將來關照我的子孫改試筆爲試拳與試槍，

論「雅」

而達到元日也改寫「元日試拳，萬事亨通」，或「元日試槍，萬事亨通」的吉利語。這

吳建

「雅」是相對於「俗」而言的。

何謂「俗」，我們實不敢下什麼明確的定義。但常聽人批評說：「俗不可耐」。不知他們根據了什麼？大約好像因爲那些地方不順眼。而所以不順眼之故，頂多是不通，外行，粗野，再就是同于一般的流俗。

罵人俗的人，自己一定是雅的。可以俯拾即是例子，是文人罵市儈，沒落的世家子弟罵暴發戶。市儈與暴發戶之所以被罵，自己不知就里，而其錯就在不雅。

所以不雅之故，乃在市儈與暴發戶冒充斯文或者是僥倖享受，這兩種人的先天條件，既沒有見過「皇漢衣冠」又沒有吃過墨水，一旦有了辦法，要自尊自貴起來，便想學學雅勁兒，當然他們有錢可以通神，雅勁兒也雅得夠味，頂多是錯把秦彝認做漢鼎，或者爛石頭當作田黃。砌幾間精舍沒擺佈

的定義呢？

「大雅之目」，「小雅之道」，廣泛的流傳在一般人嘴里。何謂大雅？何謂小雅？翻遍中國訓詁書籍，找不出個註腳來。而一般成爲世俗的雅，大約可以拿「享受」兩個字來武斷。

樣，我自己雖沒有辦法，也許我的後輩可以真的萬事亨通了。

我們現在姑且不必把人羣分什麼賢智愚不肖，無可否認地，世界上有人把人羣劃分爲「雅」與「俗」兩類。例如展覽什麼，或做什麼小說序文都來上一句：「雅俗共賞」，顯然的，雅俗之間，有着一道鴻溝。同時，一些人，對「雅」有着好感，有着喜悅，有着愛慕，差不多時時在追摹做效的。

然則：「雅」究竟有着若何的定義呢？

「大雅之目」，「小雅之道」，廣泛的流傳在一般人嘴里。何謂大雅？何謂小雅？翻遍中國訓詁書籍，找不出個註腳來。而一般成爲世俗的雅，大約可以拿「享受」兩個字來武斷。

獲得高明些的，是替着較爲高超的精神生活的含有藝術意味的享受；獲得普通的，是替着較爲普通的物質生活的含有藝術意味的享受。

舉兩例來說，「探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不脫蓑衣臥月明」的陸放翁，（手頭無書，是否待查。）他們這些人的雅法，是一種較爲高超的藝術意味的享受，而且是屬於精神方面的。「醇酒婦人」的信陵君，「淺斟低唱，偎紅依翠」的高適（？）「十年一覺揚州夢」的杜牧這些人的雅法，是較爲普通的藝術意味的物質享受。

而流弊所至，也就成爲兩種對立的「雅」了。自命爲文人的，自以爲是斯文一脈，窮也要窮得雅些。他們便追摹第一流人的雅法，因爲他們沒有這許多供他揮霍的金錢，講求不了那種物質享受的雅法。這些人的雅法，我們只要讀一讀儒林外史，楊隱士的生活，或者是廣陵潮的鄒太史雅集的味道，你可略知梗概。就在目前，也正有若干無聊文人在那里做做。

市儈或者暴發戶之流，他們賺獲多金，不能不求享受之道，追求藝術趣味是人之天性，再加物質享受的熾烈，溶爲一

爐。還算好的，他們才追求第二流人的雅法。但是，說來也可憐。那就是不免被窮文人與破落世家們所罵的雅的不在行了。

所以說：「雅」，是「享受」，不過是含有藝術意味的享受。屬於精神的，大約還不失爲「雅」之上乘，屬於物質的，那便是小雅之道了。

主觀些下個結論，大雅與小雅，到目前都變了質。很少能體會到「雅」之真髓的。不是寒蠢得可笑，便是村惡可笑。真正的雅境，是追摹做效不來的，隨時隨地可以得到，譬如說，工作之餘，閒下來，靜坐着，抽一支香煙，這就雅得很。豆棚瓜架，老農人敲着烟斗，小伙子唱着情歌，並未追求雅就雅得很。十字街頭，沒有事的人，逛逛蕩蕩，這也似乎很雅。——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那麼「雅」之行爲，就可說：是人之天性，不用追摹，不用做做，不落窠臼，不著痕跡，無時無雅，無地無雅，自知是雅，便已不雅。從此可知，一般人學雅的不是雅，自命爲雅的，更不是雅。試想：探菊東籬的陶先生並沒有提過他自己已是「雅」，也更不知道他那樣做便是雅啊！

談 軋

張金壽

到南方來，南方話一點也聽不懂，雖然在車上十分注意地聽過幾場南方人的談話，覺得也略微明白他們說的是關於什麼事情了，但那實在是山他們的姿態，表情以及聲調方面測出來的，絕不是聽出來的。至於真正學來的而且真正了解意義的，那要以「軋」字爲始。浦口下火車，上下船，南京上海間各站上下車，這「軋」字找實在聽到無數，好些人依次排對上下車出車站，即總另有人鑽到前邊，歪着肩頭一撞一擰身，就擠人人羣，走到前面去，於是這時候後面的人就喊：

「弗要軋哉！」

然而喊者自喊，軋者自軋，尤其稀奇的是軋者也往往會喊出別軋的口號，其實他剛在軋完別人。因爲總有人軋着，總有人喊，我才確實明白了那軋。又因爲我也是上下車船旅客，被人軋在後面多次，對軋纔有了深刻的認識。軋者首須把肩頭練得硬，以

便軋得上前，腰要練得活，以便一扭身軋人大隊，混身也要圓滑，最好像個泥鰍樣，以便只要有機會沾在你身上，一軋就進去，沒有稜角磨擦。次要

有涵養，只圖軋進去，不聽閑話，就是被軋的人罵上前來，自己也當他罵的是另一人，反正利益在自己這方面。但最重

要的還是在於要有眼光，揀那老太太小孩子前邊軋過去，不但好軋，軋上之後目無所懼，若一時「有眼不識泰山」，一肩頭軋在硬漢子前邊，便得到「吃弗消」的回敬，委實不大

我軋你的，只要有泥鰍般的身子，準確的欺弱媚強的眼光，一軋就軋到前邊去。排着大隊前進的是守本分的人，但結果是被軋；「老實」，「守本分」云云與其說是稱讚的話語，毋寧說是比罵聲「廢物」一樣，老實人的老實對凡人者是有用的，因爲是軋的對象，無老實人將無從軋起，但老實人的老實對他自己却是無用的。社會上也間或歡迎老實人，也許是山於軋起老實人來容易些吧。

排隊循序前進，在全體來說

是快的，在軋人的來看却嫌太慢，於是竟軋上去，居然往往也軋得成功，在效果上是有，不論如何，想走到前面去的目的

人的時候恐怕，或者一定是要被人家軋了，也就只好軋上一番。

社會的軋更不同上下車站的軋，因為車站上的軋人者不管技術多好，但每次都是很明顯的被大家看見他的行為，同時受到人家的責備時至多不言語，默認理虧；社會上則不然，很多人就只看你是不是在別人前邊，在前邊就歡迎，否則就會遭到鄙視，誰管你是不守道法的軋人者還是老老實實的被軋者呢。而且就為的軋並不像歪着頭滾圓着屁股一軋就進去那樣子，差不多都是無形的，口裏儘管喊着「弗要軋哉」却

也不妨礙你撞肩膀扭屁股，喊着「弗要軋者」同時一肩撞上前去或者反而更方便些。車站上的技術較高的軋人者雖有也喊着「弗要軋哉」的，但那大約都是在他軋人以後，恐怕再提倡軋將要失去他的地位了，就禁止再軋；若夫一面喊「弗軋」自封為老實人同時却又施展軋的，只有在社會上能行。據說，越來越進步，現在喊「弗軋」來軋纔能有進展，默默地撞肩扭股的軋已經軋不成功了。慢慢的或將變為社會上無軋人與被軋之分，只有軋得高與軋得低之分也未可知。

生在軋的社會裏，不能閃在一旁，或者軋人自鳴得意或者被軋自認應當，在精神上不受損失，對他本身都還可以；最怕是既知軋人不對，不願去軋，又知被軋不合理，不甘損失，同時「折中」也同任何理論上的辯爭一樣，總行不通，那麼他的心可就苦了，大概這是近於被軋的一派，因為在軋的社會裏有良心的是被人軋的時候多。另有一派看軋人者未免太不顧公共道德了，氣忿之極想報復他們一下，用什麼方法呢？結果無非仍舊是以軋還軋，也歪着肩頭，也扭着屁股，用足了氣力向軋人羣裏軋將過去。當然要想奏效，肩頭需

要更硬，屁股需要更活，結果就變為一個更軋得厲害的軋人者。喊「弗要軋哉」的人在上下車的軋都不能發生效力，對社會上的軋自然更行不通了，他簡直是個標準的被軋者，因默被軋的人還許有暗中正在預備以軋還軋，至於喊出「弗軋哉」的那正和獎勵人軋一樣，已經表示出除喊之外沒有別的作爲了。這社會裏固然不敢說沒有沒軋過的人，但却敢說沒有沒挨過人軋的人，那麼若默默被軋就只有也軋上前去為是

到南方來，首先學會的話語是這「軋」字，首先明白的也是這「軋」字，寫文章也先以這「談軋」起始。但希望讀者不要以為我是提倡軋的，更別以為我既能寫此文，必也軋得很好，其實我是什麼也不行的，軋既不是提倡不提倡所能影響的，而且我簡直一點也軋不成功，平心說起來，我是不願軋人又不甘被軋的一派，而今又寫起文章，不論對軋提倡或反對，總與車站上大喊「弗軋哉」一派一樣，結果恐怕我終究也難免要被人軋到落後老遠老遠的吧。

友 文

上海靜安寺路九二四麥特赫司脫大樓二樓A

電話 三八一六七
(夜間急患用) 三二七二一

外科·內科·痔科
性病科·皮膚科

山岡醫院

院長醫學博士 山岡浩一郎



參戰一周年座談會

一月九日是國民政府參戰一周年紀念日，本刊當茲迎逢大東亞戰爭決戰之年的民國三十三年元旦以及國民政府之參戰一周年紀念，而在南京中日文化協會舉行了座談會，出席者：有宣傳部次長郭秀峰，外交部次長吳凱聲，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胡蘭成諸氏。座談會之內容，為參戰以來之中國之政治，經濟諸問題，全面和平問題，國際問題以及中國之當前現實之諸問題，國民政府今後之決意。以下為其記錄：

友 文

胡蘭成：自從今年一月九日我國國民政府為謀與日本共存共亡，毅然對英美宣戰，參加大東亞戰爭以來，日本對中國所設的政策，有顯著的變更，如交還英法在華租界，撤廢治外法權（中日同盟條約已在十月卅日簽訂），這一切皆表示着日本對中國的友好與協助，可是這些舉動在中國民衆間並沒有引起很好的反響，因為交還租界，修改條約這很大的課題並不能很快的影響到日常生活上來。而民衆所最注意的却是日常生活，惟有與現實生活有關係的舉動方能引起民衆的注意，使民衆有深刻的印象，而發生很好的反響。租界的交還，中日同盟條約的簽訂，在一部份民衆的思想上是僅僅是中國與日本政府間的大問題，

與民衆無直接關係。他們所注意的是交還租界後是否比以前更自由，修改條約後上下火車是否比以前方便，買東西是否比從前便宜。不錯，誰也不能否認自國府還都以來，日本對中國處處表示好意，時時予以協助，但中國民衆的生活却還沒有達到預期的改善。以現實生活來判斷一切的民衆對中國國府的新舉動，與日本政府的新政策，不能有相當的了解，正是應有的現象，一點也不奇怪。今後要想引起民衆對中日政府間的政策有很好的反響，應注意如何使此政策與民衆的現實生活發生關係外，別無他法。中國需要和平，日本也需要和平，這是誰都知道的事。我們也相信全面和平是可能做到的，可是現在所成爲問題

的在不知怎樣去做。日本對華新政策雖不無影響，但却不是做到全面和平的具體辦法。

如要回答這個問題，那我們必先研究重慶方面是不是希望和？照我個人的意思重慶方面還沒有迫切希望做到全面和平，我們知道抗戰結束後，中國有許多問題是要急速解決的。最重要的如共產黨，地方軍閥以及民衆生活等的處理問題。自抗戰到現在這些問題，一直就潛伏着，被抗戰的旗幟所遮掩，如一講和，這些問題必將隨之而起。那末農村破產，都市損壞，共產黨的擾亂民間，軍閥的割據地方……這一切問題將怎樣解決？有什麼力量來解決？況且已往的經驗告訴我們，由戰爭而和平的政府必將發生動搖。上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因海外殖民地問題，勞工分配的問題，國內經濟與國外通商等問題，不易解決，終於使政府瓦解了。即以戰勝國的美利堅而論，威爾遜的政府在戰後不久也就倒台了，同樣假若渝方一講和，其政府也會隨之消聲匿跡，這當然不是蔣的希望。有了以上兩種原因，蔣知道和是危機，和是自殺，如其和而

下野，誠不如拖延抗戰以苟延殘喘，使中日戰事的解決延遲到世界戰爭解決之後，然後借資本國英美的力量來停止中日戰爭，消除中國國內的危機，據此，我們曉得渝方在沒有得到外力來幫助其解決以上諸問題之前，是不願亦不敢談到全面和平的。

我爲什麼要說渝方沒有和的必要呢？渝方停戰言和的原因，不外兩種：一是自願和，一是用其他壓力來使其非和不可。前一方面我們既知其不可能，再說後一方面，談到壓力，計有兩種：一爲外來的，一是內在的，外來的自然是日本軍的壓力，內在的却是共產黨徒，官僚軍閥與民衆的壓力。內部的壓力，最大的當然要算共產黨，假使我們能站在客觀的立場來說，無疑的，共產黨自抗戰開始到今年，仍完全處在蔣的壓力下，被蔣所支配。不久以前，蘇聯解散第三國際後，各國共產黨皆進退失據，中國共產黨更爲狼狽，因而我想今後的共產黨對蔣不會再有多大的壓力了。至於政客和軍閥的壓力，好像更談不到，中國的元老派不少是主張和平的，可是一種主張，要能在大眾的面前提出來，方能得到民衆的擁護，然後才能產生力量，而達到成功。元老派的言和，僅僅是在室內的私議，沒有方法可以提供在大眾的面前，說到民衆的力量，是不允輕視的，無論任何運動或主張，如失去了民衆的信仰，決不會有所成就。前次世界大戰將結束時

，俄國的沙皇仍主張戰，可是國內的民衆却主張和，最後終是民衆方面得到了勝利，停止了戰爭，並且產生了布爾什維克主義，推翻了俄國傳統的帝制，然而在目前中國的，尤其是處於淪方高壓下的民衆，還並不知道事實的趨勢，所以並不一定須要和平，也不能產生阻止抗戰的力量。中國的民衆是厭戰的，但並不是說中國民衆就希望盲目的和平。他們所要求的必須用事實來保證獨立的和平，在沒有得到保證之先，他們是不會高喊和平的。內外的壓力既然不能使蔣非講和不可，那末蔣當然還要繼續抗戰。故我以為至少在目前和平是不易實現的；



郭秀峯：剛才胡先生談到了中國參戰

後，日本新政策在中國民衆間所引起的反響，以及對全面和平的推測。對於第一點，鄙人亦抱有同感，至於第二點胡先生好像有點悲觀，其實全面和平並非無望，而是有方法能促其早日實現的。鄙人先就國府參戰的動機與參戰後的努力發表點意見。

國府在未參戰之前，曾經過長時間的考慮，戰好呢？還是不戰好呢？考慮的結果，終於參戰了。在當時有許多人不主張參戰，他們認為中國的人力物力，在此次事變中，已受了莫大的消耗與犧牲，再由戰到戰，如何吃得消？不如避免捲入戰爭的漩渦，借

此良機來休養生息。更何況中國亦已筋疲力盡，又有什麼力量參戰呢？另一方面主戰者却以為大東亞戰爭爲世界戰爭之一環，中國如不參戰，將來戰事結束後，在討論如何處理各國各種問題的席上，中國將無權發言，而受人任意宰割。其實這兩種見解都有錯誤。主張不戰者，是爲了中國已受戰禍，沒有力量再談參戰，這是站在純利害的立場而言的，是一種患有近視者的論調。戰與不戰，應視其動機合乎正義與否而定，決不能以利害爲取捨之目標。故有時雖有利而亦不應戰，有時雖無利亦非戰不可。至於主戰者，如上述理由，也免不了着重在利益的爭取上。因其參戰的目的只不過想求得發言人的地位而已，此種觀念亦爲吾人所不取。中國經過了多年與日本的戰爭，已無餘力再談戰爭，確是事實。可是我們看清了這次大東亞戰爭的勝負，關係着整個東亞民族的前途，戰勝則全民族皆可以獨立自由地生存下去。如不勝，則各民族均將淪爲英美帝國主義的奴隸，供其驅使，供其剝削，而永無出頭之日。

中國爲東亞民族之一員，當然應負有保衛東亞的責任，與其他東亞民族共存共亡，在此正義的觀念之下，中國雖無力量，但終於宣佈參戰了。希望能夠在參戰後，刻苦努力，增長自己的力量，協助友邦，共衛東亞！在日本方面亦了解中國參戰的苦心，同情中國決心爲正義而犧牲的精神，被中

國偉大的道德心所感動，故於國府參戰後，對華政策有很大的轉變，如交還租界，撤廢治外法權，移管各種敵產，並於政治經濟各方面尊重中國之主權等等，此皆日本扶助中國完成獨立自主的表示。但有人却以爲這是日本因中國宣佈參戰而給一點報酬，這是錯了。記得主席曾說過這並不是交換乃是交流，由雙方爲正義心所感動而產生的現象。

中國參戰後，自知力弱，沒有作日本戰友之資格，可是中國政府並不因此而氣餒，却在想方法儘量增強自己的力量，協助友邦。一年來，中國無時無刻不在此信念下努力。致力的目標，計分爲三種：（一）確保治安——中國力量薄弱，自然不易使其軍力直達戰場，在最前線的砲火下，與友邦聯肩作戰。但中國是處在戰線的後方，假如後方不安寧，即可分散前線的戰鬥力。華中有新四軍的擾亂，華北有八路軍的作祟，多少總使日本感麻煩與棘手，所以中國如能維持地方的秩序，確保地方的治安，免得日軍有後顧之憂，也就是盡了點保衛東亞的責任。國府認清了這點，故有參戰後，即堅決努力從事於加強治安。

（二）安定民生——安定民生是從清鄉工作着手。因爲假如地方維持力不夠，則人民生活將不能安定，無知民衆必將被誘而而走險，社會秩序定會更陷於紊亂。但是參戰後，人民的生活不但沒有安定，物價反而高漲了三

四倍，好像與所預期恰巧相反，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完全歸罪於國府努力的不夠。在戰爭的情況下要安定民生本非易事，國府却不遺餘力，努力從事，本不患寡而患不均之旨，採取配給制度，以有限物資，平均分配，不使人從中漁利。最近又有商統會成立，成績若何，自不敢說，可是自收買棉紗棉布後，七月以來，物價即已陷於停止上漲的狀態，即使少數物價有增長者，也決沒有超過一月至七月間物價上升之速度，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三）加強建軍——所謂加強建軍，並不是說注重在徵收新兵，而是說在編練已有的軍隊，抽選其中之優秀份子，精良幹部，加以訓練，養成有爲的軍隊，使其擔任興華保亞的責任，如軍委會編練總監署，以及中央軍官學校皆是負責建軍的機構，談到中央軍校，主席對之期待甚大，軍校每週週會，主席必親臨指導，風雨無阻，曾未間斷。對學員之訓話講解，無不循循誘導，俾養成軍人之新精神，以担負新責任。

確保治安，安定民生，與加強建軍，是增強國府力量的方法，與友邦聯肩作戰的準備，現在能收到的效果，我人雖不敢自己誇張，但是我們是繼續向這目標努力去做。

談到全面和平，胡先生以爲欲使渝府改變其政策，必須有內外的壓力。內外的壓力，共產黨等，又皆爲蔣所

操縱，因此胡先生對全面和平好像有點悲觀的樣子。誰都知道，由抗戰到和平當然是不容易的，所謂動者恆動，靜者恆靜，欲使動者靜，所費之力必甚大，所費之時必甚久，但誰也不能否認動者終必歸趨於靜止，在動的中間正增長着靜的因素，所以對於全面和平的將來，不像胡先生那麼悲觀。世界上沒有不停止的戰爭，現在能否實現，雖不敢預斷，但戰爭總是向和平方面進行着是無疑的。我想作為停止戰爭最大的原素是共產黨。共產黨一直就努力於下層工作，抗戰越持久，對共產黨則越有利，其勢力將更增大，等到共產黨的勢力大過蔣時，則蔣不能不想法消彌共產黨，抗戰也就到了不能不停止的時候，全面和平也會急速實現是必然的結果。

重慶方面的民衆，最憂慮的，中國能否生存的問題，因為認爲無生存的可能，所以不得不戰，如果有事實擺在眼前，中國是能夠生存的話，無論蔣介石如何壓迫，在國家正義之前必有人挺身而赴出來響應和平，所以我們只希望日本能儘量的幫助中國，中國政府亦儘量的努力建設，用事實表現出來，則不怕重慶不和。抗戰的力量乃是出於民衆，我們只要用事實來爭取渝方的民衆，等到民衆明白惟有和平始能救國的時候，渝方的抗戰力量必將隨之消滅，抗戰的壁壘不打破，我不相信，蔣及其少數人能繼續抗戰的！

吳凱聲：關於國府參戰後的感想，已由郭、胡兩先生說得很



詳細，用不着我再來說。我所負責的是外交工作，現在且就我本位工作，談點外交問題。這可分參戰與外交，及全面和平與外交兩方面來說。

我在事變前也是幹着外交工作的，所以對那時的外交事情，也很熟悉。當時我國人士因受了英美的從中挑撥，對日本不甚放心，因不放心而引起的事變，英美更利用了這機會，儘量搬弄是非，遂使中日衝突愈擴愈大。本來這次事變在開始時只不過僅僅是地方的糾紛而已，是很容易解決的，而且中日雙方都希望能夠立刻和解。但終沒有達到目的者，是因受了英美的離間。在蘆溝橋戰事影響到上海，上海戰事也爆發了的時候，中國方面曾傳說日本政府派伊藤到上海來談判和平。當時有一個人跑來問我，有沒有這回事，我問他是誰派來的，他說：是外交部，我想：不對，這傢伙恐怕是藍衣社派來的，外交部長顧維鈞，和我是老朋友，我想親自找他談談，所以回答那人不知道，後來一打聽，果然不出我所料，他真是一個藍衣社員。等到我國派人出來與伊藤談判時，不知怎的，伊藤印又走開了。後

來又有陶德曼大使出面調解，雖都沒有成功，但兩國在戰爭中仍不斷的談判和平，正表示着中日皆有着早日結束戰事，恢復友好的要求。

之後，主席認清了解決中日戰事是自己的事，用不着別人插足其間，毅然與日本合作，國府還都。同時中日雙方都明白了自己的敵人，向英美投下了炸彈，展開了大東亞戰爭。爲解放自己解放東亞而努力。一年來，我國在汪主席所領導的與日本採取同一步驟的外交下，相繼承認了緬甸的獨立，及菲律賓的組織自由政府，不過本人尚進一步希望我國將來能得對日本的諒解，與以上各國交換使節，一面因此而使東亞民族互相了解，取得更緊密的提攜，一面也可叫反軸心國知道，並不僅是表面上的承認，而有事實爲其證明。

用外交的方法來謀取全面和平的理論，計有主張直接交涉與間接交涉兩種，而以主張前者爲多，在上海我有幾個朋友，他們對國府，對重慶，對日本都知道得很多，他們有一種所謂「外交的全面和平的循環理論」，以爲要談和平，必先經過英美，捨此之外，別無他法。但我却反對這種理論，站在中日雙方利害的立場而言，我是主張直接交涉的。過去的事實告訴

我們，如主張間接交涉，將調停的責任假手於英美，只會使戰爭愈益延遲，愈不易得到解決，因爲英美只希望中日繼續戰下去，戰到兩敗俱傷時，英美可以坐收漁人之利。所以我覺得中日的和平談判，不必經過國際路線，而由兩國的外交官直接交涉與商討；不然中國將倒楣，日本也倒楣。並且我更希望能以中日和平爲基礎來促成世界的和平。

末了，尚有兩件事鄙人覺得應當說一說者，第一是日本承認並協助印緬的獨立，及菲律賓的組織，這種本乎道義精神的外交政策，是值得欽佩，值得效法的。此種外交方法不僅爲東亞冠，且爲世界所僅有！第二我常常聽得有人喊：東亞是東亞人的東亞，使我想起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這句口號來，這完全是從前美國爲避免外國干涉中南美的獨立，由門羅總統所喊的口號，這完全是一種保守主義者的論調。現在我們所說的東亞是東亞人的東亞，也是不允許外國人干涉我們東亞民族的外交與政治，但與外國通商，貿易，並不在禁止之例，反而是十分歡迎，十分需要的。所以這與美國的保守主義不同。一、記錄人：劉錫

第一 次 大 徵 文 正 選 作 品

論 戰 時 國 民 生 活

滄海

前 言

通常國民生活，不外衣，食，住，行——民生主義的四大要素；在平時以我「地大物博」之中國，尚堪自給自足。一旦戰事勃發，則環境立變，國民之生活，頓改其常態。在生產方面言之：農民因家室流離，輟耕於野；甚至天災流行，如華北之旱魃為虐，赤地千里，乃致餓殍載道，工廠則因燃料電力之不足，大率停辦，工人生活亦無以維持。商業因進出口貨之絕跡，景象蕭條；而一般投機囤積之流，乃乘時而起，尤其是上海一隅，因游資之集中，遂肆其乘機壟斷之手腕，操奇計贏，竟由小康而驟成鉅富，享其優越之生活。此種畸形生活之發展，以上海一隅為最甚，且最為顯著。故所謂赤貧階級及隱貧階級（包括薪給階級），其生活竟不能立於水平綫度其歲月。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此種不均不安之狀況，誠足為我國民戰時生活現實之寫照也。

本來我國生產，平時已感不足。例如：糧食一項，即需洋米（即安南，暹羅等處之米），洋粉，以為補充；若偶遇水旱偏災，則更不待言矣。故一遇戰事發生，則消耗數量勢必增加，而外來之接濟，瀕於斷絕，於是國民之生活，自然形成劇烈之變化。所謂日用必需品，如衣料、食料之類，應求其合理化，以蘄達供需平衡之目的。至於非日用必需品，如消耗品、奢侈品，以及一切不

正當之娛樂，在戰時生活問題嚴重之下，自應力行禁絕。試觀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歐美勢力肆其侵略，內憂外患，交迫迭乘，不下於十餘年來之中國，然因其國民力求奮發圖強，一切生活簡約而正肅；不數十年乃雄飛於海上。再證諸德國，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後，割地喪師，元氣凋殘，其國民內則臥薪嘗胆，生活節縮，外則秣馬厲兵，從事戰備，二十餘年間乃報仇雪恥，控制全歐。即夙昔國民生活素稱奢侈之英美，亦經實行嚴格限制消費之政策；在英國言之，如衣的問題，須辦理登記手續，領到證書，方可購買。食的問題，如麵包、牛奶、牛油等，皆有指定商店，限制極嚴。住的問題，以前一家獨住之屋，現在由政府指定，則四五家合住於一屋。返觀我國社會上有錢有勢的上層份子，其生活仍盡情奢侈，恣意揮霍，不但毫無戰時情緒，或反而較戰前為優裕。以上海一隅而論，如餐館、劇場、舞場，當華燈初上，即已宣告客滿。其「醉生夢死」，「胡天胡帝」，幾不知戰時狀態之存在。至於大多數的老百姓正在飢寒交迫中呼號掙扎，其生活已極苦痛，凡一切奢侈與節約，實皆談不到此，故政府對於消費者欲厲行嚴禁及限制，如果僅在一般平民着想，要無效果之可言。

現代戰爭，不僅持武力而注重於經濟；前方之勝敗，胥視後方國民生活之安定與否以為衡。語云：「生活與戰鬥一致者強；相離者弱，相背者亡」。故國民生活與戰事，息息相關，從積極方面；第一必須達到生活的日用品能自給自足，第二必須充實物資，供給作戰的需要。欲達此二項目的，應以增加生產為前提。從消極方面：則須節約消費，除生活日用必需品外，對於消耗品、奢侈品、以及無謂之應酬、不正當之娛樂等，加以限制或取締。如此個人生活雖享不到優越與舒適，但一方可以替國家社會減少消費，節約物資與人力，留為國用。乃可與戰爭的國策密切配合，以實現戰時國民生活。

國家當戰爭時期，物資的消耗力，超過生產力，因而致供不應求，此為必然之趨勢；其結果往往演成物資缺乏，物價暴騰，通貨膨脹，與囤積居奇，種種非常不合理的現象。故欲消滅以上種種因果，則一般國民必須充分表現戰時之情緒。在德日二國當大戰開始，早已實行戰時國民之生活；現在更隨戰爭之發展而趨於緊張及嚴密。德國國民日常生活，均配合國家要求，不妄用金錢與浪費物資，個人之舉動皆有利於國策之貫徹。惟政府猶覺不足，故自近年以來，在郭培爾領導下，又從事於全歐總動員之計劃，使全歐國民生活狀態，與軸心國現時戰略相配合。日本國民平時之生活，本極樸素簡單，故一遇戰事，國家即集中支配全國之一切力量與資源，進行順利。然日本朝野猶孜孜研究，必使絕無絲毫物力之浪費，觀於朝日新聞社論之言曰：「日本戰時經濟政策的根本目標，即為如何使國民忍痛，如何

使國民耐苦」。國民之忍痛與耐苦，本為日本國民之天性；亦即其國民戰時生活之表現。最近日本政府更進一步決定「國政運籌」的方針，以強化國內態勢。關於國策上除整飭行政軍事機構；及統制生產與運輸，設立農商及運輸通信兩省外；尤特別注重——物價及配給制度之澈底簡素化，並造成嚴肅緊張與活潑的新風氣，不浪費人力，物力，國帑與時間，實為克服戰時之一切困難，是我國民所咸應效法者也。

今政府既參加大東亞戰爭，並以「同甘共苦」為口號；則應如何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始克周旋其間。而對於物力、財力，必宜力求撙節，並力戒其浪費，則一切生活狀態，應以政府首先表率，推而至於一般國民，庶幾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故欲厲行戰時國民生活，一方面須從權勢階級及資產階級，禁絕烟賭之消耗；屏除宴會之虛糜；捐棄一切高貴之衣服車馬；取締不正當之娛樂（例如跳舞等），則生活乃克平民化以爲之倡。一方面則對於民衆之日用必需品——如衣、食等，宜實行平均配給。浪費固不可；過分限制（例如計口授糧，每明僅半升白米，半升糙米）使一般國民飢餓而不克工作，以致減少其效率，則亦不可。蓋民衆生活，務求其安定則節約運動，始克有效。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民有飢色，野有餓殍」。尙何安定生活之足云。

以上海市民而論，最近統計人口，約占五百餘萬；此五百餘萬人口中，擁有

鉅資號稱富裕者，究居少數；最大多數爲窮階級及薪給階級，次多數即爲赤貧階級。吾人如僅注視「酒食徵逐」「酣歌恆舞」者流，以爲此種畸形繁榮之生活，即可概論一般國民之生活，實不免過於近視，故論戰時國民生活，應以供需平衡爲第一要義，而尤應顧到社會下層份子。我國各省市鄉鎮間之平民生活，在平時因無不力行動儉；此次戰事發生，即以和平區域而論，迫於環境之險惡，交通之阻塞，不克達「物資交流」之目的。故每一城邑以及鄉村乃至每一角落裏，對於通常日常生活用品，所謂「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俱感供不應求。况大兵之後，固已「室如懸磬」，「數米爲炊」，已成爲普遍之現象，而上海大都市中貧富懸殊尤甚。故一般國民生活，固已節無可節，遑論奢侈與浪費。今政府如果爲維持一般國民生活計，若祇高談「統制」，而不謀所以平均配給以抑平物價及流通物資，則我一般國民戰時之生活，恐將有不堪設想之勢。

所謂生活問題，不外衣、食、住、行、四大要素，茲就一般國民現實生活之狀況，申論之：

(一) 食的問題

「食爲民天」，古有明訓；尤其現代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在經濟力中之民食與軍需，自以食糧爲重要。孔子主張「足食」先於「足兵」。此次世界大戰中的參戰各國，對糧食之

統制，較諸其他物力尤爲重視，蓋充足食糧，一方所以安定國民之生活；一方即充實軍事上之需要。如食糧發生恐慌，不特國民生活易致動搖；而戰鬥亦將削弱，其結果必致戰時經濟混亂，足以被迫放棄武器而投降。前次歐洲大戰，德國戰事之失敗，其原因即坐於是。

上海物價層層上漲，幾無不以米價飛漲爲中心。現雖政府厲行棉紗棉布之收買，一般物價稍形下挫；而米價當此新穀登場之日，並不生跌價之影響，其他食品如蔬菜、魚肉等類，反形上漲，從可知上海一般國民生活對於「食的問題」之嚴重矣。揆厥原因，不外數端：(一)一般物物——例如肥皂、火柴、呢絨、以及棉織品等，所以下跌者，蓋因尚有囤貨，故一遇紗布之受統制，恐受波及而急求出清。若米糧則戶鮮蓋藏，家無儲蓄，嗷嗷待哺，不得不仰給於小販之買賣，以維持其生活。(二)因戶口米、粉，多半爲紅米及粗粉，其可供食川者，最近之配給，白米，或碎米半升白粉一斤半，且以十日爲期，約計每

明每人需要之數量祇及十分之三，其七成悉賴黑市之小販轉相買賣，此爲米價高漲最大之原因。(三)三十一年十二月間米價每石僅新幣四百元左右，至本年夏秋之交每石達二千元左右，已增至五倍以上。(三)上海附近如浙西江南之地，皆爲產米之區，其現在每石價值較上海黑市價值二分之一而弱，以百分之二十利潤估計，亦祇每石千元左右足矣。所以造成此高價之原因，由於統制不

許自由販運，且由於重重盤剝，即升斗亦不准轉輸，於是始造成黑市之高價。故爲救濟一般平民食的生活，希望當局增加每明每人五升白米之配給，麥粉與雜糧（因人民之不需要暫停配給）如是則黑市之價值不卑而自平。否則祇能暫行允許小販自由販賣，毋使節節留難，並規定價格不得超過戶口米價目的兩倍，此實爲「急則治標」之辦法。當此糧食問題嚴重局勢之下，要爲戰時國民生活當前之急務。

至於戰時國民節食問題，每日三餐之飯食，可改爲兩餐之粥一餐之飯，佐食之品，亦減爲一菜一湯，力戒奢侈。例如英美等國，向以物質享受自豪者，其戰時生活，已有急劇改變；在美國各地，自本年十月起，每逢星期二不食肉，尤其紐約每週必須有二次不食肉。英國各種食物，均實行憑證分配，數量一減再減，最大的飯店，每餐不得超過五先令，前年十月以後，每人每月分配雞蛋僅二三個。其他如蘇聯，食物供應，較之戰前相差更遠。至於德意日三國之國民生活，更加刻苦忍受。我國古昔聖哲，其平時有「食無求飽」，「三月不知肉味」，「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之態度。矧值此非常時期，我國民誠宜對於食的生活，有以刻苦自勵者也。

(二) 衣的問題

我國古代對於衣的節約運動，向來是極重視的。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由衣敝袍而不恥」；「衛文公大布

之衣，大帛之冠」，以實行其「生聚教訓」。前二者為個人道德之修養；後者則由政府提倡，以厲行節制浪費之國策。日本人民，在平時居處服御，木板簡單樸素；衣則和服（原料大都棉織品），足履木屐，寢則席地。至於御絲織品或呢絨嗶嘰之屬者，非為貴族即外交官吏，一般國民，均以儉約是尚，刻苦自勵，此誠為東亞強國之準範。迨戰爭事起，朝野上下，更形淅厲，非公務人員不得著皮鞋，非學校教師或賣票員，不得著襪；大衣原料以麻棉混合組織品為之。其他服御品，皆行配給制度，以舊服始能易得新服。朝野人士，早已羣策羣力實行節約政策，故國民生活，均已符合戰時標準。即著稱豪華之英國，現戰時舉凡衣服、衣料，必須憑登記證書方能購置。證書內共附有六十六張票券，大概製成一套西裝，須支付二十二張票券，購皮鞋一雙，須五張票券，乃至領帶一條，亦須兩張票券。政府之限制一年內祇消費六十六張票券，若經川幣，即使有錢亦無從購買其衣的用品。返觀我國，現雖棉布棉紗，實行收買與統制，而平均配給，尚未見諸實施。以上海市之一般投機囤積之商會，鑒於政府對於衣料用品，行將實行統制，乃競以「大減價」為號召，然按之實際，減價其名，藉此宣傳者其實。例如：皮鞋、呢大衣，甚至棉毛衫、線襪等，仍較戰前高拾至二三百倍；較去年及本年春季之購價，亦高至數十倍。在平民階級皆望望然去之，而一般富裕者仍競相購買

，在發國難財之流，當戰前所御一領青衫，今皆西裝革履，或肥馬輕裘，高視闊步，睥睨一切。而一般平民乃至鄉間老農，皆望而却步矣。此種畸形之戰時生活，除上海一隅，舉參戰各國，殆絕無此種現象。此由於政府對於國民生活——衣的問題，尚未實行統制與配給；為促進實踐戰時生活計，希望當局施行下列諸策：（一）實行衣服票給制，如購橡膠皮鞋之方法，必須以舊易新。（二）對於購買貴重及奢侈衣料（製成者在內），應加課重稅並對出賣者亦然（稅率值百抽百或值百抽二百）。（三）票給制所發之衣服票券，每個人必須實施極度之限制。（四）自政令公布後，如遇奢侈修飾麗之衣服，招搖過市者，加以嚴重之處罰。（五）一般平民化之服裝，如棉布等，必須一律平均配給（包括棉花棉紗在內），並抑平市價，以助民衆無號寒之苦。（六）上述第五種方法，關於各城市及鄉鎮，亦須普遍施行配給，並使物資交流。

（三）住的問題

我國各省市及鄉間，房屋居住問題，尚不十分嚴重。如南京、蘇州、杭州等都市，在戰時未受轟炸影響，人民安土而居，尚可保存其舊慮。惟鄉間及衝要區域，大因戰爭之轟炸及土匪焚之掠

，廬舍為墟，於是遷徙集中於都市，都市之房屋，遂遂有人滿之患。尤其是上海一隅之居住問題，以現實而論，其嚴重之影響，日甚一日。上海市之人口，在戰前約計僅三百餘萬；至現在之統計，已達五百萬左右。人口既驟增至二百萬左右，於是房屋與人口之比例，遂有不敷居住之感。而一般投機份子，視房屋為奇貨可居，乃乘機囤積，有種種費、小租等名目，不啻等於囤積貨物之要挾。至於上海人口之驟增，其原因由於內地遷徙，避地圖存者居其半；由於遊資集中，競營其投機事業，屬集於上海亦居其半；尚有在內地失業，至滬營生者亦屬不鮮。此種房屋供不應求，其平衡之現象，恐須至戰事收平而始克回復其原狀。至於上海房地產商家，鑒於房屋之需要，本可營多數之房屋，以資供給，然因當局厲行減租抑租金，該商等因無利可圖，不願營造。又因成本太鉅，材料乃工資，較戰前高至數百倍，而無意經營。故雖上海四週地皮價格飛漲，頗多購進；而房屋之建築，竟告停頓。觀於關北、南市、及滬西，自劫後燼餘之曠土頗多，乃皆任其荒廢，致造成屋少人多之狀態。

為今之計，希望行政當局，疏散人口，先就一般無業者遣發，並須便利其回鄉之手續。次則俟清鄉次第完成後，俾有錢者得以安居內地；並使物產交流，一般遊資使其流通於內地。不特上海市之人口與房屋，獲得供需之平衡，而戰時之經濟，亦得增加內地之生產，使其

大 丸 社 會 式 株 上 海 支 店

上海廣東路一七二號 共榮大 樓 番 〇 〇 八 二 一 話 電 表 代

平均發展也。

(四) 行的問題

我國交通工具，素不發達，當清代中葉以前，尚墨守「南人使船，北人使馬」之習慣（因我國南方多水道，北方多陸路）。倘憶清季當上海通商以後，英商擅築淞滬鐵路，清廷下令拆除之，以其妨害守關之政策也，嗣因海運開通，有招商局之設置，於是上海與津沽間，輪船往來，南北得以溝通，一時稱便。但英美等國，設立太古、怡和等公司，以肆其經濟之侵略，於是不特津滬間，即上海至武漢間，長江一帶，亦復航路交通，彼藉口於「門戶開放」之條約，遂與我國之招商局，鼎足而三。其他陸路交通，如津浦、滬杭、京滬等鐵路，大都借英美之款所建築。事變以後，英美敵產，皆屬於日本軍管理之下，惟一般水陸交通，均能於最短期間，迅速恢復，此種高度的科學技術，殊足令人敬佩。

日本對於交通事業，為世界著稱最發達的國家，抑且為交通管理上最優良的國家。即以東京而論，人口擁有六百八十餘萬之衆，為世界最大都市之一。其間鐵道縱橫，密如蛛網；輪車輻輳，川流不息。然日本交通管理得法，措置裕如，故一入東京，秩序井然，絲毫不紊，絕無行旅困難之感。不特此也，日本交通當局，在平時對於管理固極注意；尤其在戰時，更表現驚人的發展。例如在兩太平洋近年作戰之際，均能對於水

陸運輸，在戰火中維持其安全之運輸（例如台灣大宗之糖，源源運至上海）。此則其高度科學化的技術，殊值得人重視者也。

現在我國戰時生活——行的問題，所迫切期望者，首在交通之便利；而對上海與南京杭州間之交通，尤熱誠希望日本管理當局予以改善；更希望施行在日本早已成的最合理的管理方法，毋使阻遏與擁擠，俾得暢通。其方法不外數端：（一）當購票，乘舟車之旅客，希望減少繁複之手續，即使手續不免繁複，當以科學化、合理化之方法施行之，並防止其他人員留難等情。（二）關於碼頭、車站，多闢進口與出口，以免擁擠之患，在旅客固受惠不淺，在交通機關上亦可免形混亂。（三）多設代理售票處，以便利旅客而節省時間。（四）希望憲警人員關於檢查的辦法，務須迅速與簡易，此項檢查人員應施以技術上及服務道德上之訓練，其他工作人員及僕役等，亦應加以相當之訓練，對於旅客，須和平待遇。

吾人深信交通當局，當早已注意及此，况現在和平區域內，當無特殊情形發生。如果管理予以改善，其效果不僅便利我國民戰時生活——行的問題，將使運輸上，增進生產上，以及物資與人力上，必能加強其效率也。

結 論

綜合言之，國民戰時一切生活，須力求其簡素化；節制浪費，嚴禁奢侈，不

僅戰時新環境所必需，亦為我朝野上下所應遵守。戰後日本最流行有「奢侈即敵人」之口號，蓋奢侈即須消耗人力與物力，即減少戰爭之力量。今欲打倒此項敵人——「奢侈」，如：禁絕烟賭，屏除宴會，捐棄高貴之衣服車馬，及取締不正當之娛樂等等，我朝野上下必須一致力行之，庶能實現戰時國民生活之情緒。至於物資統制，雖不免使人民生活上受刻苦之影響，但因戰時生活，本應刻苦共勉，祇須苦得平等，苦得平均，使其絕無高物價之壓迫；亦無苦與樂之不均。現在全世界各戰時國家，對於物資均已採用嚴格管理，而在日本與德國已收到極大之效益，社會上並無「苦樂不均」之現象，故一般國民自無怨痛之聲。返觀我國目前之情狀，因物資統制，未能徹底合理實施，於是產生囤積居奇，物價飛漲，有錢者仍可向黑市中得到享受；無錢者即最低刻苦生活亦不可得。故戰時國民生活，必須全體國民共同在水準立場，關於生活資料（如食、衣等）之配給，於量的方面務須平均，質的方面務須平等，如果大多數國民已在生活最低限度下掙扎，而少數人仍盡情享用，養尊處優，不特於道義上無窮有愧，安能貢獻於戰爭總力量之大前提乎？吾故曰：戰時國民生活，必力求其刻苦自勵；尤其必須平均與平等也。

營業項目：花棉、棉紗、布、麻織品、人造絲織品、雜貨、雜品、毛織品

竹村棉業株式會社 上海支店

（華名）竹村洋行

福州路三三號 電話：一四八〇一、五四七九一、三七五〇一、六四七九一

總行大阪市 分行上海福州路三三號

各地支店：青島、徐州、蕪湖、蚌埠、南京、揚州、鎮江、無錫、香港、廣東、漢口



現階段的中國經濟問題

顧鳳城

中國自從參戰以後，經濟方面已經從放任的自由主義進到嚴格的統制經濟了。政府方面先有戰時經濟政策綱領的頒佈，繼將物資統制權交給民間自辦成立全國商業統制總會，又在各省市設立經濟局糧食局，加強地方的戰時經濟機構。後又絡繹頒佈戰時物資移動取締暫行條例，工商同業公會暫行條例，並成立物資統制審議會，作為物資統制的最高審議機關；各省市又設立物資調查委員會，作為地方物資的調查機關。這一年來，中國戰時經濟的機構及體制是漸次確立了。

但是，因為中國的社會組織較為散漫，統制經濟實行較遲，而英美自由經濟思想的餘毒極深，並在租界去收回前的種種障礙未除，因此中國的經濟雖然漸次邁步走入統制經濟的領域，但中途難免有不少波折，有極大困難，這是需要政府當局及民衆合力予以克服及解決的。

目前中國的經濟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大約有下面幾個問題：

一 生產與消費問題

目前的中國，不容諱言的，因物價的高漲，物資的缺乏，大多數民衆都陷於生活極度困難的狀況之下，我們要擴展和平區的力量，爭取全面和平的早日到來，無疑的首要解決和平區的民生問題，這是對中國本身而言的。再就整個的大東亞說，如何能使中國資

起大東亞後方兵站基地的使命，能對大東亞戰爭盡其參戰國的責任，那麼，和平區民衆的生活確是需要首先予以解決的。如何纔能解決一般民衆的生活問題，並能以其餘力供應軍需呢？最根本的辦法，莫如增加生產與節約消費。汪主席再三說過，中國貢獻於大東亞者，以確立治安，增加生產為首要。事變以還，中國的生產機構，大都被毀或停頓了，農業方面，也在日趨崩潰之中。資金集中在上海幾個少數的都市，造成近年來消費方面極度的畸形繁榮。這樣下去，非但對於東亞建設並無貢獻，對於本國的經濟及產業前途，也極為危險。因此，如何增加生產，確是目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關於增加生產，首先需要確定目標，我們需要增加的是何種產業？周佛海氏與下川氏談話中曾說：「余抱有二個觀點：第一乃為使中國之輕工業發達，蓋日本發達者為軍需工業，乃是重工業，其輕工業則逐漸在減少中，若得由中國加以補充，則信其不僅為完成中國之經濟建設，且為對日本之協力。第二乃為使農業發展，即謀在水利，技術方面落後之中國農業，得以改善。若得因此而增加農產，則在建立中國經濟，同時可以協力日本。要之，使中國之輕工業，農業得以發展，而日本則進行重工業。」周氏的這一節談話，實可作為中國發展生產的指標，從此中國的實業家，工業家，都可以照着周氏的指導以全力去發展輕工業。但是發展輕工業，目前尚有幾個問題需要解決的

：首先是原料問題，比如紗廠的缺乏棉花，布廠及棉織廠的缺乏紗，橡皮廠的缺乏樹膠，麵粉廠的缺乏小麥，其餘如造紙廠，肥皂廠，化學，鐵廠等，無不因缺乏原料而不能開工，或因原料不敷而僅開工一部分。如上海方面，目前的開工率紡織廠僅四成，染織廠僅三成，榨油廠僅五成，原因雖有多端，主要的還是為了原料不足的關係。

根本辦法，需要在農村方面推行增產運動，如事變以前，中國的棉花產額每年有一千四百餘萬担，生絲產量有十五萬担，但因連年荒亂，天災人禍，農民離鄉日多，以致產量較前大為減少。幸而現在各地治安漸次確立，農民亦相率歸來，希望金融家產業家多投資於農村，使農村經濟活潑起來，政府方面多派專家下鄉指導，教育農民如何改良品種，消毒種子，改良土壤，改進施肥灌溉等技術，以及疎運水利，供給農民耕具，擴展耕地面積，舉辦農民貸款，酌量提高收購產品的價格，日用品及肥料以公平價格配給農民，刺激農民的生產，俾達增產目的。同時，疎運運輸，也是極為重要的。現在往往甲地存有若干原料，而不能運至乙地工廠，此種情形，近年極多，當局方面務須設法，予以種種便利。此外如禁止業外人囤積原料，予以合理的收買，再配給各工廠，也可集中若干原料，以濟工廠之需求。

此外，動力不足，也是增產的極大障礙，過去因煤的來源減少，因此工廠用電有一定的限制，此於發展生產亦有莫大之打擊。同時有種不合理的現象，各種消費場所，如舞場，酒館，咖啡館甚至賭場，回力球場，跑狗場等，却無限制，依然城開不夜，任意浪費，冷氣熱氣，應有盡有，此種現象，似非戰時應有。如能以消費場所的用電，移於生產場所，則尚可增加不少的生產數量。

至於消費問題，與生產實有連帶關係。我們必須認清：現在是在戰時，一切物資來源極為困難，且有若

于物資必須供給軍用，一般民衆自不得不力求節約，以明物資不虞匱乏，民生得以安定。中國目前的毛病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多數的民衆，生活困難，甚至衣食不繼，節無可節，而少數人却依然花天酒地，恣意消耗，因此節約消費，我認爲須先限制這般少數人的任意享受，予以合理的調整。同時，利用保甲組織互相監視，發動新國民運動深入宣傳，使過分享受任意消耗者，在民衆監視之下知所慚愧而無法任所欲爲。最好設立推動節約運動的常設機關，以專責任。並鼓勵及獎勵代用品的使用。這樣幾方面的推動，或有相當的效果。

一一 物資統制與物價管理問題

物資統制，爲政府於戰時應有的措置，蓋非此不足以安定民生，適應軍需。現世界中實行物資統制及物資配給最有成就者，首推德日二國。德國的統制經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已實行了，此次二次大戰爆發，更加强其統制的力量及機構，故數年來民衆生活極爲安定，軍需供應亦不虞缺乏。日本的物資統制從中日事變起至大東亞戰爭後而愈益強化，因此二年來日本雖與英美發生了空前的大戰，以前許多人批評日本物資如何缺乏，食糧如何恐慌，但是現在民生安定如恆，食糧較前益豐，這雖然是過去許多人受了英美的宣傳毒素，對於日本的戰爭潛在力估計的錯誤，而日本統制經濟的獲有成果，也是最大的原因。我們祇要看日本最近的物價不過較之戰前上漲百分之五十左右，三口之家，每月百圓支出，即可應生活，而公務員及教育文化工作人員其收入均在百圓以上，故其國民生活安定，自在意中。這是日本當局採取壓低物價政策，以及合理配給收到莫大的成果的原因。在日本，即使極有錢的資產階級，也不容恣意享受，而一般的平民百姓，因爲物價的並不上漲，加於配給數量的相當豐富，因此生活也並不困苦。他們的朝野上

下，真正是過的同甘同苦的生活，這是值得我們中國學習的。

中國自從參戰以來，對於物資統制，物資的收買與配給，物價的管理，也逐漸加強其機構，施行各種的對策。先有全國商業統制總會的成立，作爲統制物資的民間團體，繼在各地設立經濟局，物資調查委員會，作爲推行戰時經濟政策的機構。並於八月初毅然收買上海棉紗布，更由商統會設立麥粉專業委員會，統一收買三省二市的小麥，後又設立米糧統制委員會及棉花統制委員會，統一收買各地的米糧及棉花。

自從政府實行收買紗布，毅然實行強力的物資統制以來，京滬各地的物價急劇下降，紗布黑市立刻消滅，金融穩定投機斂跡，至今數月，物價並無劇烈變動，這都是政府強化物資統制的結果。

但是，這許多統制機構，因爲都是初創，以前並無成例可援，且從散漫的自由經濟進入嚴格的統制經濟的過程中，其間自有不少的困難。主要的，目前的各種統制物資機構似都限於收買與配給，而不及於生產，以後最好將生產收買，與配給賦與同一機構，俾可統籌籌劃，聯絡一氣。譬如麥粉專業委員會及米糧統制委員會的研究如何擴展農田，增殖生產，棉統會的研究如何改良棉種，增加生產，均爲當務之急。至於收購時如何規定最合理的價格，俾農民有利可圖，配給於消費者不致價格太高，這都是值得考慮的問題。收買工作完成以後，應當儘可能的早日實施配給。譬如棉紗布收買以來，已達四月，當局雖一再聲明實施配給，並且釐訂各種方案，但至今尚未實現，棉布店早已停止出售，一般人民如非早自存儲，目前時屆冬令，實有無布爲衣之苦。又如上海的食物問題尤爲嚴重，在筆者草此文時（十一月二十七日），戶口米已缺二期，報紙上雖一再宣佈米糧統制委員會成立後，戶口米的數量可以增加，或可恢復過去每月六升的配給量，但此希望不知何日實現，增加衣食的配給量

，是無數人民所日夜渴望的。

所以，在統制物資的時候，辦法務求嚴密，實行必須澈底。在統制某一種物資預備收買的時候，預先必須詳細調查，作爲週密的方案，估計可以收買的數量，以作將來配給的標準。譬如上海的戶口米，每戶僅有一升至二升，每月僅發二次至三次，即使加上戶口麵粉，也與實際需要相差過巨，以致馬路小販的黑市成爲公開的事實，蓋如不買黑市米，專靠戶口米是沒有一人可以吃飽的。這種情形，我們不可不說是統制物資及施行配給制度的極大缺點。所以甯可酌量提高戶口米的價格，增加配給的數量，黑市米及一般單幫販子自然可以消滅。

統制物資對於軍需品及生活必需品必須全部予以收買配給，非必需品可採重點主義，如不影響軍需及大多數人民生活，或純粹屬於消費品者，則不予統制亦無妨礙。

在收買以後實行配給的時候，最好完全採取票給制度，如戶口米、麵粉、砂糖等辦法，直接配給於消費者，以期減少中間人的剝削。如紙烟配給方法是由組合配給於批發商及零售商，消費者再至商店購買，以致弊端百出，造成種種香烟黑市。幸而紙烟屬於消耗品，不致影響於一般民生，如屬日用必需品，那就決不能採取此種辦法。

至於物價管理與統制物資及增加生產節約消費均有連帶關係。欲求物價平定，自以增加生產，節約消費，及嚴密的施行物資統制與配給最爲重要。除了以上數項之外，取締投機囤積，亦爲管理物價使物價穩定重要辦法。近年來投機囤積之風盛行，以致刺激物價直線上漲，自從收買棉紗布以後，囤戶恐慌，爭相出籠，以致物價猛烈下降，這是取締投機囤積的功効。

同時，對於各種物品的限價，應當重新檢討，如某種物品，不及造貨成本者，應將限價提高，某種物品

目前產量增加供過於求者，應將限價放低，所謂限價，並非漸次遞加，有時亦可放低，庶與現實情勢互相切合。惟限價一經訂定，必須嚴格執行，不可姑息因循，以免流弊。

穩定幣值，提高儲備券的信用及價值，亦為安定物價的主要手段。

更有為經濟理論家所忽略的一件嚴重事實，即各地單幫販子之活躍。據上海某報估計，滬甯滬杭一帶單幫販子人數已達十餘萬人，每日交易約達六千萬元，因此單幫販在現階段的經濟活動中實佔重要地位。他們的來源，大多來自農村，工廠，甚至家庭婦女，手工業者，知識份子，小學教員等，因謀生之易，獲利之豐，因此一般薪水階級，工農階級，甯可放棄固有的職業，冀趨單幫之途。此種人物活躍的結果，對於國計民生其害無窮。第一是阻害交通，現在不論火車輪船，可說都是單幫販子的世界，正常的客人反視行旅為畏途。第二是工人跑出了工廠，農民跑出了農村，婦女跑出了家庭，知識份子離開了教育與文化，各人都離開了自己的崗位，脫離了生產陣營，羣作販賣消費的勾當，這對於國家民族，損失是如何巨大？第三，破壞經濟統制。因為單幫販子所攜帶的多為統制

品，或者攜帶超越規定數量的物資，這樣，對於國家的統制經濟政策可謂破壞無餘。第四，提高物價。單幫販攜帶物資需要舟車食宿及行使賄賂等種種費用，這許多費用加到成本上去，物價自然漲上不少了。第五，是助長貪污，單幫販子對於查緝的人行使賄賂已成公開的祕密，這種對於社會道德及國家吏治均有莫大的影響。因此，筆者在此願大聲疾呼，要求當局從速設法取締單幫販子，這對於統制物資，抑平物價，增加生產，整頓吏治均有莫大的關係。

三 遊資問題

事變以來，各地財富都集中在幾個主要都市，尤以上海為甚。又因戰時生產萎縮，物資缺乏，有錢人無法亦不願把資金投入產業部門，大家都趨向於投機囤積之途，因此發生了嚴重的遊資問題。

據日本「新東亞經濟」五月號所載，上海現存的游資，約七十四萬萬元，其中一時的存儲於銀行者約百分之四三，外幣和外國股票約百分之六，華商股票約百分之六，公債約百分之四，工商界流動資金約百分之二一，作紗布投機者約百分之六，地產百分之三，儲存在一般市民手內者約百分之八。這批資金，逐

漸的都轉化為投機資本。目前的情勢較之四五月間已有顯著的差異，如作紗布投機的資金已經全部撤除了，投資於華商股票者其比例一定較前大為增加。但是無疑的，上海的遊資依然是相當的多，據我的估計，一定不止七十四萬萬元，恐怕要超過百萬萬元吧？這大批的遊資，其歸宿如何呢？弄得不好，仍有作為投機資本的可能。所以，我們如何導引遊資入生產之途，也是目前中國經濟問題中極重要的課題。

引導遊資最好的辦法自然是使其轉化為產業資本。目前的中國是一個極為貧乏的國家，生產不振，物資缺乏，在此情形之下發生資金過剩問題，實在是十分滑稽而不合理的現象。因此，這大批資金，唯有引導其加入生產陣營，方屬最為合理，而予國計民生，均有裨益。不過，欲使遊資發展生產，最要緊是要保障他們的相當利潤，並設法為他們解決原料，動力等問題，生產方面如果有利可圖，那麼遊資自然不作他想了。

自從日本對華實行新政策，進而至於締結中日同盟條約，在軍管理下的各種工廠已經絡繹交還。此種大批生產機構，我們是可以大為利用的。如果運用適當，非但可以達到大量增產的目的，而且大批的游資也



福壽大藥廠

上海東鴨綠路一三〇弄三三三號

可得一歸宿了。關於運營敵產問題，財政部長周佛海氏曾說：「關於今後對日方交還之敵產運營方針，因與增產問題有關，故擬採取三項基本方針加以運營，是即（一）發售，（二）委託經營，（三）租借。至於中國方面投資於合併公司者，實質上刻已成爲全部投資，但當此等公司交還國府管理之際，則當局對於民間投資亦所歡迎，擬接受一般民衆及有力人士之援助。」可知財政當局對於敵產的運營問題，業已在計劃之中了。我以爲可先擇一部分敵產，加以擴充改組，發行股票，當可吸收不少遊資。

再如官商合辦事業，或官辦事業亦可吸收民間資本，如上海復興銀行，中華聯合電影製片有限公司等，民間投資者極爲擁躍，即爲極好的例子。

最近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正式復業，開拍華商股票，自亦吸收不少遊資。深望當局嚴密監視，業中人加倍自愛，方不致陷入投機陷阱。

其餘如獎勵人民儲蓄，提高存款利息，發行有獎證券，都是吸收遊資的方法。

四 安定金融問題

國民政府還都以來，財政經濟在周佛海氏的領導之下，得到盟邦日本政府的種種援助，經歷了種種艱巨的過程，目前已達穩定的階段。其中最重要的是和舊法幣作生死激烈的鬥爭，終於順利地收回了舊法幣，擴展了儲備券的流通。自從大東亞戰爭發生以來，英美的經濟勢力已經完全退出大東亞圈，中國的金融經濟漸漸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走上自主的復興的大道！目前儲備券的流通日廣，人民的信仰日深，地域方面已自三省二市擴展至江西湖北廣東諸省，最近更推進至蘇淮地區，在精神方面，儲備券已成爲人民的血肉，尤以最近物價安定，儲蓄日增，可以見到人民對於幣值的信仰。更值得我們稱許的一點，國民政府還都數年以來，雖然國家財政並不寬裕，但至今未發一文公債，更未加重民衆負擔，這是賢明的財政當局領

導得宜及盟邦日本政府的強力援助所致。

目前金融方面尚有幾個問題要提出來加以討論的：

一是強化金融管理。上海因爲是全國金融的中心，是各地遊資的集中地，因此，銀行錢莊新設及原有的前者達一百五十家以上，後者達三百家以上。財政當局有鑒及此，特在中央儲備銀行內設立檢查金融事務處，作爲監督銀行錢莊的指導機構。但是如何使這許多金融資本在消極方面不致助長投機機構，爲害民生，積極方面能適應戰時需要，以達增強戰力的地步，我以為對於金融管理尙有加以強化的必要。譬如上海這許多銀行錢莊，內中資本雄厚，實力充足者固屬甚多，但是資本薄弱，經營不當者亦復不少。當局雖已停發新設銀行的執照，並規定銀行的資本額，但在上海一地存在如此多的銀行錢莊，實有過多之感。因爲中國是一個產業不發達的國家，產業資本是微乎其微，而金融資本却有如此龐大的數量，對於經濟前途是並無好處的。因此仿照日本銀行的辦法，將小規模的銀行錢莊予以合併，實有考慮的必要。同時，如何使金融資本投資於產業，亦有講求種種對策的必要。其餘如定期檢查賬目，查驗票據等，也是強化統制的方法。

二是穩定幣值，統一幣制。在戰時經濟政策綱領中關於穩定幣值者規定如下：「通貨政策應與生產力之增進相配合，以求幣值之穩定。」這裏說得很明白，就是說發行通貨的數量應與生產力相適應。如果生產力萎縮不振，即應收縮通貨，如果生產力增強，即應增加貨幣的發行數量。總之，以適應國家戰時經濟體制及生產，避免惡性的通貨膨脹，以免刺激物價上漲爲原則。

關於幣制的統一問題，目前中國除了舊法幣外，和平區域內依然存在中儲券，華北的聯銀券蒙疆券及軍票等數種通貨，除了軍票已由日本政府陸續收回，流通逐漸減少，聯銀券也在縮小其流通區域的傾向，如蘇淮地區的通行儲備券即其一例。我們希望在和平區

內的幣制逐漸予以調整統一，規定中儲券爲全國唯一的決定通貨，這對於南北物資的交流，匯兌的運行，一定可以趨於圓滑化，對於戰時經濟是有莫大的利益的。但是在收回別種通貨的時候，對於交換價格必須予以詳細的考慮，最好勿完全應用政治的力量，以現實作爲基礎，如此，中國的金融必然更爲安定，產業也必日趨於繁榮了。（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上海）

晴 天 飯 店

特製名菜 · 尚專有製 · 日精座高 · 本美位貴 · 名點舒咖 · 菜心適啡

天婦羅火鍋 · 井物各色俱全

靜安寺路三〇五號 · 電話七〇五〇

皇堂茶座



羅邱最近在外交上的策謀

劉希平

羅斯福邱吉爾最近在外交上的重大活躍，其表現於事實的，就是羅邱蔣的開羅會議，羅邱史的德黑蘭會議，以及在德黑蘭會議之後，與土總統伊斯美在開羅的會談。換句話說：就是羅邱近來頗感到困難的對渝對蘇以及對土的問題，想藉這些會議來尋求一種解決的辦法。

可是問題終是問題，未必即能賴這數次空言的會議獲得解決，其真正的作用，也只是對於國際政治的宣傳戰略。蓋大東亞宣言發表以後，東亞的團結更趨於堅強，此種形勢頗足以影響人心的趨向。羅邱在無可奈何之中，也不得不以這三次會議，來作粉飾，至於能否獲得何種效果，當然也不是他們所必須顧慮的了。

英美兩國種種煞費苦心的策劃，其在歐洲雖能引起義大利的巴特里奧政權的倒戈。可是由於希特勒在事前的詳密準備，以及事後迅雷不及掩耳的反擊手段，致使英美的策謀悉告失敗，甚至被誘禁的墨索里尼也安然脫險。是以直至今日英美的軍隊仍不得不困鬥於南義，其對於歐洲戰爭的解決，遂更陷於失望。同時德國的士氣愈戰愈強，英美空軍的殘暴轟炸，不單未能搖動德國的人心，反更引起極強的報復心理。歐洲戰爭既無

法解決，其在東亞的形勢更陷於失敗，此實為羅邱當前的最大苦悶。

大戰數年之後，英美兩國的消耗已極巨大，而在軍事上又蒙著層層的失敗陰影，則國內組織極其粗疏的英美，其國內人心對於羅邱的乖離自屬不可免。其次為英美所利用的渝方及蘇聯，日以其人力物力為英美作犧牲，戰敗固不免於澈底傾覆，即戰勝內部的損耗已極，將來坐享勝利之果的，也只是英美而已。凡屬渝蘇的明眼人，對於這種微妙的趨勢，未有不洞若觀火的，可是為什麼仍要供英美的利用，供英美的犧牲。所以無論在表面上是如何的粉飾，而渝蘇內部的反英美，實已成為一種強有力的要求。而在事實上，開羅及德黑蘭會議之前，渝方傾向和平的空氣，已盛極於一時，蘇聯將放棄對德的作戰也頗有所聞。英美在這種極端不利的國際形勢下，惟難緩和繼續的惡化，而於欺騙之中再作進一步的欺騙，因此遂有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以及對土的商談。但這些會議也只羅邱玩弄玄虛的魔術的新花樣，是否真正能獲得某種效果，則我們仍不敢相信。

羅邱蔣的開羅會議，在事前非常的秘密，直至會議終了，三人分頭離去時，

始予以發表。且其公告的內容極其空洞，會議的究竟經過如何，多非外間所能知悉。蓋英美方面蒙蔽的手段極其嚴密，甚至蔣介石夫人關於會中的譯述，亦受英方的嚴厲檢查，致使蔣夫人為之提出抗議，則其餘當不難可想而知。

其實不問其公告的發表為如何，但其會議的大致也不難推想而知。蓋渝方為英美作戰，成為英美的先鋒部隊，曾受種種的犧牲，而英美的援助諾言仍不能見之於事實，且無法可以見之於事實，這當然是渝方所絕對不能滿意的。至於渝方所提出的要求當然是很簡單，而也當無異於過去所屢次提出者，這就是要求加強援渝，並請英美應用實力迅速解決太平洋戰爭，以便渝方得早日釋去不堪勝任的艱苦的抗戰任務。英美為緩和日益深刻的渝方反感，空洞的口頭寬慰，自然是不能不為之濫發空頭支票，但其不能兌現，當然也不是他們所要顧慮的。

援渝的先決條件，必須先克服緬甸，以打通滇緬路。而緬甸在日緬軍隊的防守，已築成長堅強的鐵壁。日軍的力量可以進叩印度，而英渝軍隊絕不能問鼎緬境，這在過去以及目前的事實，已為之作顯然的明證。英美渝既沒有其他新

的力量可以改變目前形勢，則無論何種大言壯語，或何種最慷慨的諾言，也不過是欺騙人的鬼話，絕沒有可以引起人重視的價值。加以美軍在南太平洋逐島登陸的戰略，已蒙受莫大的損害，若再繼續如此，則其失敗的命運殆已決定。所以在會議的結果，也不得不公然聲明放棄此項戰略。

攻緬既不可能，太平洋上的作戰，也決不會有其他妥善的整個戰略可供採用，為作不得已的掩飾計，也只得說暫以歐洲戰事為重，及歐戰解決，再傾全力於亞洲。這種等於逃避的敷衍，其不能使渝方滿意當可斷言，而澳洲當局甚至公開加以指摘，認為如此計劃，殆已決定日本在東亞的勝利。總之，羅邱蔣的開羅會議，我們可以認之為毫無結果，所以在會議之後，英美本國的輿論也為之譁然，而表示不滿。

總之，羅邱史在德黑蘭的會議，也是採取同一樣的神秘態度，對於記者採訪的限制，也是非常的嚴格，結果也仍以極空洞的公告為之了事，其不能使各方滿意，當極顯然。此次羅斯福與邱吉爾不惜低首下心，委屈求全，跋涉長途，親臨史太林所指定的地點，以求一晤，此對於英美的體面實已喪失殆盡，可是羅邱如此屈就，自也有他們的苦衷。德黑蘭會議的結果，其重要的部份當未以之發表，而可見之於公報的，不過是粉飾的空洞言辭，所以我們也不能僅以這公報來判斷該會議的進行。至於我們能加以推索的，則當以蘇聯與英美雙

方所各自懷抱的用心，以及彼此矛盾點之所在。英美的用心，原係藉戰爭來消耗蘇聯與德國的實力，不單要打倒德國，同時也使蘇聯的國力衰竭，使之在戰後不能有所振作，而不得不居於英美之下，以供其指使。關於這一點，蘇聯當早已有所認識，所以無計而不自抗的措施。彼此矛盾的見之於事實，而無可掩飾的，就是戰後對於歐洲的支配權的問題。蘇聯自以為已在歐戰的全部責任，當不能再接受英美關於其權利的限制，而英美的種種苛求，適足以激成反感。假若一旦達於極度，蘇聯亦可放棄對德作戰，則英美的一切策謀，即告全盤的大敗。在德黑蘭會議之前，此種傾向已漸顯著，這當然是英美所最焦慮的，而不得不藉三頭會議以圖緩和，這就是德黑蘭會議召集的根本動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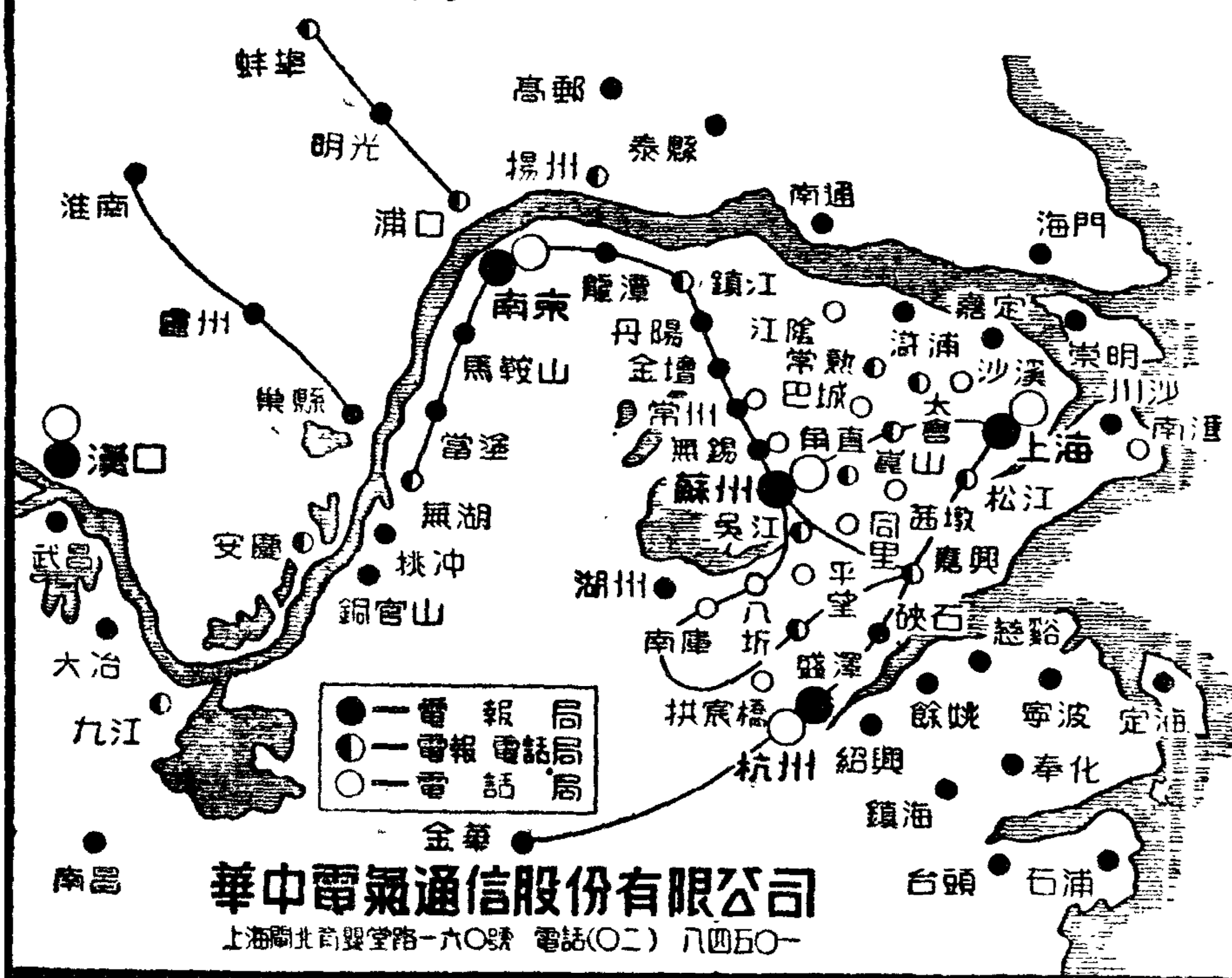
開倡言者，當不是我們隨便的臆測。英美蘇三國關係的發展，我們實不敢為之抱樂觀，則德黑蘭會議的結果，自也同一樣的不能抱樂觀。復次，羅邱與土總統伊斯基在開羅的會談，這不過是英美勸誘並威逼中立國的故技，而想以土耳其供他們的利用，供他們的犧牲而已。再土耳其介於英蘇兩大勢力之間，自也不免有涉及蘇聯的地方。但此次會談之同一樣的不免於失敗，則以土外長梅奈傑格魯魯的解答，即可完全為之證明。

在開羅會談之後，土外長在招待記者席上，曾作公開的表示，他說：「吾人與軸心國的關係依然如故，余謂土國政策無變動，對軸心國的政策亦無變動，土英同盟的增強，並無改變外交政策之意義。」

羅邱藉開羅會議所造成的神經戰的宣傳攻勢，被這幾句很簡單的話完全為之否定了。蓋羅邱惟恐天下不亂，以便乘機樹立他們的世界霸權，而土耳其的安定與發展，則恐天下亂，致使世界的均勢失去。是以英美無論以何種利誘，而土國仍須考慮到本身的利益，故羅邱的策謀雖巧，似尚難改變土國的本然要求。

總之，羅邱所製造三次會議，雖已被利用為他們宣傳的資料，但其實效仍須待事實來為之證明。且英美既以私利為出發點，以圖操縱一切，則他人也當重視本身的利益，而不為所惑。因此，三次會議的收穫，也可想而知了。

亞東建設 波電擴展



本公司專營華中電報及電話事業

電報：通達大東亞各埠及國內各地暨歐洲南美洲各埠及中立國
電話：長途電話上海南京杭州蘇州無錫與日本內地各都市及朝鮮
東亞電報局上海南京杭州蘇州無錫與日本內地各都市及朝鮮
東京橫濱滿洲洲(新)京、奉天、大連、甘井子(全)已通達
欲知詳情請向電報局或電話局接洽

華中電氣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南京路一六〇號 電話(〇二) 八四五〇一

印度與光明的東方

方 濟

東方在啟着光明。中國解除了切不平等的條約束縛，日本在加緊進行大東亞戰爭，緬甸獨立，被視東方巨大的印度，也成立了臨時政府，東亞民族加緊團結，一聲緊一聲地敲响了大英帝國

的喪鐘。

印度是東方的沃土，神祕的國度，世界文化的母親。印度不是一個小島，也不是人煙稀少住著野蠻民族的大陸，印度是有着三萬萬七千萬人口的大地，其人口佔全球人口五分之一；較美國人口多三倍；南北美洲合起來的人口也沒有那麽多，歐洲加上俄羅斯的人也沒有那麽多。印度民族是世界上優秀民族之一，是白種人的發源地。梵文是歐洲言語的母親。印度哲學的影響遍及全世界。數學是從印度經阿拉伯而傳進歐洲的。印度是佛教的發源地。印度的鄉村並且是自治政府及民主政治的雛形。從許多方面說來，印度是我們共同的母親。

英國統治階級無恥地說：「我們統治印度是給印度播來文明。」而不知印度有五千年的文化歷史。最近在達魯(Daru)發掘出的古穴，給我們看見了耶穌紀元之前三千五百年時印度的文化，大的城市，進步的工業，舒適的住宅

，奢華的浴室，彫像，及珠寶。所有的一切都顯出印度文化在當時較同代的巴比倫和埃及文化為高。當亞歷山大帝在紀元前三二六年侵入印度的時候，他的史官馬加斯田納斯(Megasthenes)很

驚奇地發現印度文化發達的程度，竟和希臘文化發達到最頂點的時候一樣。而在那時，英國還沒有在世界上存在，不列顛三島的居民，還生活在低度的野蠻狀態之下。

在歷史上每一個時期，印度都有着燦爛的文化：自五世紀釋迦出生的時候起，佛經藉石刻傳播各地，直至第六世紀，那時文化，財富和藝術，在印度南北兩部呈着無比的興旺。歐洲人說起印度就聯想到神話或傳奇式的財富。哥倫布就是想獲得印度超現實似的財富才航海的。這為英國的大炮所摧毀的文化，已存在了十五個世紀，產生過的聖人有釋迦牟尼，拉馬克利斯那(Ramakrishna)，和甘地。哲學的經典有吠陀。近代的西歐哲學家自叔本華，柏格森，赫羅(Thoreau)以至蓋施林(Kierkegaard)都承認印度哲學所給予他們的影響。蓋施林曾說：「印度產生了我們所曉得的最高深的形向上學，印度在哲學方面

絕對優于西方。」印度哲學所給予東亞方面的影響，是更加博大而無庸述說的。印度的史詩馬哈巴拉泰(Mahabharata)和拉馬耶那(Ramayana)是世界文學中最美麗的作品之一，印度在近代產生了泰戈爾和尼杜(Sarojini Naidu)兩位世界詩人。印度產生了偉大壯觀的廟宇和優美和諧的石刻。印度文化正處于世界文化的極峯上，而英國統治階級無恥地說：「我們給印度播來文明！」

一九〇三年英軍包圍亞加拉要塞(Fort Agara)的時候，炮火漸漸迫近美麗的密議大廈(Kass Mahal)，印度人立即投降，惟恐人類最佳的作品之一，像法國Reims大教堂一樣燬于炮火，這時誰是文明人呢？英國之征服印度，是對一個高度的文化加以侵略和破壞，其破壞的工具是一個全無廉恥，全無主義，輕視藝術，重視金錢的貿易公司，這公司將一個一時無助而內部秩序凌亂的國家用火和劍加以蹂躪，收受賄賂，屠殺，吞併，偷盜，並開始其合法或不合法的劫掠生涯。這種無恥的劫掠已經毫無憐憫地行了一百八十年，時至今日，英國統治階級還夢想繼續這劫掠。

當英國人到達印度的時候，印度政治上是非常繁榮。曾經在印度大事鼓勵藝術，科學，和文學的蒙高王朝(Mughal)，在一六五八年年刊達了滅亡。奧爾哥帝(Aurangzeb)是好的佛的皇帝，在他統治的五十年間，印度政治成一團糟，他死後他的王國便為許多小王所分割而變成無數的小國。這時候，一羣擁有歐洲最新式武器及智識的英國海盜來了。對於他們，將使用弓箭，象，和舊式火鎗的印度酋長打敗，將印度省分一個一個的置于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管理之下，真是一件簡單的事。然而凡是見過今日印度人無可形容的貧困與體力衰弱的人，都難以相信在十八世紀時，是印度經濟上的極度繁榮，才引起非法商業海盜的野心。當時印度的財富，是印度人各種各式的大工業所造成的。幾乎文明社會所有的各種製造品——因有用或美觀而在世界各地由人類的腦和手所產生的各種製造品——在許久，許久以前印度已經有出產了。印度當時是一個工業國家，較歐亞兩洲的任何一個工業國為大。印度的棉織品在世界各地享着盛名。同樣出名的是印度精緻的珍珠和式樣可愛的寶石，優良的金屬製品。——自鋼鐵以至金銀等製品；和各式各樣的，各種品質及各種顏色的陶器和瓷器。印度的大建築物在美觀上比得上世界各地任何大建築物。印度有偉大的機械工程。她有大商業家，大企業家，大銀行家和管財家，她當時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國，她的商業還從海陸兩方面通達到世界各地。這便是英國人到達印度時所發現的印度。

英國東印度公司所想奪為己有的，便是印度的財富。遠在一六八六年時，公司的董事們已經宣佈他們意欲在印度建立一個大的，好根基的，安全的永久的英國殖民地。公司向印當局在麻德拉斯

文

友

(Masters)，加爾各答，和孟買三地租借了些居留地，隨即去傳印當局同意，就川軍隊和大炮將這些居留地武裝起來。在一七五六年，孟加拉的酋長忍不住這些侵略舉動，襲擊英人的威而塞，攻陷該城，並俘虜了一百四十六個英國人。這是印度民族反抗侵略的第一聲。這一戰，燃起了戰爭的烽火。然而雙方實力的懸殊，決定了印度民族百餘年間悲慘的命運。翌年，英國侵略印度的急先鋒羅拔克利夫 (Robert Clive) 在柏拉西地方擊敗了孟加拉軍，宣佈東印度公司為孟加拉——印度最富的省份——的主人。以後羅拔克利夫更運用政治手腕，挑撥印度王公們自相殘殺，偽造條約，撕毀諾言，大量的施行賄賂並收受賄賂，用盡一切卑劣的手段和藉口，因此能使東印度公司的屬土一天一天的增加。他個人的財產以萬萬計。印度王公們曾因畏懼他的槍炮而贈送給他一百七十萬元；他每年更從他們處收受十四萬元的禮物。後來這位英國上等人士吸上鴉片，畏罪自殺而死，在去死之前，這位冒險家還說：「當我想到這個國家（指印度）奇妙的財富，而我僅取去其一小部份的時候，我真對我自己的廉潔感到驚奇！」這便是那些自稱給印度帶來文明的人們的道德。

其後百年間，東印度公司繼任的經理們更加緊掠劫印度的資源。他們毫無顧忌地用不正當的手段賺錢：他們在印度用二百萬元買進的貨物，在倫敦以一千萬元的價錢賣出。他們集體地或個別地與印度內地通商，因為他們不肯付轉口稅的緣故，他們的貨價較印度商人的為低，因此壟斷市場。公司每年分派的股息高得驚人，因此其股票的價值在市場上也直線上升。公司的經理們不肯施行賄賂的印度官吏免職，將行賄的人捧出來做官。在十年間他們收受的賄賂達三千萬元。他們隨時按照需要而偽造文件，而將敢于偽造文件的印度人絞死。羅拔克利夫收了印人查化 (Mir Jafar) 的六百餘萬元的賄賂而將查化任命為孟加拉省的省長；羅拔克利夫的繼任者，將查化免職，另立送給他們一百餘萬元的印人克沁為省長；三年之後，他們收了查化的二百餘萬元的賄賂，又恢復了查化省長之職；再過兩年，另一印人又用一百餘萬元的賄賂奪去查化的職位。英國人將東印度公司管轄下的省份征稅得如此之重，使到三分之二的居民逃亡。付不出稅的人被關在木籠裏在烈日下示衆，貧窮的父母將子女出賣以繳納那不停高升的捐稅。通常土地淨收穫的百分之五十都用來繳納捐稅。「每一種合法或不合法的方法，」一本英國人所寫的，孟買行政報告書上說：「都用來迫使貧困的農民將所有盡量獻出，如果他們不願或不能照稅率繳付的話，他們便要受刑，有時使用的刑具是想像不出的殘酷與卑劣的。」

東印度公司的經理們每年迫使印度王公們以大量的金錢「捐助」給東印度公司，否則他們便不能安居樂業。被壓榨的印度王公們只能施行賄賂，以求得略事

息的片刻，然而善忘的英國人在片刻喘息的片刻，又忘記了自己的諾言，加緊向印度王公們盡力的榨取。不能付出捐款的省分便將其沒收歸公司，直到印度全國淪為英國的殖民地時為止。當時強迫捐納稅款的方法，可以使用刑具，可以使用詐欺，也可以使用武力。東印度公司用武力佔據了 Orissa 省，又以二百五十萬元的代價將該省賣給一個印度人。公司將一支英國軍隊以二百萬元的代價租給一位印度王公用來殺戮他的印度同胞，而覺得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為，在這個國家裏，「每一個人和一件東西，」牛津印度史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上說：「都是買賣的目標。」

其後的百餘年間，印度正式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英國統治階級在印度鼓勵迷信，保存印度的階級制度，用盡一切方法在經濟方面和社會方面摧殘印度，印度人沒有自由，沒有幸福，沒有希望；有的只是飢餓，疲憊，與死亡。英國統治階級勝利了！

然而公理必然戰勝，正義終須伸張。印度民族今日的貧窮與飢餓，並不像印度的「愚人」們所說的，是由于印度的人口過剩和過度迷信所致，而是由于有史以來一個國家對別個國家所施的最無恥，最罪大惡極的剝削所造成的。世界上每一個民族，都有享受獨立自由的權利，每一個民族，都應該自己決定自己的幸福。英國自私自利的統治必須打倒，印度必須獨立。于是近數十年間，印

中支那物資通濟處組合

- 大 丸 上海廣東路一七共榮大樓三階
- 高 島 上海北四川路八五六
- 松 坂 上海新康路三美倫大樓
- 白木實業公司 上海吳淞路四八

度也掀起了民族自決，和反英運動的高潮。

印度民族運動最偉大的領袖是聖雄甘地。甘地本來是一個英國崇拜者，他年青時所受的是英國教育，因此他一直到老年還對英國存着若干幻想。當他在南非執行律務的時候，他還不是徹頭徹尾的反英主義者；當英國人和波爾人戰爭的時候，他組織了一隊紅十字救護隊，出入于槍林彈雨中爲英國人服務，後來他所得的報酬是英政府賜給他一枚榮譽獎章。希望印度人的忠誠會贏得英國人的憐憫，但是一切和他的期待相反，倫敦對印人一點沒有讓步，當甘地提出抗議的時候，他便被送到監獄裏去。

也許直到甘地回到祖國之後，他才了解什麼是英國統治，什麼是印度人民貧乏而飢餓的奴隸生活。當他親眼看見鄉村裏骨瘦如柴的農民，城市裏破敗的流浪漢的時候，他說：

『我不得不達到這麼一個結論：英國的統治使印度政治上及經濟上處于絕望狀態中，英國政府只曉得剝削羣衆。一切詭辯，一切用數字弄的戲法都掩飾不了這赤裸裸的事實：人民的極度痛苦與對政府的怨恨。』

然而甘地當時還未贊成印度完全獨立；他以爲印度政府是一個例外，英政府原則上是好的，在印英政府之腐敗是因爲牠不遵守英國本國政府原則。他相信印度只要忠于英國，英國將來終于有瞭解印度的一天。于是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大戰中，甘地盡力鼓勵印人

幫助英國，他相信在戰爭完了的時候，英國顧念到印度爲牠所犧牲的人力和財力，會毫不遲疑地給印度以自由。他在一九一八年寫道：

『如果我能夠使我的同胞們向後轉的話，我會使他們取消國民大會的一切決議，並且使他們在戰爭時期不要求自治或獨立；我會使印度將他能幹的兒女們獻給英國。我相信印度這一舉動，必將變爲英國最好的同伴，一切種族的歧視都會成了過去的陳跡。』

然而，歐戰結束後，英人對印度自治運動的答覆是通過牢力條例(Rawlat Act)取締言論和出版自由，並宣稱英政府毫無放棄統治印度的意向；一方面通過印度憲法草案以欺騙印度，同時又在印度，各地大事屠殺印人。

于是甘地最後的幻想破滅了，他將英政府賜給他的一切獎章原璧歸還，宣稱對於這：『一誤再誤，繼續其不道德行爲的政府，毫不敬愛，』並提出不合作運動，掀起了印度革命運動的高潮。

然而印度革命運動至今還未完成的原由，是印度革命領袖對英國寄託了過殷的期待和幻想，而忽略東方國家團結一致的可能性。

印度是屬於東方的，印度和中國正有着無比的相似之點。中國革命最大的阻力是英美帝國主義者，印度革命的對象也是英國。中國和印度一樣，不了解日本的道義精神，不知道東方國家團結一致所能引起的作用，而盡力排擠日本，和排擠英美一樣。于是英美離開東方的

計劃得以完成，東方大部分國家都處于殖民地情狀之下。

這個使中印革命完成期延遲數十年的錯誤，現在已不存在了。日本本着道義精神，幫助中國解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幫助緬甸獨立，幫助印度于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在昭南島成立印度獨立臨時政府。這表明東方國家已經互相了解：沒有日本的支援，印度革命不易完成，沒有東方國家的團結，日本擊敗英美的偉業也不易完成。印度革命自甘地——尼赫魯，而達鮑斯，其間有着極大的進步。

何一個虎狼之國。而驕傲的英國人，也對迷戀他們的人們毫無憐憫地加以嘲笑，英國人在新德里市中心，建立了一塊石碑，載着如下的文句：

『自由並不降臨于某民族必須奮起爭取自由。』

自由是一種幸福，欲享受這種幸福必須先事奮鬥以獲得牠。』

這文句對迷戀英國會自動放棄統治印度的人們是一種嘲笑，對於奮力爭取印度完全自主獨立的人們却是一種鼓勵。印度必須和東方國家團結一致消除英國在東方的勢力，東方的解放，就是印度的解放，印度革命的完成，可促進東方的光明，這是每一個東方人都應有的信念。

資本叁百萬日金
總經理 永野郁四郎

上海黃浦灘路一號
善隣大樓五〇九號室
電話 (代表) 一九六四〇
一九六四九

中支葉煙草株式會社

分店 安徽省蚌埠經一路新船塢
經理處 固鎮、新馬橋、水家湖、下營、安慶、大通、蕪湖、杭州、甯波、京城、東京

營業項目
一、煙草之採辦、再乾燥、販賣及運輸
二、煙草之耕作及其指導、獎勵
三、對於煙草之耕作、的貸與資金、肥料、煤炭等及配布種子
四、前三項所附帶之一切事業
五、相當於前三項之投資及經營



歡迎久米 正雄氏之

文學座談會

主權者：本刊 地點：國際飯店

日期：十二月一日下午七時

出席者

久米正雄 周越然
 周化人 魯風
 陶晶孫 柳雨生
 周黎庵 任雲鵬
 (本刊方面)
 村上剛 鄭吾山

村上：百忙中承各位參加，覺得非常光榮，這次因為恰巧久米先生路過上海，敝社就趁這個良好的機會，請上海文學界方面有地位的人聚聚，開這一個座談會，各位都是海上文化界、教育界方面知名之士，能夠撥冗光臨，實在感到非常高興，還望各位不吝訓誨，指教指教。我們可以不拘什麼形式，請各位隨便談談。

久米：今天承諸位來，非常高興，我也希望各位能夠簡單的，隨便的談談。因為座談會的形式原是最自由沒有了。提起「座談會」這三個字，我覺得很有好感，座談會這個形式是菊池寬先生和我發起的，所以恕我放肆的說一句，在座談會方面我是很有經驗的，可以說有些經驗。不過，話應當是這樣解釋的，我的所謂有經驗，祇是限在與我們日本人自己開座談會的時候，才好像有經驗，現在我竟然跟中國第一流的文學家在一起也舉行起座談會來，這還是第一次，深覺相形見拙，經驗不知那裏去了，希望各位「大家」，對於我倘使有什麼不當的

話，還要特別包涵才好！並且，我還有個要求是希望諸位多講一點愉快的話，最使人興奮的話。我講到這個愉快的話當然還有別的意思在，諸位是很明白的，我也不必說了。今天在座的各位，有幾位已經見過面了，還是第一次見面的就是周黎庵先生，記得周黎庵先生的令親穆時英先生，他是中國第一個到日本去的文化人，與穆先生先後的，還有一位，就是現在在中華電影公司內任職的黃天佐先生，這兩位都是我熟悉的老朋友，請問黎庵先生和在座的各位，與穆時英先生會同過事麼？

周黎庵：這倒沒有，我雖然跟他是親戚，可是並不常常在一起，有時候甚至於好幾年不見面的；講到他的作品，我倒有一點意見，想請大家指教，我認爲穆時英的作品，徒以玲瓏見長，純粹是「象牙塔」裏的東西，這個對於現實的文學上祇有壞的影響，沒有好的影響，諸位認爲如何？

久米：可是我所知道的是這樣，穆先生的作品在中國雖然沒有得到一般的

欣賞，然而我們日本，欽佩他的人很多，尤其是青年作家們，都對他有相當的欽佩，欽佩他的作品的風格，大家對於穆時英先生作品的清麗這一點上，想來大家也不會否認吧。我想掉轉話頭來說，我在上海路上走的時候，處處在在都彷彿它別有一種美麗，可以吸引人，好像北京也有它特別的風格那樣，離開它總似乎覺得有一種依戀，因此，我想請問各位，所謂「美麗」的解釋究竟是怎樣，爲什麼會有不同的感覺呢？

陶晶孫：我倒並不覺得如此，我知道有許多人倒以爲離開了上海却很好，却很清爽，並無什麼依戀，好像現在還有許多人，情願住在北京，不情願到上海來的這種情形也很多，不過我自己住在上海，覺得雖不依戀，然而也並無什麼遺憾。

周化人：我想所以因爲有不同的感覺，都是異地的緣故，好像本地人住在上海一樣，他們覺得上海並沒有怎樣希罕，現在住在上海的非本地人的很多，真正的上海本地人祇有徐家匯人與浦東人；在這裏，我要這樣說，文化人，不管他是北京人或者是上海人，不會有什麼兩樣的，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所以，我對於「文化人要分地區」的這個事情上很反對。

陶晶孫：我也認爲周先生的這點意見非常對，文化人是沒有什麼南北的地區的不同，其所以後來有不同的原因，大概是因爲農業上不同的緣故吧？

周黎庵：陶先生說得一點不錯，文學原是一般生活的反映，中國是以「農立國」的，可是南方的農業却跟北方的不同，因為這種不同的緣故，生活上彼此就有了差異，這種差異影響在文學的製作上，自然也就不同了。北方自孔子之後文化人的數量，差不多往往超過南方，因為文化水準高的緣故，所以北方人常常征服了南方人。

周化人：講到中國文化發展的趨勢，那是先從黃河流域起才慢慢的發展到廣東來，中間經過長江流域一帶，它的發展的趨勢大概是這樣的。因為文化是北方的高，所以中國歷代政治上的首腦，總是北方人的多。不過這種從前的現象，在幾十年前，鴉片戰爭之後，已經恰恰變重，恰恰相反了，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就要歸結到南北的交通方面，一則便利，一則不便利的道理了。歐美自從鴉片戰爭後，他們和中國南方的交通就此大盛起來，它起初是從澳門，廣東一帶慢慢的從南而北推行過去，這種潮流剛剛和從前的相反，所以文化的趨勢也就不同。它在政治上的表現就可以看得出來，像辛亥革命等等運動，統統是從廣東等兩邊發展起來的。到民國十七年國民黨統一中國，南北的統一第一次完成；從這個歷史的過程看起來，中國古代的文明，當然是北方保守得多，至於近代的文明就要推南方的上海與廣東等地了。由此可以見得現在北方的文明，大概是比較保守些。

久米：現在的上海方面，中國的文學家有多少？

陶晶孫：這一點和日本的情形不同，我們中國的所謂文學家與不是文學家之間的區別差不多是沒有的，數量上很難計算。

柳雨生：不過，應該也有一點不同；至於不容易區別的原因，當然是很複雜的。

有月自遠去未亦不亦
朱子 魯風

友會友 在路也來去
周化人

上海文化人談及之談話
大慶子樓 久米正德

河向何方 小春在左

陶晶孫
周化人
魯風

德不孤必有鄰 任雲鏡

久米：是的。我們日本在現在，這種區別也是不容易分別出來的，不過，我想中國的文學家，一定也是有數的幾位，像今日在座的各位就大大的不同了。

魯風：中國的純粹的文學家非常少，這是有許多的原因的。如有政治的，經濟的各方面；好像在日本，著作家

靠出版作品而可以生活的很多，很多，在我們中國就不可能了。文化人在現在是分散了，是因為各個在政治上派別的不同，而才分散的。如今有許多不是以「文」來生活的人，也都參加了進來，混和了起來，所以，目前中國的真正從事文學的人很少，差不多都是跟新聞界或教育界有關係的，沒有專門以「文」來工作的人，還有

我們中國現在的文學家做奔走聯絡的工作的，即相當地多起來了，在實際的情形上講，中國現在文學家的分野，實在是這樣。

柳雨生：不過有一點要注意，就是我們不能把「文學運動」和「文化運動」太分開了，好像我們的周化人先生，他一方面在從事文化運動的工作，一方面即又是一位著作豐富的文學家，所以我認為文學和文化這兩方面不會完全相反的，一個向東，一個向西的那樣的。

周化人：因為中國社會的分工還沒人來強調，所以中國的文學家之界限，到現在還不能分得很詳細，這是一般的社會情形，譬如汪先生是一位文學很好的人，但是他不能以文學作他的終身事業，他究竟踏上政治的途徑，還有胡漢民先生，文學根底也是很高的，然而他是政治家，不是文學家，這種情形真是很多很多，中國文學家的所以不能專心一致去努力於文學事業的原因，是因為文學界和其他各界的關係還沒有分工得很詳細的緣故

，這是一個大原因。
久米：話可要說回來了，現在中國一般著作家的情形，寫一個小說，拿一些版稅，能不能維持他的生活？

魯風：我們知道在日本方面，文學家和著作家的地位是很高的，出版家要他們的稿子，必須拿出相當的代價，在中國就恰恰相反，出版家的地位要比一般的著作家高，主權總是被操縱在出版家和主筆人方面的，著作家仰人鼻息，根本是沒有什麼權力的，在日本方面，稿子的訂定出自著作家們的意志，中國就恰恰相反了，從沒有著作家自己去訂出稿費的，總是被統治在幾個出版家和主筆人手裏，所以中國的作者能夠靠版稅來生活的人，實在很少。

柳雨生：不過現在有兩種人稍稍過得好一些，一種是常常寫長篇小說的，一種是常常寫劇本的，這兩種文學家過得比較好些，因為他所寫的小說是經常在報紙上，雜誌上發表的；劇本是經常在舞台上表演的，大概中國的文學家要算這兩種人比較好些，至於潘子且先生他雖然是海上的人作家，但是他還沒拋棄別的職務，像教書和其他等等，因為他不能拋棄，拋棄了別的工作，家庭生活就成了嚴重的問題；假使現在有別的人來支持他家庭的生活的話，專門請他從事文學上的著作，我想，這樣會在中國的文學上有更多一點的貢獻的，譬如，「文友社」願意這樣做，那就太好了！

魯風：所以周化人先生講得很對，中國的文化人能夠靠出版著作生活的，實在很少，因為一般的情形，文化人沒有一種能夠獨立的基礎在裏頭，至於要是像魯迅先生和林語堂先生那樣的有很高的稿費收入，確實是很少的，並且他們都是在有了名以後才好起來，巴金先生也是這樣，並且他們都是寫長篇的。

久米：我要失禮了，然而也不能說是失禮，我想很坦白的聽一聽上海的一個中流階級，一個月要多少生活費才夠？

柳雨生：上海的情形大概是這樣，今天不曉得明天要多少才夠！

陶晶孫：因為，日本人的小說家是有經常的版稅收入，生活比較安定，我們中國的著作家單靠著作是不能獨立生活的，常常有一種恐慌：「今天寫了，不曉得明天出版家還問我要稿子不要？」因此，他決不能放棄別的工作，如果放棄了，他的生問題就會很嚴重起來，這就和日本著作家們的情形恰恰相反。

柳雨生：我們用新文學的眼光看起來，平素給我們看不起的「中國的文學家」，他們可以湊兩句四六駢體，做一篇「墓誌銘」，就能得到十萬塊錢！或者是替喪家作「輓文」，和「點主」等等，這些事情他們都可以得到很多的錢，他們比我們認為是著作家的要得意得多，好像現在報上有一位某先生，這位某先生現在替人家作

一首詩，一個字要一百塊錢。
魯風：老實說，我們中國從沒有把文學好好地 and 國民間接觸過，它始終成了士大夫階級的點綴品，這種趨向是因為中國的智識份子太少了，實在太少，所以中國的文學漸漸的成了商人的消遣品了，從沒有普遍的發展過！

陶晶孫：魯風先生說得很對，我們可以研究研究，像「文學成了商人的消遣文章」和「從沒有普遍地和民間接觸過」的這兩點上，確實是值得我們尋味的地方，我們應該知道這種文學的趨向是必然沒落的，我們應該把我們所要寫的東西淺近地寫給民眾看，不應該祇是在逗留商人的消遣文章上，我們最好能夠多想法，把文學和民間的接觸機會加多起來，這樣才對。

久米：在日本，菊池寬先生的文學是很普遍的，他所以能夠普遍發展的原因，是因為他的作品非常接近民間，差不多是從民間那裏產生出來的，這樣，他就很快的，普遍的發展開來了。

陶晶孫：這次「文友社」的座談會上講到予且先生的小說，我正好有一句話想利用這個機會給他說明一下：我讀了一篇予且先生的小說，覺得很有興趣，就因他的小說裏頭，關於人物自己心理和別人心理的描寫却不很有，不很多，這一點好像還不夠；不過，我這是從我自己的立場上來說的，或許是我的錯誤，我知道中國的一般

大家，像商人等他們，看小說就不講究什麼心理的描寫，祇要講得有趣就好了，這個就是予且先生的小說所以很有發展的道理，不過我們如在純粹的藝術方面講，這，好像還不夠。

柳雨生：不過，予且先生的作品是有他的特點的，我想替他辯白一下，他的小說可以值得注意的有兩點，就是，一，是對話緊湊，富於戲劇性，二，情節緊張，有趣。因為有這個特點，所以在一般人看起來，是比較容易接受與發生興趣的，這種小說的特點是很好的，它對於接近民間，是非常便利的。

久米：我想問一問，上海的民眾對於什麼事情比較感到最有興趣呢？

魯風：那還是要推生活問題，物價漲落的問題，感到最有興趣了，至於什麼文學方面的問題，我想，一般的民眾能夠感到有趣的，還是很少吧。

陶晶孫：真是奇怪，許多小學教員買不起雜誌，許多暴發戶却買了很多的雜誌，並不是囤積，而是拿來作他們的裝飾品的，這是一種不常的情形，這是小學教員沒落了的情形，同時也就是中國讀書界方面，購買力薄弱的表現情形！現在，「文友」在一般的刊物售價上比較起來，要算是最便宜的，將來一定是能夠人手一冊的。

久米：在日本，出版的刊物銷數都還不錯，這大概是日本讀書界購買力還算普通的緣故。

周越然：我現在想講一個小故事給大家聽聽，是和「文友」有些關係的！這次我從「全宣會議」回來，和潘予且先生並坐在車廂一角的桌子旁，忽然有兩個人，大概是商店裏的小夥計，跑到這裏來，東張西望像找人的樣子，我以為他們是找潘予且先生，因為他常常做小說，他的小說看的人很多，然而不是，他們偏偏找的是我，兩個小夥計找了半天忍不住了，就冒冒失失的問我旁邊的予且先生說：「請問，你是不是周越然先生？」我在旁也不答應，又不敢笑出來，只好這麼低低頭不作聲。從這個地方看，就可以知道，一般小店家的學徒是常常看「文友」等雜誌的，這一點我很高興，因為這不是對於我的好處，而是對於文學前途的好處，他們能夠常常看「文友」等雜誌，這是一種很好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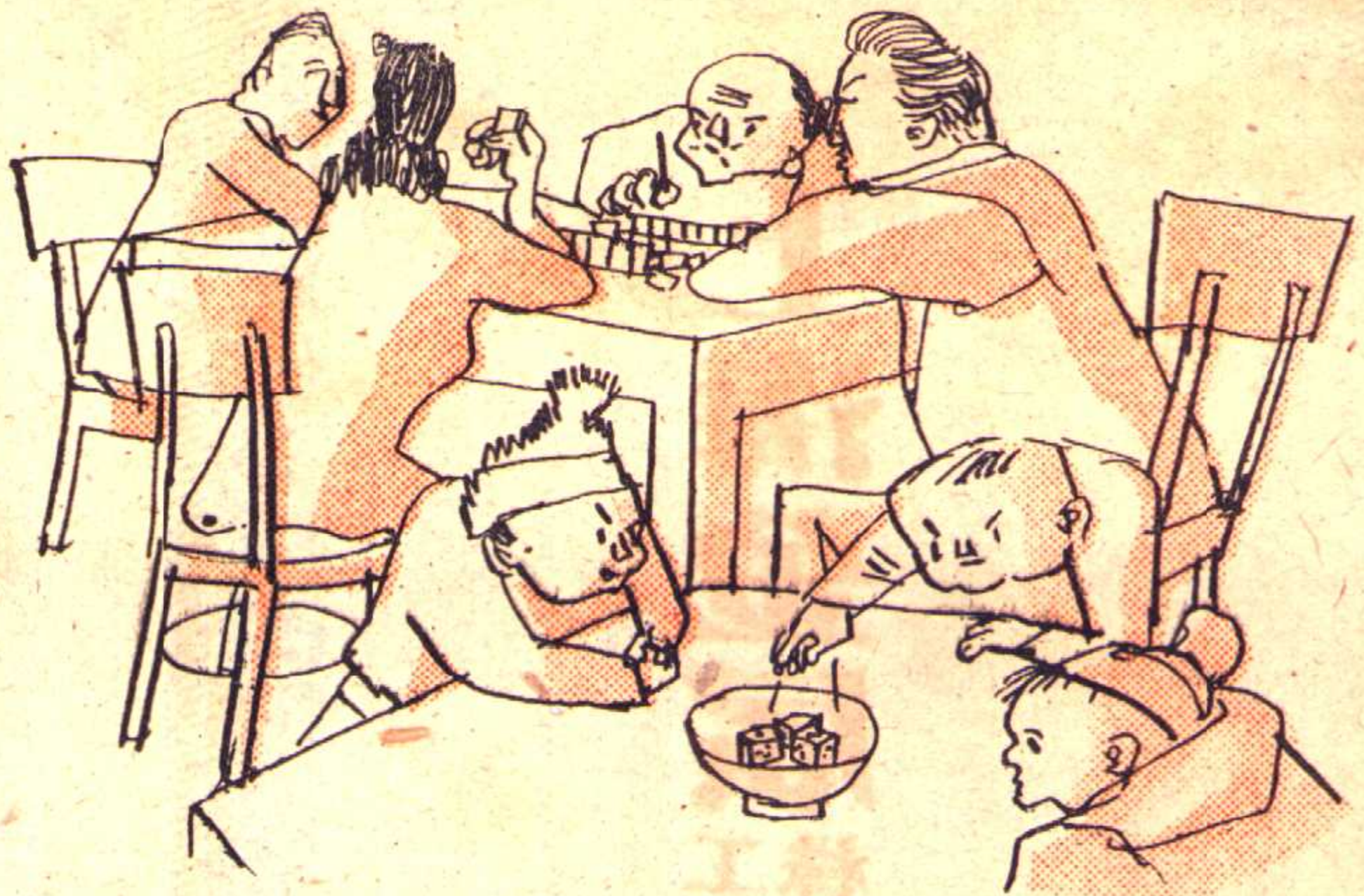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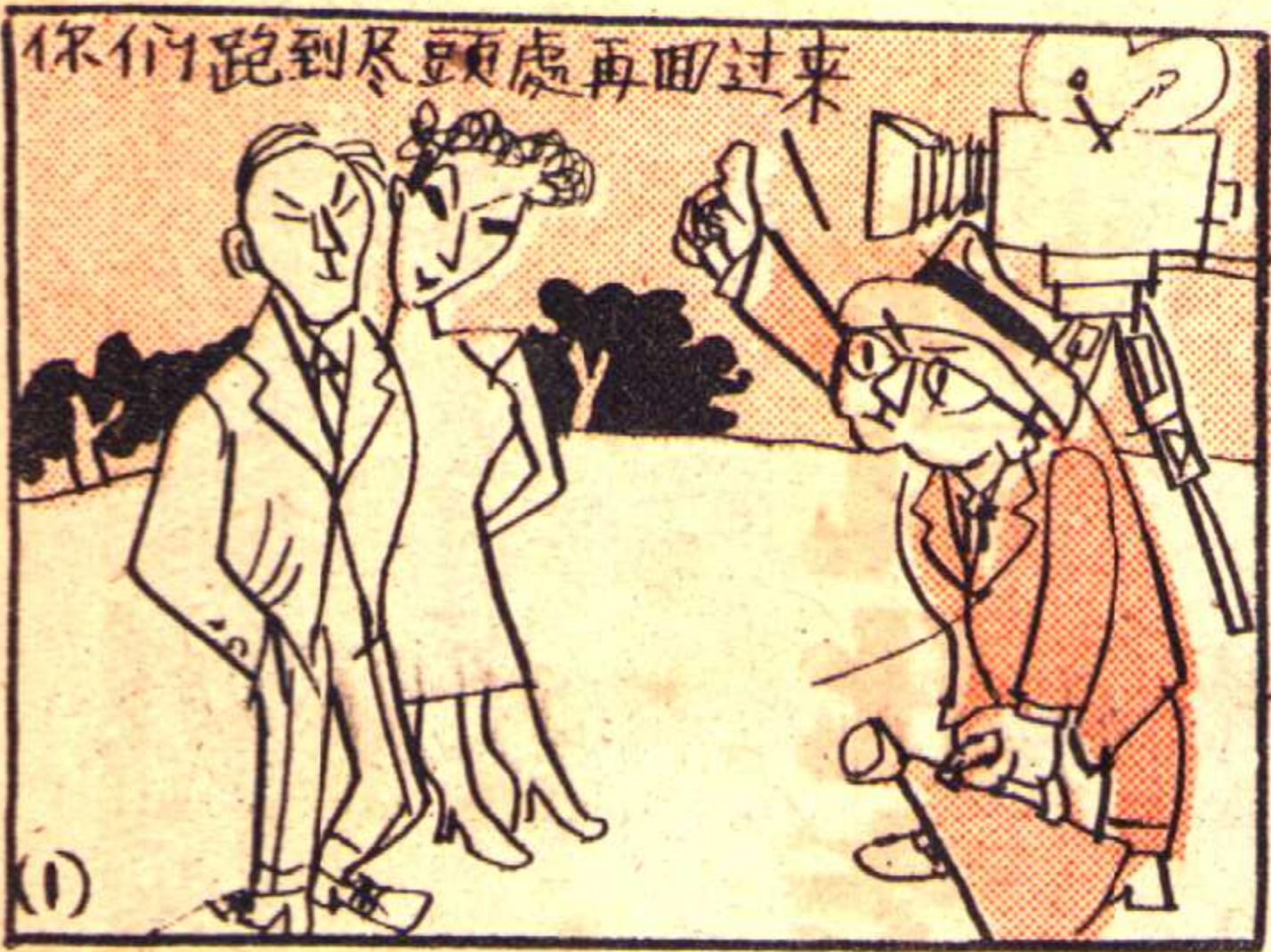
久米：在北京，有叫做「藝文」的雜誌，它附有一種發表意見的「卡」，每一個讀者都可以隨意把意見寫上這種「卡」寄去，後來「藝文」把這些「卡」統統給收齊了，統計了一下，發覺大部甚至於可以說是全部的讀者，都是屬於青年的學友，這是什麼道理？

魯風：這就是因為中國的智識份子太少了的緣故，一般的家庭婦女和老年人，能夠識字的很少很少，還是青年人比較識字的多，所以，好像都給青年人包辦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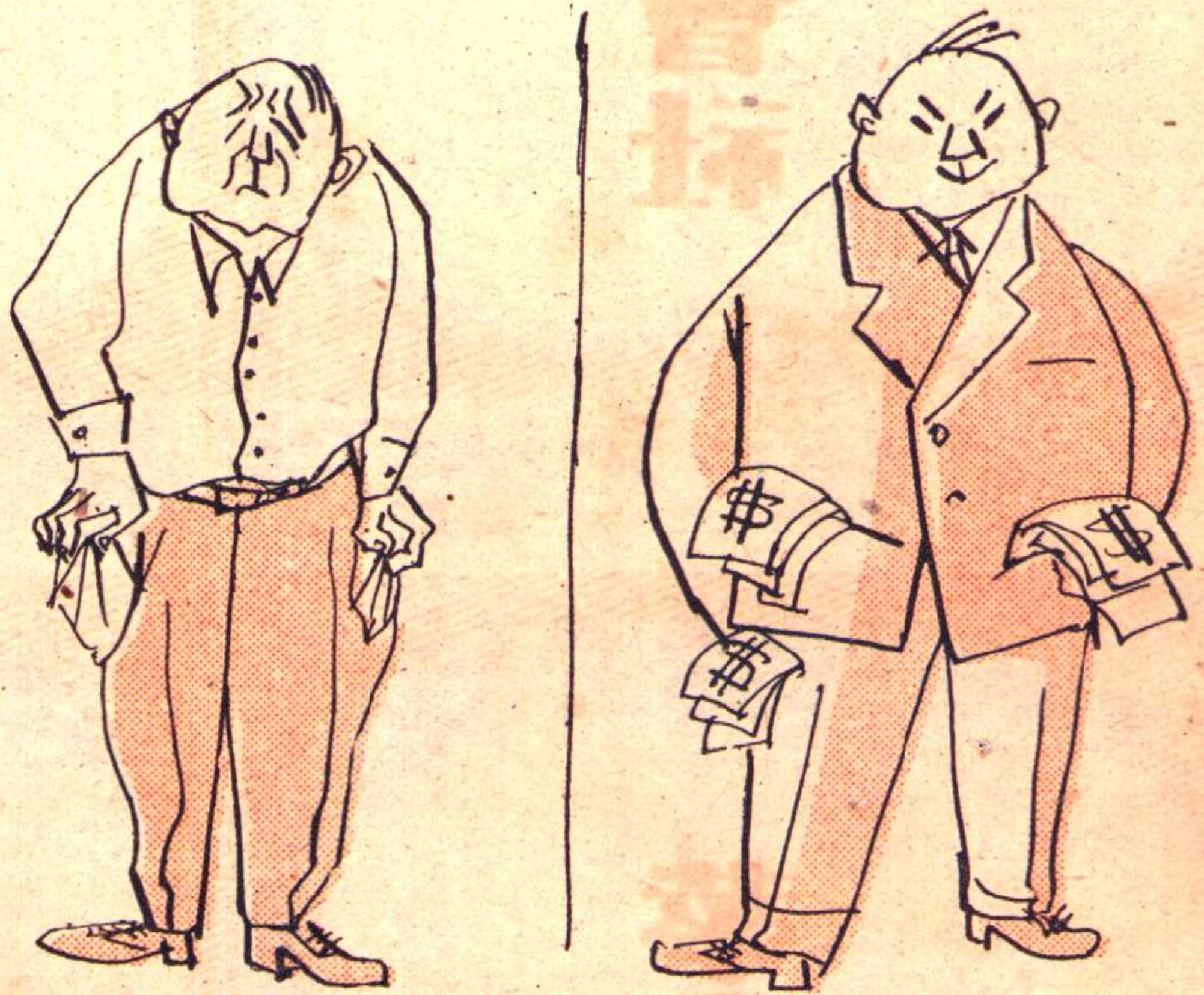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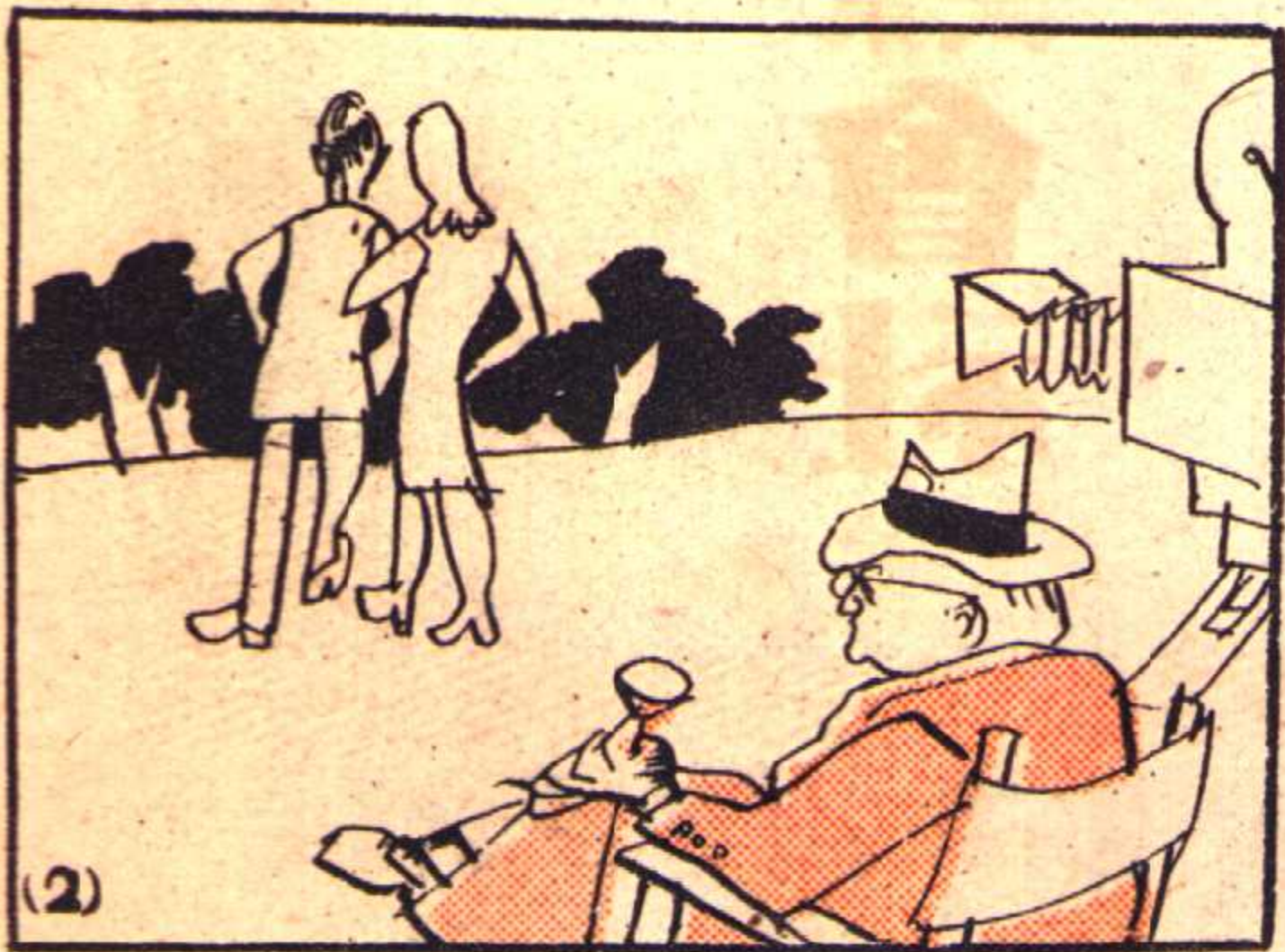
不見了

孫其作

新年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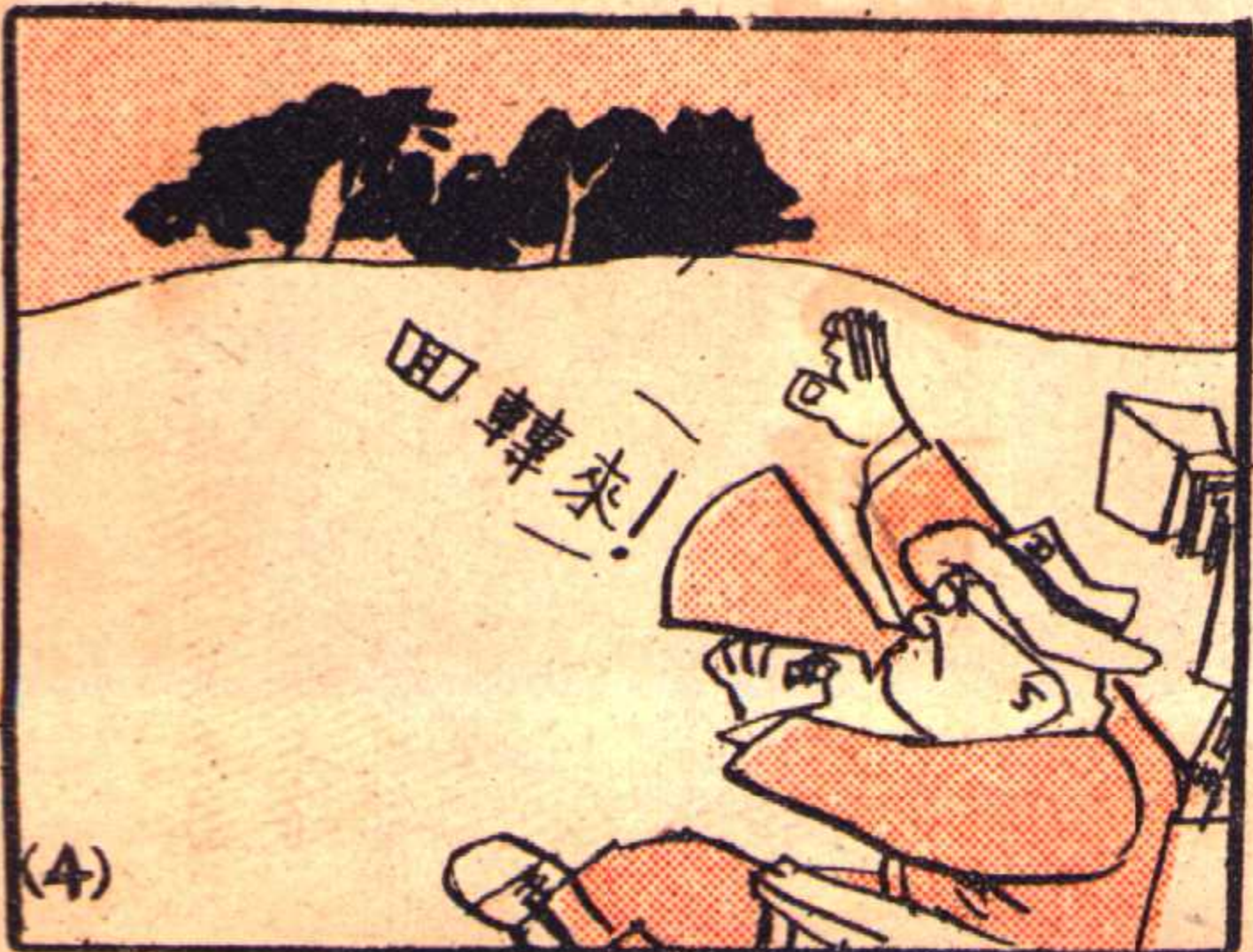
大一桌小一桌，劈劈拍拍呼么喝六，
新年期內好像是奉命賭博，



年內年外有兩種人物。有的年內「麥克，麥克」，
年外「癩的生司」有的年內走頭無路，年外神氣十足。



新年將近光臨，年底大買年貨，
得意洋洋忘記了丈夫的死活。



王思遠作

資本金 壹千萬圓
製造種目 硫酸アンモニア、液體アンモニア、
硫酸

永礼化学工業株式會社

社長 李勵文
專務取締役 李玉豐
本社 上海四川路一五八五
電話(代表)一五六二七
工場 江蘇省六合縣卸甲甸

資本金 五拾萬圓
製造種目 アルミニウム製品、鋼板、鋼管、
眞鍮棒、線、管

上海金屬工業株式會社

社長取締役 前田壽保
本社 上海吉祥路五〇四
電話(〇二)六二七〇二
工場 第一廠 本廠 上海榆林路八四〇
第二廠 上海榆林路八四〇

在滬日本產業界之展望

資本金 拾五萬圓
製造種目 製粉

三興麵粉公司

專務理事 牧彦次郎
本社 上海四川路一八八五
電話(代表)一二八九〇
工場 自第一廠至第五廠
上海開北光復路

華中煙草配給組合

上海江西路二六一弄一號
電話 一八七六六

軍海的嚴壯武威

看！

這是什麼

？這是一艘

威武壯嚴的

軍艦，它正

在猛浪滔滔

的水泊中行

馳着，它是

爲了保衛我

東亞民族的

生存，爲了

完遂大東亞

共榮圈的建

設，而在奮

鬥着！前進

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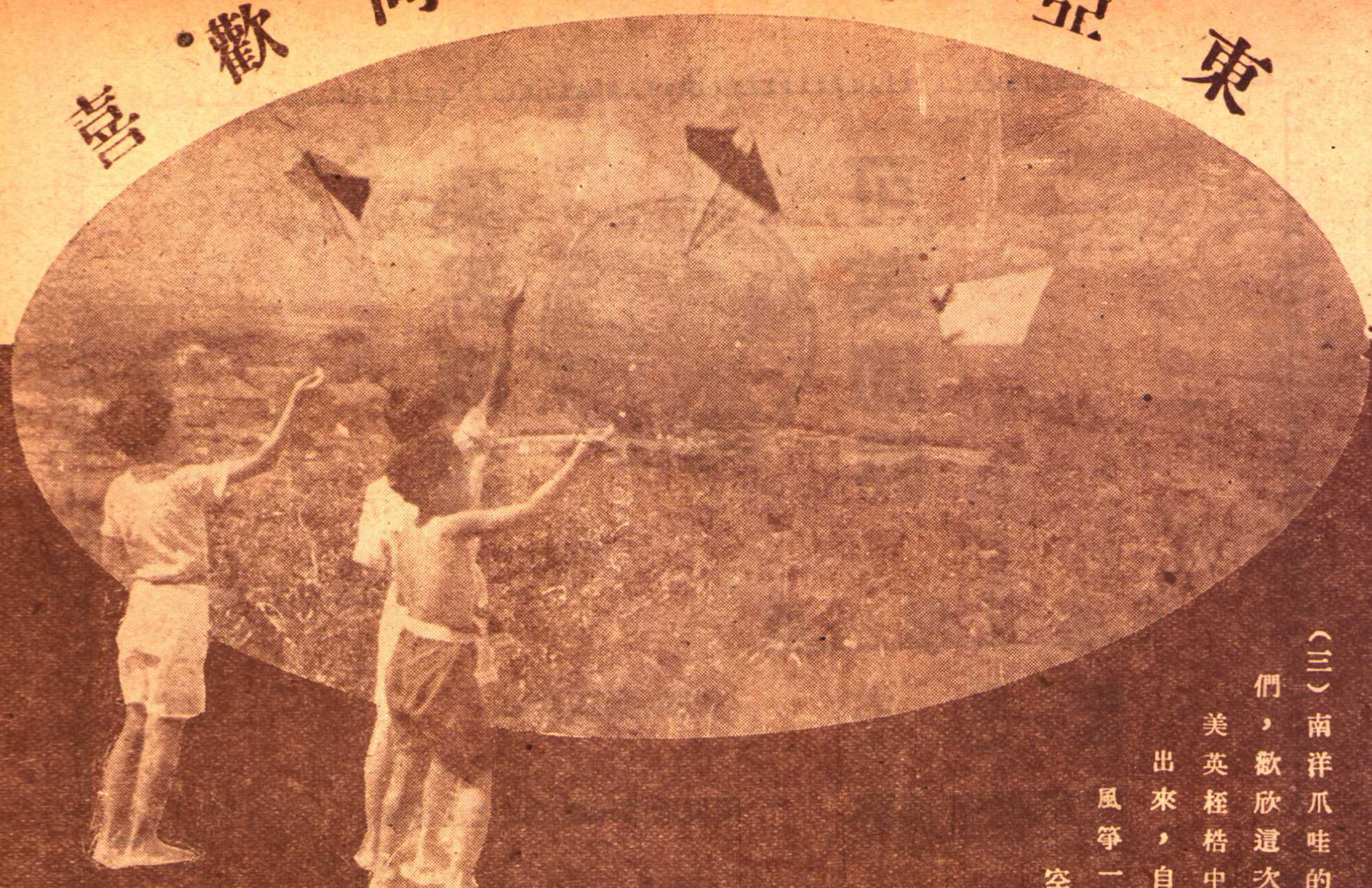


東亞婦女 報國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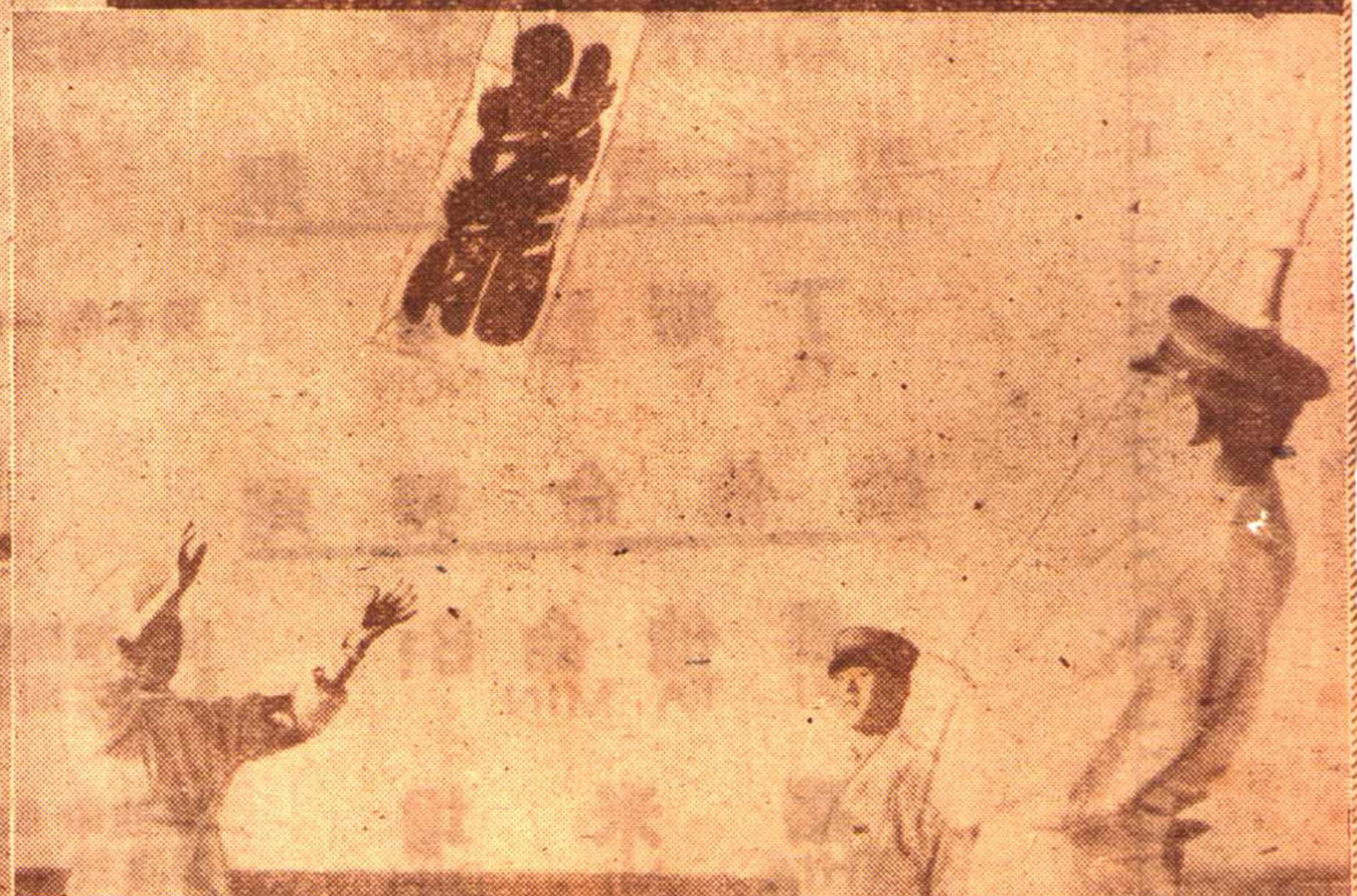


在製袋場工
作的菲律賓國
的女性。(右
上)
在忙着炊事
的爪哇婦女。
(右下)
在汽水工場
製作中的中國
少女。(左上)
戰時下，勤
勞服務，發送
郵件的日本少
女。(左下)

東亞氏八同歡



(三) 南洋爪哇的孩子們，歡欣這次的從美英桎梏中解放出來，自由如風箏一樣在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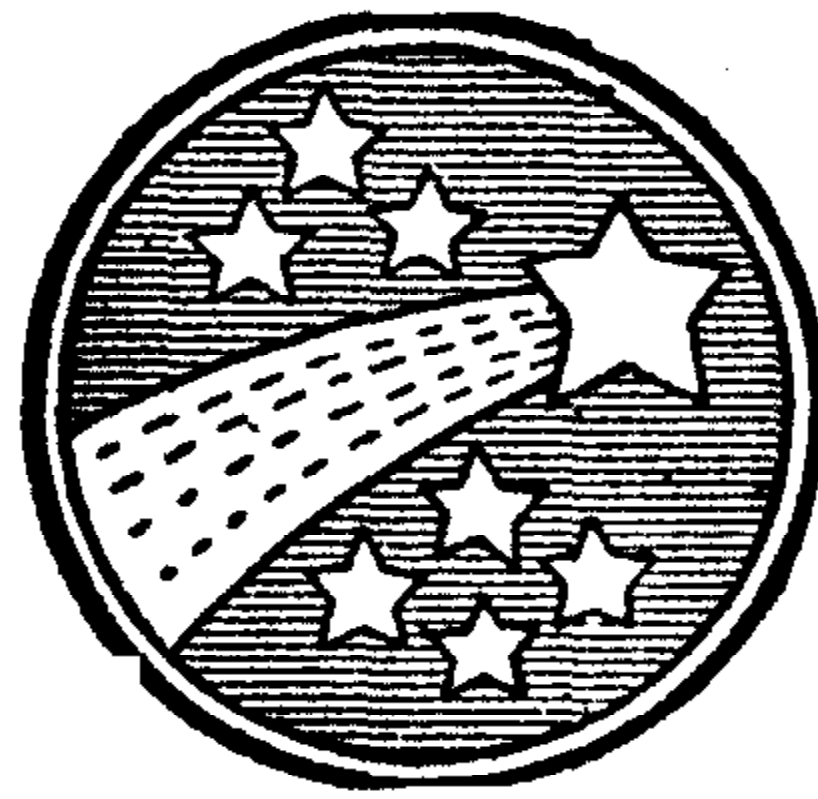
(一) 戰傷中日本白勇士，已恢復健康，在歡喜的療養院前放風箏，並對出線發利的時候，唱着「喂！戰友！我們馬上又上馬」。

風箏

大，中風族
東，廣箏已
亞，漠。共
必無這同
勝限是
之的正在
和大的歡
煦空微嬉
的飄了中
春風東亞
風揚亞

(二) 戰時下，上海的新春，在清碧的天空，是如的強有力的美，到處飄着和矗立白渡橋傍的大廈上的輝煌「興亞」之文字相媲美。

可
美
德
牌



藥
界
權
威

全化膿性疾患

抹 殺 淋
MU SO LIN

尿道疾患特效良藥。

新苟膿斯他跟
NEO GONO STAA GEN

尿道殺菌一切特效之注射液。

阿片嗎啡中毒治療劑

安 其 毛 心
AN TI MO HIN

阿片、嗎啡、海洛因、巴畢那兒、華得本等
麻醉藥之中毒患者最佳良藥。

男性賀爾蒙劑

丁 斯 體 隆
TE S TI NON

男子的一般衰老及發育期內各種障礙奏效。

維他命製劑

維 他 命 B1
VI TA MIN

惟一準確國際單位維他命B1注射液而國維他命
B1缺乏而起之諸症奏效極迅速確實。

嘉 米 增
THIA MI DIN

維他命 B1 結晶片及胃腸弛緩，疲勞，食慾不
振奏效。

皮 造 路
PI SO L

各型脚氣卓效最佳之內服藥。

上海福州路89號 黑田製藥株式會社

強制收買棉紗

八月一日
收回租界



八月十日
棉紗棉布
由政府收買
之決定，
國積商人
之末路。



十月三十日中日同盟條約締結完成，
美英的陰謀侵入之
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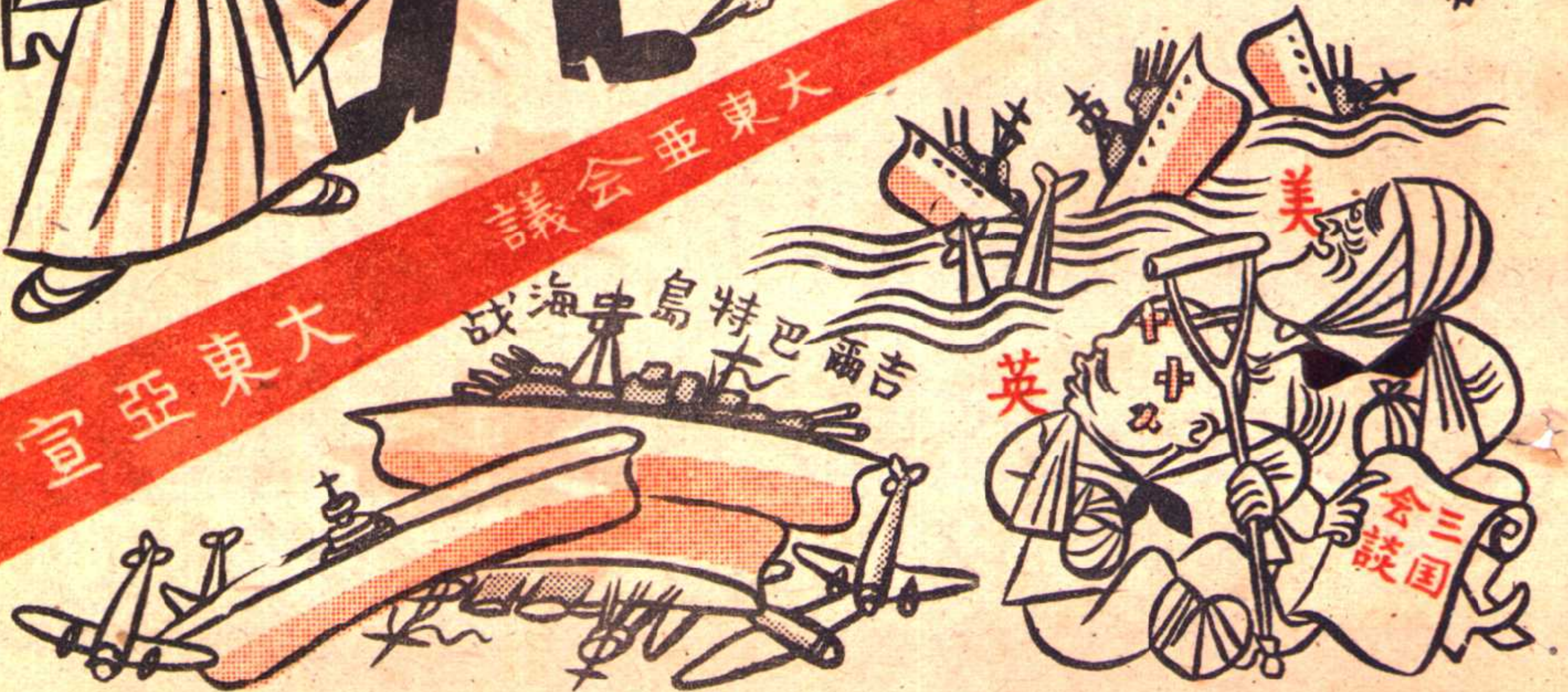


十一月五日
歷史性的大東亞
會議的開幕。



布徑卑爾海戰

大東亞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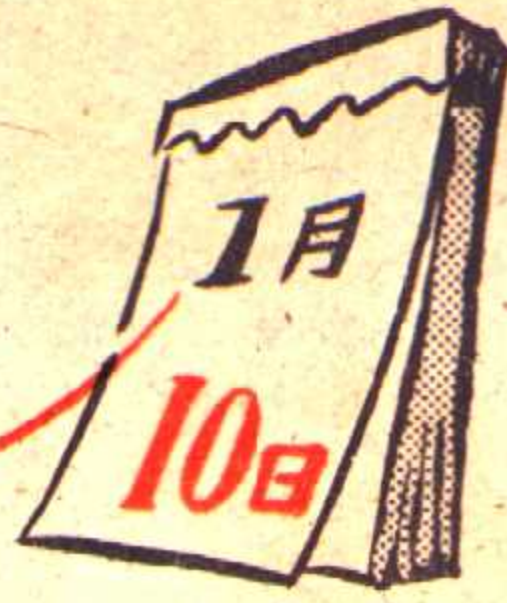
吉爾伯特島海戰

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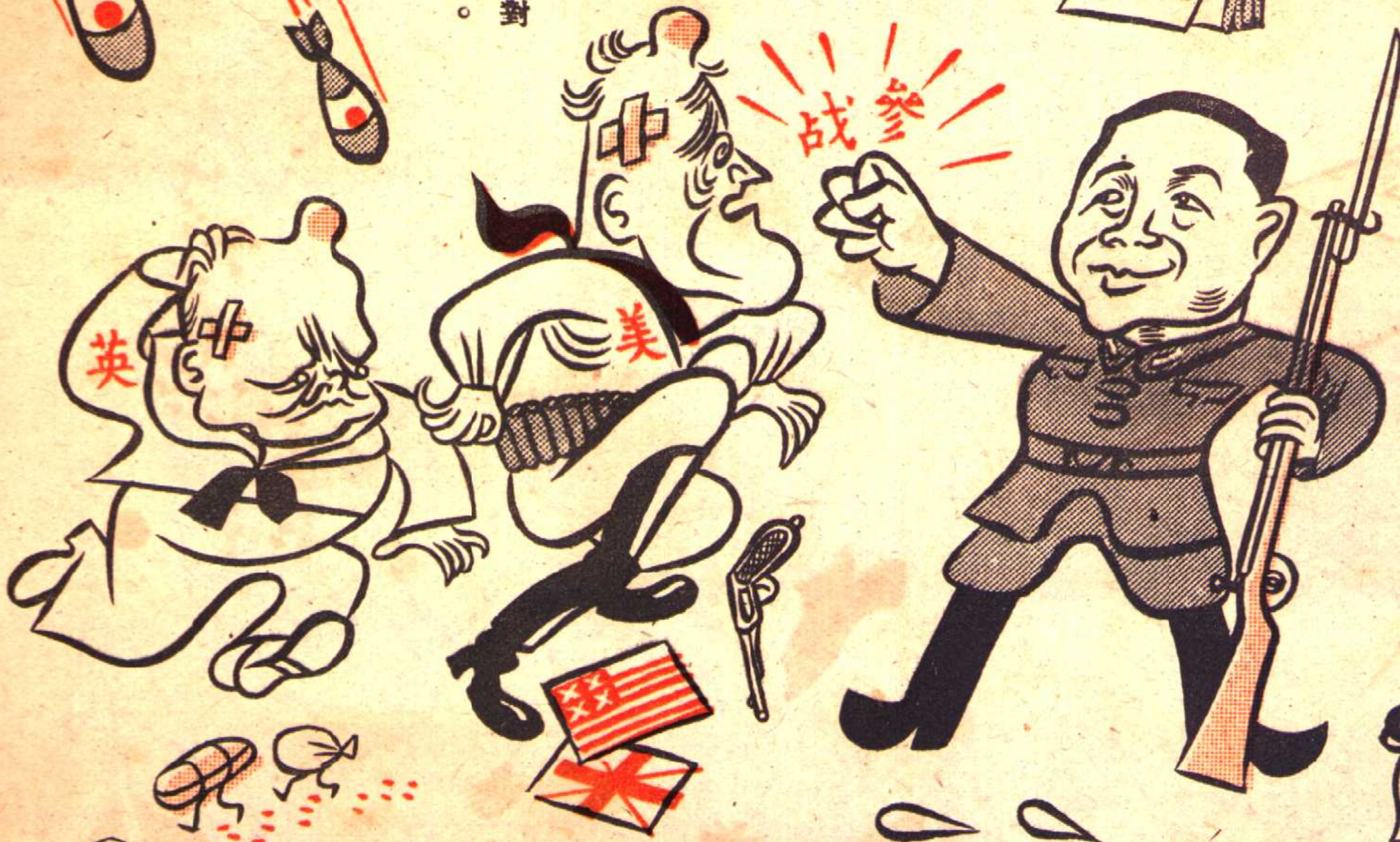
三國會談

國府參戰一周年

黃濤作



民國卅二年
一月九日國府對
美英宣戰佈告。



一月十六日
舊法幣全面
禁絕和物資移動
限制緩和



三月中旬起下旬止，
在華日空軍予以
美駐渝空軍一
次打擊。



三月十二日東條
首相訪問南京。





一年來的電影界

史蒂華

文

友

(38)

一、一年來電城之動態
寫一年來的總結文字本來不容易，首先材料內收集就很麻煩；更何況這次筆者接到通知只有極短的時間，要寫出一篇洋洋的大文當然不可能，隨筆寫來，只能當作一種什麼感想式的文字目之，這樣才可以減少一些「總結」的嚴重性。

回顧過去一年來的電影界的動態，其最大者，莫過於「華影」的成立與陳雲裳的結婚了。前者是中國電影事業的大革新，而後者則是轟動影迷們聽聞的影城大事。

華影的前身是「中華」，「中聯」與「上影」，溶發行，製片與營業五公司於一爐，集中了電影界所有的人力，物力與資力，造成我國有電影史以來的空前盛舉。它底最大的功績與效果，乃是消滅了過去電影界的彼此競爭，以營利為前提的商業化狀態，開始從事有計劃的發展中國電影事業。成立至今，出品已有數十部之多（統計表從略）。其中之著者，有萬世流芳等。

至於陳雲裳的結婚，曾轟動數萬影迷，在明星制度有着堅不可摧的基礎的中國，一個會雄居中國影壇寶座數年之久的「電影明星」的婚嫁大事，自然是足以轟動影迷的，她婚後是否繼續從事電影，尤為愛護她的影迷們關懷。

二、最優秀的編導演

一年來華影（合這年度中聯的出品）的出品不可謂少，可是要找出求一部在編導演三方面都有較高成績的影片委實非常困難。因此，我們只能把這綜合性的三部分開來論到。

劇本是影片的靈魂，一個劇本是決定了這一部影片的好壞的。它必須在具備了主題、情節、結構與人物四點的實質條件下，才夠得上稱一聲成功。主題，決不是說一部影片有一個明確的主題就行，須得視這一個主題是否正確！全時，一切好的主題也必須在適宜的方法表現下傳達給觀眾，這就聯繫到了情節，結構與人物等諸條件。因此，要推薦幾個完善的電影劇本實在不容易。比如

萬世流芳，它有一個好的主題，可是在結構與情節方面，不免草率從事。還有母親，第二代等主題也是好的，可是編劇失敗，故事發展平淡，缺乏高潮。萬紫千紅勉強的具備了上述諸條件，但失之太「人為」了，儂木癡情則情節動人，結構緊湊，人物性格有心理描寫，可是主題却模糊不堪了。

至於最優秀的導演，許多人卻一致公認為朱石麟，岳楓，屠光啓與劉瓊。其實在過去一年中，朱石麟並無若何優秀成績之表現。岳楓與屠光啓則都走上技巧至上主義的路。劉瓊以一演員資格突進躍為導演，成績在人預料之上，的屬難能可貴，與屠光啓一樣，他是一年來導演羣中的彗星。

比較起來，演員較導演尤為貧弱，女演員中出嫁的出嫁，改行的改行，諸如袁美雲，陳燕燕等演技既停滯，年華復老去，已失了影迷們的愛戴了，至於新起來王丹鳳等，似乎還在等人「提拔」。固然李麗華與周璇是最「紅」的兩個了，可是她們究竟有什麼影片足以稱得上藝術呢？男演員羣中也是如此，嚴俊徐立新興的二個進展很慢，高占非梅熹依然故我，王引舒適又改行作導演，

似乎還有劉瓊，並且在回春曲後，劉瓊雖一身兼編導演之職，然而誰都看得很清楚，他的演優於導而導優於編。

三、論電影的藝術性

觀乎最近華影攝片的傾向，可以看出是努力地地在從事教育電影以達到「電影是教育工具」的任務的。電影的教育性的重要，是眾所周知的。可是我們必須顧到，電影也有其藝術性與娛樂性，而尤其是藝術性。因為藝術是崇高的，這其中決無下品的因素，全時，成功的藝術也必須是為大眾所樂於接受的。電影藝術性的達到，則教育性與娛樂性也可迎刃而解了。

我們回顧過去一年中所上映的影片，有教育意義的諸如「萬世流芳」「第二代」「新生」等，意識固甚正確，主題也頗明朗，但是假如以較嚴的水準評衡，還是感到不夠滿意的。這不夠滿意的一點正是它們都缺乏藝術性。

藝術性決不是技巧之謂，可是往往有人這樣誤解着。而尤其是中國的電影導演，由於他們本身缺乏藝術修養，祇知抓住技巧，以致趨於技巧至上主義的傾向。例如生死劫，儂木癡情，燕迎春等都是這種趨向

的產物。可是，沒有靈魂的技巧是死的，有限的，因此，他們往往隔於就是技巧也不得不模仿好萊塢而缺乏自己創造的窘境。而在攝製所謂教育電影時，也不得不借重劇中人說教的方法來表達主題；不能在劇情的藝術處理中，絲絲入扣地打動觀眾的心弦，因此，其給予觀眾的效果是人為的，是不自然的。

就是明星制度，固然其造成之根源是在於電影事業的商業化，但導演的缺乏藝術意念，也未始不是原因之一。電影藝術是集體與綜合創造的藝術，導演者往往忽略了這一特性，僅僅以誇張明星制為己責。一部影片的成功（即是否討觀眾歡迎）往往建築在主演的明星個人身上。在這種明星制度下，不但非明星沒有演技可發揮，就是明星也無演技可言，只是新陳代謝地靠一張臉孔賣錢。年華老去或是觀眾的歡迎已達限度時，我們便可看到出嫁的出嫁，自殺的自殺，改行的改行，沒落的沒落了。

電影的藝術決不是宣教的課本，也不是技巧的集錦與賣弄，更不是明星的炫耀，而是文學編劇導演，演技以及其他諸技術部分，集體與綜合創造的藝術。作為過去一年的總結，也作為未來一年的展望，我向電影工作者提出這一點。



新歲的願望

林微音

有一次為一個不記得什麼刊物
的「新年特輯」寫過一篇新
歲的願望之類，那所寫的意思
，至今，雖然已隔了怕有十來
年了，還有一些記得——但願
那一年在凡百事情上不再盤
旋在太遲了一步的情況中。至
於，在一年的開頭就有了這樣
的一個願望，那年的不是過得
要比往年願遂一些，現在却並
不怎樣記得出來了。

雖然，我還想有一個願望，
在離開另一個年頭的開端已不
足一個月了的現在，而且才在
昨天又有過一次僅一步的太遲
的經歷了的。
是的，我在這與諸位相見的
一年的第一天上，但願我今年
一年到頭都會不因循地依照着
我所想的做，而且想做就做
得一次都並不會有一步的太遲
好，現在且讓我把昨天所
有了的不願遂的經歷告訴你，
作為過去的只是太遲了一步的
結束。

「從今天起每天要走兩次六
層扶梯，倒也是一種健身運動
，」夜江解嘲似地說。
「我們也許走得更快，把我
的方向都走失了。」
「今天總好一起去吃飯去了
。——昨天會走也走到火車站
頭了，怎麼臨時又走脫了。是
不是怕太擠？」
「不怎樣說得清不去的理由，
便答應了去。
到他們的寓所，見茜夢還在
煮菜。
飯已煮好，菜煮好了，一忽
兒就吃飯。而飯後，一忽兒就
快到一點半了。
看到亞楚就要去趕上蘇州去
的火車，還在匆忙着摸摸這個
，整整那個，想會出門真會出
門，而自己能就是錦特地來了
，也不能隨同她一起去蘇州。
這樣想着，我不覺說出了
「我也去蘇州。」
「我也想去蘇州，」茜夢這
樣接應着。
「真的嗎？一起去多好！」
亞楚驚呼。
「真的！我們一起去好不好
，你說？」茜夢旋過頭來問。
「我一直在想去。我不曉得

已有多少年沒有去。」
「只要等石敏回來了，就可
決定了，」茜夢興奮地說。
「他一定同意的。他一定不
會掃人家的興，」夜江也興奮
着。
「夜江，你總在說你從沒有
去過蘇州，這次可去成了，」
她愉快地告訴他。
「真想不到，要是真的去成
的話。」
「一定會去成的：石敏一定
會答應！」亞楚驚呼着。「我
高興死了，你們會同我一起去
蘇州。」
「石敏還回不來，」茜夢望
了望鐘說。
我不曉得我自己是不是在
待去，或者是在對待去的成分
多，還是「待不去的成分多。
可是看鐘已在到一點半了，
我便披上了大衣，預備同夜江
一起上辦事處去。
夜江在慢吞吞地穿大衣。
正在這有些沉下去的時候，
聽到了扶梯上的腳聲。
「石敏回來了！」亞楚驚呼
着。
上來的是石敏。
「我們正在等你，有事同你
商量，」茜夢興奮着告訴他。
夜江的大衣只給穿進了一只
手，還有一只袖子懶洋洋地拖
在他的肩旁。
石敏起初說了不去。可是給
茜夢和亞楚這樣說那樣說，石
敏終於答應着說了：

「好，既然你們這樣要去那
末就去吧。」
「噢噢噢噢！」茜夢、夜
江和亞楚一同驚呼了起來。
「真的去？」我倒似乎有些
弄不清楚了。
「我們馬上就去！各人毫燥
準備！」茜夢興奮着關照。
「要說不去不要說已願去大
遲，就是心也實在不願意那樣
說，決定這這樣想像不到的。
可是說到準備，我已來不及趕
去一次家，牙刷之類也只有到
了蘇州去臨時配佩了。我只打
了兩個電話，一個給辦事處，
還有一個給川。我告訴了川有
一個朋友請我去蘇州，所以我
可以去送阿濤的喪了。而同時
得知了錦也趁這天下午的車走
。」
可是到趕到車站，四點的快
車的票子已售完了，我們只購
到了五張四點半的慢車的票子
。

有一點多鐘的多餘，我可以
隨意看看火車站內裏裏外外的
情形，已聽得那樣多的人說得
那樣不敢接近它的。
這時，等快車的客人的一條
線早已消失，而在站內所在顯
現着的是一條彎彎曲曲的等慢
車的客人的線。在這裏，男和
女是混成一行行的，並不像車
站大門外面那樣男歸男女歸女
地分成兩列。每隔幾分鐘，原
來好像寬鬆地排列着的，他們
會有一次激烈的陣動，依次地
抱着前面的人而用盡力氣向前
推擠着的，像臨產的孕婦的一
次陣痛；到領悟前面並不在軌
票，或者別的什麼，那陣陣痛
才暫告中止，而重新恢復他們
的好像寬鬆的排列。
那是三等客人的行列。而頭
二等客人比較少，因此排列得
也更顯寬鬆。我們在覺得我們
也該去接上一條線的時侯，我
們便在短接到軌票處的上去
補成了Y。而不久，我發覺錦
就在我Y的另一支上。她看到
了我終於去蘇州，她表示了很
高興；可是在她接着看到我同
四個她所一個都不認識的別人
在一起的時候，她不覺得有些
遲疑。
不久，四點的快車開出了。
而在三等客人的行列上有了幾
次臨產的孕婦似的陣痛以後，
還不見軌票的人有稍微開始軌
票的準備，我們才開始發覺我
們所要趕的慢車並沒有停在
那裏。
「慢慢脫班了——要等開來了
才能開出，而現在不曉得它開
在什麼地方。而在屢次想不走
的情緒中等到了六點過，還無
從得知車要到什麼時候才得到
的確息，我們終於決定了退票
。」
「想要是早到了一步車站的話
，我們該已會購到了快車的票
子，而這時早已到達蘇州了。
而今天是一年的第一天，但
願今年一年到頭不再會有這一
類的太遲了一步的事情的顯現



聖誕節之夜

郭 朋

流浪的孩子蹲踞在街頭。
他希望上帝會施佈一番奇蹟，他的面前會登時出現一桌豐盛的珍饈，又或者讓他踏入一所溫暖為萬盞燈火照徹透亮的廳堂。

「呸！我不是在發瘋嗎？」
暗自咕囔着，現實的暗影重重地擊了他一下，美好的幻夢像肥皂泡沫似地吹散了。

他記起還是一清早 過一塊乾麵包，一整天他什麼都沒有進過嘴，肚子乾癟得真難過而且他還口渴，心煩得利害，像少了點什麼。

「將希望減低點吧！」他想着也許更着實點，他將要求縮小到最低限度。

他又在自己盤算着：

「假如我有兩個蘇（安南語，小錢意）的話，」真的兩個蘇可以幹不少事呢，他可以跑到湖邊那個挑擔子的老頭子那裏吃他一碗又熱又香的粉（牛肉粉），而且如果可能，他還可以買兩隻蕉，那玩意他也好一陣子沒嚐過了。
南方的冬天雖然不冷，但僅

有的單衣究竟抵禦不了寒氣的侵襲，流浪的孩子縮着手，小鼻槽上凍得發紫，清水鼻涕在往下滴。

他轉了幾圈，他希望能碰上一份好運氣。

聖誕節之夜溫馨靜謐，熱帶的都市裏浸滿了愉悅的氣氛。

殖民地的主人是幸福的，他們興奮地歡呼着；跳躍着，這世界是屬於他們的。

街角上不時出現一隊青年男女，他們踏着不規則的步子，身上散發着濃烈的酒味，他們一定是在那兒酒吧間廝混出來的吧，男的儘情使出他那粗啞的嗓子唱着淫蕩的歌曲，女的則瘋狂似地讓自己身體笑得前俯後仰地像隻葫蘆頭。

從兩旁住家的屋舍裏，光耀的電炬像銀霧似地瀉在街上，手風琴同吉仙譜和的韻律不吝惜地飄在都市每一個角落裏。

「好心的先生太太給我一個蘇吧！上帝會保佑你的。」

流浪的孩子伸着一張枯皺的手在每一個過路的行人後面作着乞討。

但那些傢伙似乎就從沒有注意過世界上還有這樣可憐的小生物，有些傢伙鄙視地送給他一個白眼，其他大多數則似乎未曾理會揚長地走了。

「討厭的小叫化子！沙羅！尖毒的謾罵落在孩子的身上。」

孩子最簡單的希望也終於被碾得粉碎，孩子想哭，兩隻凹陷的小眼眶裏掛着兩隻晶瑩的圓球。

孩子疲乏的脚步移到作爲都市動脈的大街上。

百貨公司的櫥窗裏佈置得輝麗堂皇，過份的光亮使孩子的眼不習慣地眨了幾下，那裏面佈置着一所廣袤的園庭，雪片像羽毛般緩緩降着，聖誕老人的多皺紋的臉上掛着健康愉快的笑，他似乎在同每一個過路人招着手。

但也許意識到這樣柔和的境界並非是守於自己階層的，流浪的孩子又掉轉頭佔他繼續未完的路途。

孩子心底可想不透，爲什麼那些碧眼兒的小孩，打扮得那麼鮮豔逗人喜愛，他們嘴裏嚼着上好的糖菓，手裏握着精美的玩具，而他却生就這份壞命，每天爲半片麵包像虫蟻似地在人羣裏被踐踏着。

孩子再一度勾起那痛快的思念，他想他應該有一雙懂得住吃溫柔的父母，但從他記憶起，他就像廢物似地被擲在街頭，他一城又一城地流連着，他的短小的生命像盪在湍急的浪花裏，一個不當心，也許就會給衝墜下去。

「有一天，我也許會像一匹僵直的狗倒在路上的。」

一陣恐怖的感覺使他脆弱的心臟也跟着顫動起來，他沒敢再想下去。

孩子走完了街市每條偏僻的巷落，最後他軟癱地倒在一顆經年的樹脊上。

孩子的心裏起伏着無數的思潮，像亂麻似地緊緊攪在一起，怎麼也理不清。

夜已經深下來，街頭很靜，那些草叢作樂的人也許因爲過份疲倦而靜止下來了吧！上弦月清亮的光輝穿過樹幹稀疏枝梢，在地面上灑起一道銀弧，廣場中央的石穹紀念像也給人一種過份冰涼的感覺。

教堂裏傳出午夜彌撒的鐘聲，清脆嘹亮，飄在湖面上，飄在流浪孩子的心底，那滋味却是異樣的，孩子當真淒涼地放聲哭起來了。

遠處有人齊聲唱：

「聖誕之夜……」
孩子却在吹來的歌聲裏歪斜着頭跌入了睡鄉。

夢的翼展開着。
「孩子跟隨我來。」

孩子恍惚地抬起了頭，眼前站着的是一個銀鬚老人，他的手裏撐着一根手杖，滿臉透露出無限慈祥和端莊。

孩子不安地望着這位生疏的怪客，他在懷疑那話裏含着什麼意義。

「孩子，不要怕，蒙起你的眼睛讓我們作一次世界環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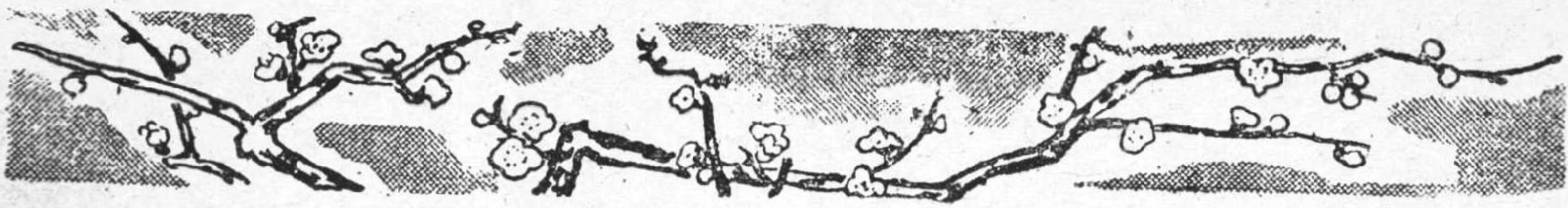
「老伯伯，你帶我上那兒去呀？」孩子鼓起一張小嘴撒嬌地問着。

「現在我請你暫時忍耐，然而我可以向你作着諾言，偶然的遭遇會使你感着更大的驚異。」

孩子遵照了老人的囑咐，閉上了眼，他們在向遙遠的行程出發。

孩子計算不出這長途的跋涉有多久，他的耳際繼續響着鈴的聲響，有柔軟的雪花不時貼在他的面頰上，最後他似乎感得騰了空，在白雲中馳騁，他們在朝上昇，上昇……

旅程的終點，孩子眼上的蒙布被解開下來，眼前的景像真



八 嫁

陸 拾 之

李家埭的大花爆又响了。孩子們一夥兒攆到坪上去，連被窩已經蓋在脚上的餵奶堂客也追了去。

「看！看！看老嫂子出嫁做新嫂子。」

七月的流星像拉亂了的線，沒有月亮的夜里李家埭上是黑沉沉地。遠看那坪上的田舍和村屋却像一朵星星，在影形亂撞之中又看見了一股火花，接着一個「坪」，連下個「拍」！——琉璃氣味里就看見了花轎。轎槓上懸着二盞燈，大紅字扁宋體的：「朱」。

——好呀！朱八嫁！
坪上的孩子蹀起脚來不自主地一窩蜂的喊起來了，大家攆到轎前去。

要聘去的新娘走出自己的家門。孩子是喜歡得滿嘴噙着「安——」地跟隨着轎夫追，要揭開轎簾門給把鋤頭她，你是豬八戒，我來做孫行者！有的孩子擊着紙糊的燈當着鑼，「看看。……」

「呸！你們這些鬼蛋，是從那兒放來的呀！」

轎蕊兒終於把腦袋嵌在橫窗里罵出來：「你家的娘不是新娘子做起麼？別人家選好的王日要你們來搗啥子蛋？誰說的朱八嫁，你娘真真八嫁了，可

別怪來揍死你們這羣孛子兒！

「呵……」
孩子們連喊帶笑的拍起手來，像戲院子舞台上小丑出場底當兒：

「豬八戒變了美人兒。」
「安——」

於是轎蕊子也只好收縮了自己裝扮得紅紅白白的俏臉兒，把一塊暖了的繡花紅緞遮沒了橫玻璃窗。讓孩子去指着。給他們一個瞧不見，七嫁也好八嫁也好，反正老娘也不忌那些的，索性來個不理會。

× × ×
孩子們終於拖散了脚步，留下來三個四個去跟跑了，當中一個却就是桂花，踏踏地追着轎夫，她是笑不起來，只是痛苦的想，一句也不見話聲，像隻悶葫蘆。

「呸！什麼悶葫蘆？這叫油瓶。」
孩子鬧得沒趣了，就找到了桂花：

——多咎嫁，桂花？……把你可以打多少油？

「鬼」，桂花含着嘴撇了一下，兩隻白菓眼睛也斜視了他們一回。

——呵唷！孩子又叫了。
「翻哈眼珠子，大來還不是

個小豬八戒。」

「你們死」。桂花是掩住自己的臉，會嗚咽的。眼兒還是跟着花爆兒奔。

——死了你再嫁。
孩子笑得凶，桂花奔得快。

桂花瓣子上的新紅蝴蝶終究被孩子們拉掉丟了。

——倒真的紅的花？你爸呢？你爸死了水還沒有淌哩！

——反正爺又來了。
大家笑着，跑着，桂花的臉上是被搽上了好幾個孩子黑黑的指紋形。

桂花是看她媽和一個癩頭的傢伙給紅綠帶子繫住了，李家埭追來的孩子却氣不過「豬八戒」玩這一套，在場子里也喊出來：

「好好的女人，可不要面。搽紅抹綠的丟了李家埭的臉，一個仔睡了七個傢伙；癩痢也要死。」

「去！小鬼頭，可打不死的小雜種！」

——小雜種？孩子離得朱癩痢家遠遠的插住了腰，氣鼓鼓的對了罵：

——癩痢癩痢像
癩痢討個偷漢娘……
他們是半夜里才回李家埭的。

× × ×
明天，橋畔茶館里也大家講

太叫他置奇，這是一所用水晶琢成的宮殿，大理石的地面明滑得反射出燦爛的光輝，這裏那裏聚集着無數像他一樣的孩子，他們嬉笑着，頑皮地作着各種遊戲，面上發煥出蓬勃充滿生氣的光輝。

「啊！」孩子禁不住讚嘆了，真好怪，他的身上那些襤褸的衣服不知什麼時候統統被換過了，現在那綴滿一粒一粒的寶石夠多絢爛，而且這裏那裏到處陳滿了時式的水菓，他是來到這樣一個境界了啊！

「我的可憐的孩子，你現在該感覺滿意了吧！」老人望着孩子變換的臉也掩不住飄起了笑。

孩子還能再說些什麼呢？這一切實在太好了，他感動得真想親一親那花白的鬍子呢。孩子側着耳聽，他的小伴侶們正在唱：

「我們是羣幸福的小天使，這裏是天堂。
這裏沒有哀愁，沒有饑餓……」

我們的孩子也踏着節拍附和着唱起來了呢，歌聲響徹在太霄，幸福的氣流在每一個小天使的心底激盪。

熟睡的孩子臉上掛着豐腴的笑，那兩隻瘦削的面頰透紅得像霉爛了的熟蘋果。

繁星在夜空裏閃着眼，它似乎也在望着流浪的孩子笑呢！祝福這孩子有一個永遠美麗的夢。

友 友

上了朱八嫁。

「味！這驢貨」。

捏了煙管嘶嘶兩口——是李家埭上的保長。

「他媽，難道就這樣賤，給下村的朱癩痢去揀。」

李家埭大家說來就不認了這丟臉子的堂客：「朱八嫁」。

但是，朱八嫁是有坐在轎命，癩痢又死了。在立冬的第一朝。

X X X
河里結着冰花。

淺藍的空氣里大家吐出一口乳白的氣，李家埭的坪上又攏着一羣孩子，他們在議着，這是昨晚在茶館里傳來的消息：八嫁真的八嫁了，說將被本埭上老黃娶過來。他們是預備一把鐵鋤，說這一次非叫她荷得來不可，第二：還要把桂花花的辮子縛住在人桿上抬；——這才是小雞種，誰知道是那支鳥入的——隻小油瓶。

那一天，河里凍凝像一條水晶玉石的帶子，孩子們沿着河岸是伸長了頸頸而着，「怎麼啦」？

「再不來，先去把「油瓶」拾得來，他媽媽的：不錯，他們要拿些顏色給八嫁瞧瞧，他們是忘不了在朱癩痢家門口插住了腰：「呸！總

有一天」。就是今天到了，他們是要報復挨過的一頓罵。

「對，對，我們去」。

「走」！一大羣孩子在茶館門前衝過去。帶的大束子，鐵鋤，竹槓子，荷着的荷着，有的把束子縛在自己腰里帶起了一隻下擺的角，奔呀奔的。

「嫂子」！

「呸！烏的嫂子！朱八嫁！

孩子的拳頭擊着朱癩痢家門：「出來」！

朱八嫁是在後門口，打扮得又是紅嘴白臉的，她是搨出一張拾元券在哄桂花的。「打前走。」

「媽，我不去」——

「不去怎麼啦！」

「不要去啦！」桂花低下了頭眼眼出着水。

「屁！不要去，不去你吃什麼？那來再給你錢」。

桂花是扯牢了她媽的衣角，頓住了腳。「我不要錢，我不去，……」

「你不去，啥扯住了我？」

「我不要爸爸。」

八嫁看了看天，回頭來望了望她自己親生的女兒，想了一想終於她撒去了桂花走着，朝着李家埭。桂花追上來，給一撒，跌了下去。八嫁走着。

爬起來，追上去；一撒，跌下去；走着。……

「媽——俺受不了爸爸……

桂花泣不成聲。

X X X
李家埭孩子羣找着了朱八嫁，他們是像發現了新奇的東西又啞了起來。

桂花是嗚咽着，她的辮兒是隨人揪着。終究，桂花還是回到了李家埭。

茶館門前老黃是站在第一個，後面，村長，李保長，一大團的還有些就是那些堂客，和抱着的嬰孩。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看，看老

老娘來搗蛋？你家屋里的老女眷幾回再嫁啦！」

老黃確是飛奔過來手攜着營救去了。孩子又是不服氣的把石子敲着門。「他媽！老黃也不是個貨。」

X X X
「老黃狗，我入你的，朱八嫁要九嫁，剋死你這老黃狗」

X X X
「會，老黃開門出來了，手

X X X
「八嫁」是滿數了。

X X X
里持着。孩子蜂擁的要衝進去，村長和李保長却走來兩聲「哼氣」和四個雞蛋大的眼睛把他們嚇散了。

X X X
孩子們是遠望着，孩子們在坪上指着老黃手里的鐵鋤在奇怪：「怎麼？怎麼鋤頭上掛着血」？……

X X X
李家埭上沒有花爆見响，從此也聽不着豬八戒的消息，說

本刊第一大會徵文當選發表表

本刊自開始徵文以來，承各界紛紛惠稿，非常踴躍。先後收到來稿，論文方面計共一百二十五篇，小說方面計共一百六十七篇，漫畫方面計共八十六幅。經多次審閱後，論文方面，請李權時先生評判，小說方面，請顧鳳城先生評判。惟論文方面之「新東亞的建設與中國」一題及漫畫，均無人選佳作，故付闕如。小說方面因無正選，故只有副選二篇，選望賜稿者多多鑒諒。茲將入選者台銜列後：

論 文

正選 論戰時國民生活…… 滄海

副選 論戰時國民生活…… 賈耀林

小 說

副選二篇：
一、潮濕的角落…… 鮑 犁

二、大地的鼓舞…… 林 京



自由談滄桑記

湘波

文

如果有人想寫一本近代中國文學史的話，「自由談」的始末我想也有一部份可以採納進去的，尤其是民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二十三年五月的一個時期，萬丈光芒，在新文壇，出版界，報界，和文藝園地裏，都受到了它極大影響。不久前，中報爲改換編制業見，把這張歷史性的「自由談」副刊移入中報日刊，這確是「自由談」本身的一個大變動——從每日的副刊變爲每月的副刊。

友

「自由談」，曾經是鴛鴦蝴蝶派談風花雪月的園地，曾經是「南社」同人對外發表作品好一欄，曾經是新文學家屢次展開「腸大戰」的沙場，曾經是介紹西洋文化專談人生趣味，科學知識的副刊，也曾經成爲「魯迅風」一派雜文家的堡壘，還曾經是……總之，從清宣統三年發刊至今，滄桑閱盡了，人事更換了，面目轉變了，中間雖也有過數度的停頓夭折以及受阻礙，被嘲笑，被罵，被圍剿但「自由談」至今存在，三十年悠久的歷史，使它成爲中國報界最著名副刊，筆者現在替「自由談」寫一頁滄桑史，該不算是沒意思的事吧！

自由談創刊於清宣統三年七月一日（西元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到民國四年三月十七日爲止，這時則是由王鏡根主編的，內容都刊載消遣品的滑稽

文字，在今日讀者眼內看來，似乎有低級趣味之嫌但當時看報者對報屁股只當爲茶餘酒後，躺在藤榻上隨意閱覽的東西，文字輕鬆趣味，原爲了迎合讀者胃口的。王鏡根辭去編務後，吳覺迷繼任，嘗一度徵求軍人詩文。以激發國民尚武精神，民國五年三月十一日吳辭職，「自由談」就在姚燭離主持下，改變了些作風成爲南社同人發表作品的園地，另外又闢了「自由談之自由談」，專刊閒話雜感之類小文章——這是「自由談」的第一期。這一時期，上海各報都沒有「副刊」一欄存在，「自由談」開了先河。

民國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起，「自由談」由天虛我生接編，天虛我生即錢塘陳樹園先生。端居隨筆云：「民國初元，王鏡根主報筆政，闢自由談一門，實爲副刊之濫觴，時陳尙在紹興縣署司文書事，公後餘暇，以所作黃金崇小說投

自述，文辭和玉梨魂類似，是民初一部頗享盛名的文言小說。天虛我生在主編第一日，就作「召請投稿家」一文，同年十一月增刊「新自由談」，民國六年

十二月十二日起開始刊登「家庭常識」，極受讀者歡迎，這些家庭常識後來都有單行本問世。民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又開「老申報」，內容取材於同時代申報所載小品文字，到十一月八日後，即時刊時輟，不久自動取消。民國二十七年申報復刊時，亦有「六十年前，申報一欄」，但已不附在「自由談」欄了。在天虛我生編輯時代起民國七年九月止，有某君投一製牙粉法稿件，簡單易行，於是創立家庭工業社，出品無敵牌牙粉，營業鼎盛，民國七年二月十六日登報招股天虛我生已一眺而爲實業家了，故以後的「自由談」編務，由申報總編輯陳冷血兼辦。陳君以「不冷」筆名寫「自由談之自由談」小文，異常精悍，以「景」筆名所寫小品亦楚楚有致。到民國九年四月一日，才由周瘦鵑繼任主編，結李了「自由談」的第二期。

從民九年四月一日直到民二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爲止，這十二年中的「自由談」編務始終由周瘦鵑主持，最初編制並無不同，至民十年始將「自由談」分爲「閑話」，「雜錄」，新聞拾遺，遊記，「餘滴」，「瑣錄」，劇談，等類，在一個新文藝讀者的眼光看來「自由談」仍有着舊派氣息，長篇小說最初是程瞻廈的一部滑稽小說，諷刺社會迷信不良制度，名「衆醉獨醒」，是受讀者歡迎，前後刊載六十回。民十年九月十五日，又刊登「圭」所譯偵探小說「劇賊誌實記」，這就是以前美國影

片「風流賊」故事，約登載二月餘，之後開始請名小說家畢倚虹按日撰「人間地獄」，這部小說雖多寫酒肉徵逐事，但筆墨極佳，且多影射民初實事，如蘇曼殊在滬，得葉稚鳳（影射葉小鳳）助，逃往日本，及五十三回「通客桐棺深蕭寺」一回，即寫曼殊病死事，均微而可信，此小說共載三四三天，到民十三年五月十日始刊畢，不久即出單行本。這時的「自由談」寫稿者，大抵是上海著名的投稿者，如沈禹鐘，張碧梧，徐卓呆，舒舍予，姚慶慶，范煙橋，程小青，胡寄塵，張枕綠，吳靈園，嚴美蓀，王一之，陳小蝶，金嘯梅，許廣父等，其中如舒舍予（即老舍）宋春舫等，後來都投入新文學懷抱。在周瘦鵑編輯期內每逢紀念日（如國慶，元旦，立夏，端午，中秋……）常出特刊，民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出「江浙烽火特刊」（有「受江浙軍閥患惠的人們」等文），十一月十三日出「戰後紀念號」（有「血淚一斑」，「吊瀏河戰場」等文）

那時候蘭芳正紅得發紫，此作述梅氏每日起居及朋輩詩文，現在梅氏重讀此文，或當會拈髭微笑吧。（二）繼「人間地獄」後，自民十三年五月十四日起刊載之長篇小說「海上蜃樓」，著者劉影即包天笑，這小說大部份是記蘇曼殊軼事，柳亞子「蘇曼殊年譜及其他」一書曾加以引證，天笑先生是蘇曼殊的老友，曼殊一生事蹟，天笑知之較詳（三

從民九年四月一日直到民二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爲止，這十二年中的「自由談」編務始終由周瘦鵑主持，最初編制並無不同，至民十年始將「自由談」分爲「閑話」，「雜錄」，新聞拾遺，遊記，「餘滴」，「瑣錄」，劇談，等類，在一個新文藝讀者的眼光看來「自由談」仍有着舊派氣息，長篇小說最初是程瞻廈的一部滑稽小說，諷刺社會迷信不良制度，名「衆醉獨醒」，是受讀者歡迎，前後刊載六十回。民十年九月十五日，又刊登「圭」所譯偵探小說「劇賊誌實記」，這就是以前美國影

片「風流賊」故事，約登載二月餘，之後開始請名小說家畢倚虹按日撰「人間地獄」，這部小說雖多寫酒肉徵逐事，但筆墨極佳，且多影射民初實事，如蘇曼殊在滬，得葉稚鳳（影射葉小鳳）助，逃往日本，及五十三回「通客桐棺深蕭寺」一回，即寫曼殊病死事，均微而可信，此小說共載三四三天，到民十三年五月十日始刊畢，不久即出單行本。這時的「自由談」寫稿者，大抵是上海著名的投稿者，如沈禹鐘，張碧梧，徐卓呆，舒舍予，姚慶慶，范煙橋，程小青，胡寄塵，張枕綠，吳靈園，嚴美蓀，王一之，陳小蝶，金嘯梅，許廣父等，其中如舒舍予（即老舍）宋春舫等，後來都投入新文學懷抱。在周瘦鵑編輯期內每逢紀念日（如國慶，元旦，立夏，端午，中秋……）常出特刊，民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出「江浙烽火特刊」（有「受江浙軍閥患惠的人們」等文），十一月十三日出「戰後紀念號」（有「血淚一斑」，「吊瀏河戰場」等文）

友

錢病鶴之時事諷刺畫，病鶴為我邑種興老畫師，作品頗為細膩，如民十二年六月十六日舊應端午節所畫之「今夏之新五毒」，以遼崗之警，雇川之市民，收買之議員及政客，軍閥為對象，於當時混雜政局，頗盡諷刺之能事。而民十四年所畫「新生風俗」，尤極精美可喜，堪與點石齋媲美。(四)民十四年一月三十日起，「自由談」改編為「自由談」，頗注意於軼聞故物，如紀念中山先生逝世之「哮喘追懷錄」，於總理逸事，頗多不經記載者。而况周儀(惠風)發標隨筆，談文藝掌故，也頗有獨到之見。直到二十年周煥鵬脫離「自由談」，改編本埠增刊，結束了「自由談」的第三期。

友

自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起「自由談」起了極大變動，它由最舊，轉變為最新的，從一向被斥為最落伍的變為最前進的，沒落的舊文人退出了，來了一批著名的新文人藝人物，且看一下「自由談」改變作風後第一天作品：

(一)黎烈文「幕前致辭」

(二)葉聖陶，謝六逸，冰瑩和星子四人的小品文各一篇。

(三)冰之翻譯短篇小說一篇。

(四)張資平長篇劇作「時代與愛的歧路」。(後未刊畢即停止)

黎烈文就是「自由談」編輯，那時他剛從法國回來，思想極新，史量才請他主編，當然是別具隻眼，但為了迎合另一些讀者胃口計，由周煥鵬主編了一張副刊「春秋」(創於民二十二年一月十

日，本埠增刊歸張叔通接編)，「春秋」所談，掌故也，人物也，遊記也，趣味也，記述也，考據也，軼聞也都是以前「自由談」作風。另一方面，「自由談」在新的風格和編輯之下，對於整個文壇的影響可不小，它簡直在全國報紙副刊中做了領袖地位，黎烈文拉稿本領頗大，魯迅，老舍(那時他已享盛名，譯者短篇「大悲寺小」即刊於「自由談」)郁達夫，曹聚仁，……都為「自由談」寫稿，魯迅的文章，如「說推」諸雜文，潑諷刺，尤為生色，他用「何家幹」，「雙子餘」，「長庚」，「洛文」，「丁萌」諸筆名寫稿，但不用魯迅筆名，這一方面固然是他表示願意為「自由談」做一名小卒。另一方面也因那時魯迅行動頗為當局注意之故。後刊的「自由談」，因為言論上的到處碰壁，不得不發出「只談風花雪月的啟事」，這樣一來，魯迅的文章就不再出現，後來魯迅把這些「自由談」未刊稿訂成「偽自由書」，收入「魯迅全集」，極為出名，讀者大概都早讀過。至於「自由談」因讀經問題展開的筆戰，曹聚仁的幾篇攻擊文字是頗為出色的，如「無經可讀」，「要迎古書再等一百年」等文，因為曹先生肚裏貨色充足，引經據典，立論極為讀者佩服，曹先生實可謂「自由談」的忠實投稿者，幾次著名論爭，如大眾語問題，學生必讀莊子問題，(施蛰存和豐子餘的筆戰)，歷史小說問題，幽默問題，他都發表了不少文字，後來全收進了「筆端」和「文筆散策」二書

另外，「自由談」因為注重雜文，所以提拔了不少新的雜文家，像唐強(他在「自由談」所刊文字，全收入「海天集」)，作風極潑刺，曾被讀者誤認為魯迅手筆(孔另境「雜文收入「莽聲集」，至於郁達夫的文章，一部收進良友出版的「閒書」，錢杏邨的小說談收進「小說閒談」，施蛰存文字，一部附在「燈下集」裏，其他各家文字，大抵出單行本。「自由談」創於二十一年冬，到二十三年二月十八日起，每星期日的篇幅讓給了「婦女園地」，同年五月九日，黎烈文去職，政山張梓生編輯，燦爛之極趨於平淡，終在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宣告停刊，十一月一日，申報不再刊「自由談」副刊一映准讀者眼目中了。——這是「自由談」的第四期，也是最有生氣的一期。

以上是事變以前的「自由談」始末據胡懷琛的統計，自發刊到停刊，首尾共二十五年實得二十四年又約三個月。申報於民二十六年冬停止出版，旋遷港發行，民二十七年十月十日，申報在滬復刊，第一日出十多張，洋洋大觀，聲勢煥赫，「自由談」也以另一新姿態新生，主編是王任叔(筆名有「入戒」，「屈軼」等)，手邊洽巧有這舊的副刊創始號，且看一下目錄：

(一)編者：「復刊獻辭」

(二)風子雜文「爭取自由」(風子即唐強)

(三)另境的「新生」(孔另境)。

(四)白屋的「簡單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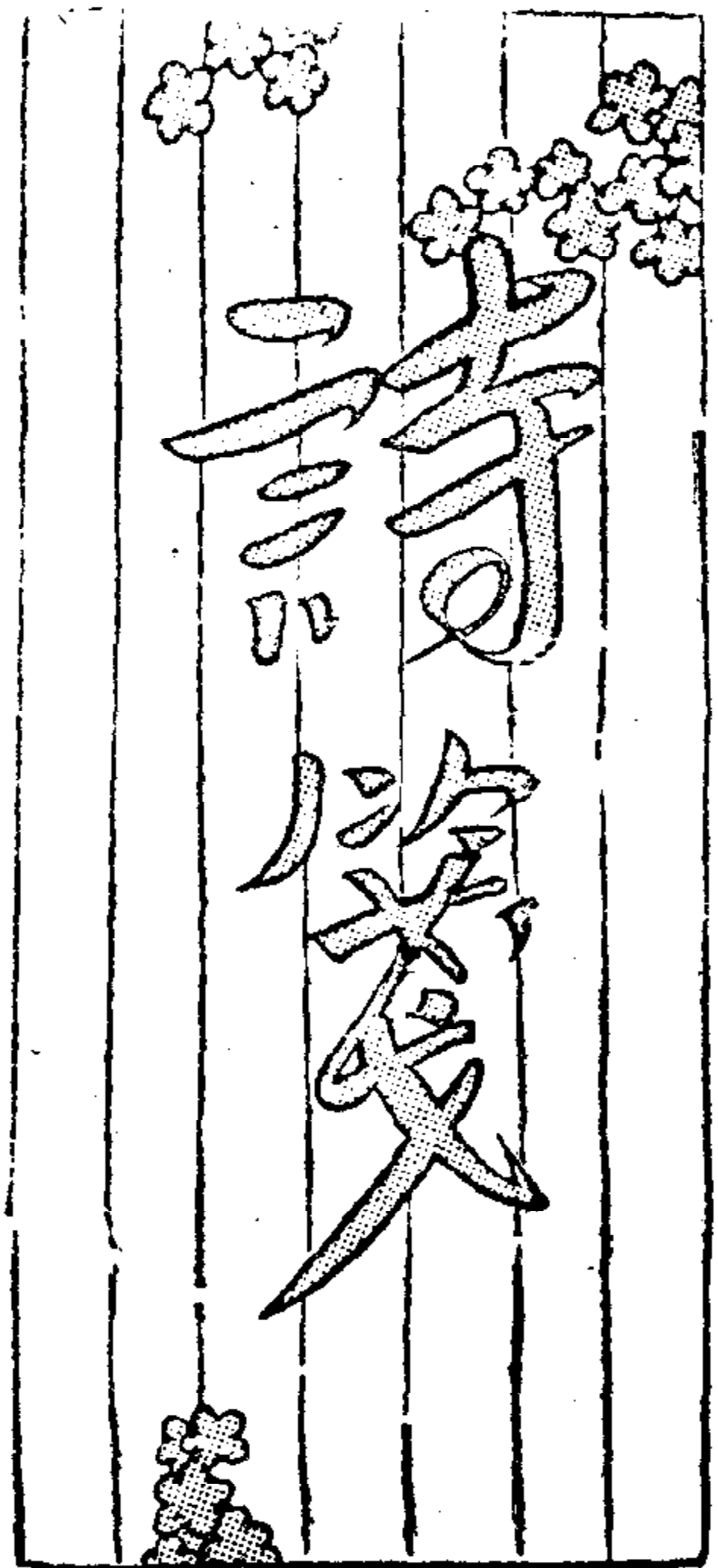
王任叔編輯則難僅數月，但極進步，對於雜文提倡尤不遺餘力，「魯迅風」的氣息頗濃，在滬名家都為寫稿，如鄒嘯(趙景琛)，鍾望陽，錢杏邨(鷹準)，文載道，周木齋，劉大烹等。不久改胡山源編輯，水準略低，寫稿者大多是青年學生，朝氣蓬勃，當時如丁諦，文宗山(即吳崇文)，何成君，錢介青，等寫稿最多。長篇小說「王家港」，寫作技術，似乎並不高明。年餘後，由黃嘉音接編，專刊西洋風味小品，科學趣味，似乎流於「西風」一派，一直到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為止。這三個階段，我把它併成了第五期。同時那張「春秋」，所刊文字也多現實題材，及特寫文字。這一期中，所載的長篇小說，附在「春秋」欄的有鷹準的「桃花源」，包天笑「雨過天青」，顧明道「章臺柳」，附在「自由談」裏有「雨夜槍聲」(程小青)及秦瘦鷗的「秋海棠」小說。

民卅一年復刊的「自由談」，恢復了民廿八年間「春秋」的面目，對社會問題甚為注意，小品文也加以刊載，但不久又變了風格，所刊文字，關於青年修養的一方面尤多，直到最近，申報為了篇幅關係，除把白茅文藝週刊附在星期報刊上，這些簡單事實，姑且算作「自由談」的第六期吧！

附：本文所記除一部份為筆者所知外，尚參考下列兩種材料：

(一)上海通志館：「上海研究資料」中寄塵「自由談的始末」一文。

(二)筆者家藏自由談合訂本十六册(自民十到十四年)



靈肉交響樂

黃軍

患着神經的失眠症，
絕崖上囁語的生命。

我的靈啊？
快隨我來，
我的肉啊？

但我有靈，
我也有肉，
所以我激怒，
向世界招手。

聽我安排；
但是孤獨的，
勞苦的，
也是激怒的，
狂舞的。

雖然我孤獨，
人類在爭吵，
雖然我勞苦，
世界在紛擾；

患着傳統的感冒，
不自由的呼吸，
患着時代的瘧疾，
按不住的戰慄，

這是我不能遺棄的，
也是我不能離異的，
因此，人類給我以
靈的鐵檻，
因此，世界給我以
肉的鎖環，

要我跌入煉獄，
要我生命潰爛！
可是我不屈服，
我將絕崖把住，
同時我要反抗，
我向世界抓撲。

我是孤獨的
一支小臘燭，
我是勞苦的
一隻小蝙蝠，
向人類激怒，
向世界狂舞。

我要脫掉
傳統的軀殼，
我要闖出
封建的門戶。
憑着血，
憑着力，
揮一柄斧，
搖一支耨。

不是肥沃的農場，
而且我的希望，
不是禾尖的新黃，
我需要捕捉的，
我需要毀滅的，
不是草尖的螞蚱，
或是檐頭的蛛網。

因此，我要讚美，
靈是一支小臘燭，
肉是一隻小蝙蝠，
自己照耀自己，
自己向前去飛。

我沒有哲學的修養，
我沒有宗教的思想，
我發不出理論，
我寫不出文章；
只能紀念泰格爾，
不能考據唐三藏。
我又不能安心，
在書齋裏喝茶，
摩賞明清小品，
澆滅自己的火氣，

抱着死寂的靈魂。

雖然這生命是貧乏的，
是受着制度所虐待的，
可是我不慚愧，
這是我的寶貴；
我的生命是怒潮，
只管流去不流回。

我激怒，
我狂舞，
只作無情的痛擊，
不作無恥的慶祝！
我不學李白，
我只學尼采，
要枕着骷髏，
讀一部血書。

我要看到，
人們在爭，
人們在殺，
在黃昏裏流血，
染透一片風沙。
我要聽到，

人們在哭，
人們在笑，
望着未來的圖案，
點着現實的色調。

於是我需要，
靈內的冒險，
生命的爆炸，
山崩海嘯的，
向地球拍打！

沒有爭殺，
沒有哭，
沒有黃昏，
沒有霧。

人們狂怒，
天地翻覆；
握不住，
這洶濤，
這裂土！

這偉大的犧牲
這偉大的代價
我這偉大的冒險，

我這偉大的爆炸。

我有愛嗎？

有的。

我有恨嗎？

有的。

愛是我的靈魂，
恨是我的肉體。

但我愛的

不是學者的雄辯，
不是專家的文獻；
是塞北的大地，
是江南的空氣，
是沙漠上的駝鈴，
和都市裏的垃圾。

而我恨的
是廣告手型的技巧，
是留聲機式的說教；
那迂腐的歌調，
那阿諛的喇叭，
那滴着眼淚的哲學，
和流着鼻涕的文化。
我愛希臘，

我愛羅馬，

我愛尼瓦河的雨聲，

我愛登巴黎的鐵塔。

但北平的清代故宮，

上海的文藝沙龍，

都不是我所愛的，

愛在生命的囈語中。

我愛！

我恨！

我憤怒，

我苦悶。

我在靈肉交響，

我在心悸亢進！

於是我奔放，

在人羣裏動蕩，

同時我狂舞，

在大地上跌臥。

沒有伴侶，

我孤獨，

沒有休息，

我勞苦。

我是畸零者，

追的是光，

求的是熱。

向艱深裏探測，

向艱難裏摸索，

這是我的大胆，

靈內的冒險。

我的靈啊？

來罷！快隨我去

作偉大的冒險；

我的肉啊？

來罷！聽我安排

那偉大的爆炸！

落 葉

江 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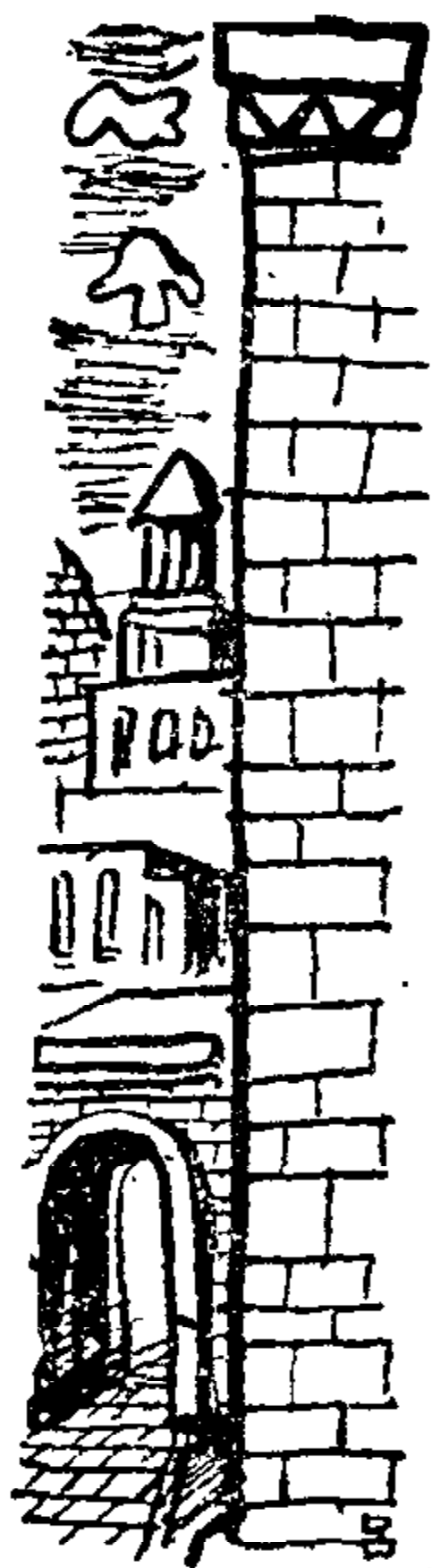
褪色的陽光下，
一小片淡淡的黑影。
輕捷地掠過。
一瞬眼：
黑影杳然，

堆上灑了一片落葉。

行 列 頌

克 幻

多麼壯美的行列啊，
在大街上向前走來。
行列像是一條蛇，
不，那是龍，
飄飄的旂幟是突出的角，
它在前面做領導。
得得得，馬蹄聲響了，
沙沙地步伐掩沒在鼓聲裏。
一隊過去，又來一隊，
嘹亮的號子吹得多激昂，
行列壯美地前進着。
隊伍裏的人個個挺着胸脯，
他們肅穆地閉緊了嘴唇。
行列雖長，路比他們更長，
鼓聲永遠在耳邊響，
行列是走過去了。



黃葉小談

鮑佳木

文

友

屈指算來，已是十三年以前了，筆者因為偶爾的機緣，暫時跳出職業圈子，頁及到了杭垣，得與我國名散文家鍾敬文氏結為師生之誼。在校兩載有半，承鍾氏教誨獎掖，到現在還深感師恩如山。鍾氏的散文，以沖淡輕鬆見勝，我尤愛讀他富有田園况味，牧歌情調的幾篇東西，如「花的故事」、「黃葉小談」等；筆者不敏，不能寫述那樣成熟的作品於萬一，而且，出了學校以來，在造書的工廠裏一住就住了十年，興趣已由文學而轉變到各科知識，以後也把我的生命奉獻於讀物的製作。兩月來本刊編者幾次囑撰文稿，苦無以應，這幾天來，每晨由康定路的家裏走向靜安寺去，電車，一個人在靜僻的膠州路上匆匆地走，兩旁的行道樹，金黃的葉子綴滿樹梢，陡的使我憶起了昔日所讀過的「黃葉小談」。

那篇文字。現在，就讓我來套用鍾氏的題目，對黃葉並兼及紅葉，試作自然科學的說明；不過拙劣的文筆，恐終將辜負了這應幽美，這感動人的標題——「黃葉小談」！

黃葉與紅葉，在季節上幾乎是同時出現，而且從表面看來，似乎是相類似的東西，但自來在一般文人雅士的觀感上，却有着不同的情調。鍾氏在他的「黃葉小談」裏，曾把黃葉譬作清高的隱士，紅葉則為豔妝的美人，並引古人「停車愛看霜林晚，楓葉紅於二月花」的詩句，說紅葉的氣味有些近於女性的春花。而對於黃葉，則絕不能引起人們心頭的綺意芳思，所以出現於詩人筆下的歌詠黃葉的詩，如黃漁洋的「晚趁寒潮渡江去，滿林黃葉雁聲多」，「青山初日上，黃葉半江飛」，「數聽清磬不知處，山寺晚啼黃葉中」。蘇東坡

的「扁舟一櫂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等等，在在都顯現着一種孤冷清寒或零落衰頹的情懷。

被詩人贊美作「楓葉紅於二月花」的紅葉，在我國各處，一般地說，可說到處都有；像南京的棲霞，杭州的中山公園等，楓樹成林，且已成了有名的觀楓勝地。不過紅葉因為祇限於楓，柏等樹，所以究不及黃葉的普遍。就在這個大都會的上海，每當秋冬之交，也可見兩旁的行人道上，黃葉滿樹，使少與自然界接觸的都會人士，見了颯颯黃葉，也知時令的轉換，而引起對秋冬的一種淒涼肅殺的感覺。一朝寒風起，從樹上飄下了遍地的黃葉，一般穿紅背心的清道夫們挽着小車，執着大帚，在執行清掃落葉工作的情景，已成了年初冬時節的都會馬路風景。

黃葉和紅葉的發生，都是植物的生理作用之所致，這是宣告葉將凋落的特別標識。我們知道：樹葉是靠了綠素同化作用而成綠色的，在那構成葉的細胞中（表皮除外）有着許多叫作葉綠粒的小粒，其中的綠色叫作葉綠素。葉綠素，又是由葉黃素和葉青素兩種顏色的物質配合而成的，這正跟國

畫裏的綠色，可由藍與藤黃配成一樣。

時令到了秋日，天氣漸漸寒冷，落葉樹的根的吸水作用衰退，爲了要準備度過這嚴冬，樹木必須把無限制蒸發水分的葉子加以撇棄，而作爲撇棄樹葉的前提的，是葉中所起的一種變化。這就是在枝與葉柄的界面上，先生出了「離層」的隔壁，用以防止枝間的水分流入葉子。結果所及，葉質發生了變化，葉綠素逐漸分解，最後，便祇殘存着葉黃素，而產生出金黃色的黃葉來了。

但是像楓，柏那樣的葉子，裏面含有糖分，這是造成紅葉素的基幹，在黃色中攪雜了大量紅色，就顯現出純赤色的紅葉。這紅色素的造成，也是爲了寒氣的侵襲。在秋天，白晝大都風和日麗，有些像小春天氣，但晚上往往有霜，氣候在程度上正與日中相反，這是最易使楓，柏葉中的糖分起變化而成紅色素的因素。所以一年四季豔麗的紅葉出現，祇限於日夜晴朗的秋日。而在相同的樹上，紅葉又都是由樹梢先行開始，貼近樹枝下方的所在，色彩便比較的黯淡。盆栽的紅葉樹，在晚上大多放在室內，這正與野外的楓，柏達到連

日秋雨相同，因此牠的顏色和風姿，決不能長得豔麗而耀眼。

在熱帶地方，不像我們中國那樣，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但大別之，也可分爲兩季，那即是佔時間約半年的雨季，以及連朝晴朗，爲期約半年的乾燥季。這跟我國對照起來，前半年恰恰等於由春到夏，後半年是由秋入冬。在那兒，每當乾燥季節時，也可發見若十的紅葉，不過終不能像在溫帶地方的紅葉之能蔚成大觀，而引起有閒仕女們的如醉如癡的觀楓忙。

紅葉的成因與黃葉相同，也是由於水分的缺乏而起的，因此，就是在盛夏時節，綠蔭如蓋，但其中如有一小部份的葉子因葉脈的切斷（如受了蟲害等），以致阻絕了水的通路時，在那葉子達不到水分的地方，便漸漸的轉成爲紅色。

在春夏兩季，我們踴躍於野外的楓林柏樹之間，偶爾也能發見少數的紅葉，就是基於上述的緣由。

第一次大徵文當選小說

潮濕的角落

犁 鮑



我的職業是代寫書信，爲不識字的苦同胞們傳遞着他們的心情和痛苦。

幾天來很炎熱，我真有些經不住太陽底威脅；尤其是在郵局門口那一點蔭涼也沒有的地方。從牀底下尋出一把破旱傘，修理一下，撐起來總能遮一點陰影的，

同屋的周墨林出去了，他最近剛剛找到職業，是給一個慈善機關推捨水的水車；並且代寫書信。他上過小學，但寫信原不會的；和我住在一起的原故，一來二去的學會了幾個套頭。每天一早他就出去上班，推着水車轉幾個地方到傍晚才收車；整天晒在太陽底下，月掙七十元，告假一天還要扣二元

三角三分錢。——我不得不懷疑所謂這「慈善」的技倆。

周墨林底性格彷彿有一些憂鬱，對一切世事都像有些傷感，他是不大滿意於自己底現實的；但他對自己底前路還像是有着希望。

「怎麼？就這樣活下去嗎？」他不時地對我說，說這話時那深陷下去的眼睛常是凝視着我。「活的不能再有點勁嗎？永遠是這麼活下去，不成人！乾脆，死了吧！你說，就這麼吃一輩子窩窩頭嗎？總給的當牛當馬似的混下去。父母養了我爲了這個？那麼何必不多養活一隻牛或馬呢？」

就是對國家，他也是這樣：「中國就這樣下去嗎？不成

的，還有那麼一天；到那天我也不會吃這又腥又臭的窩頭了。媽的，胃口已經壞了。……」

時常他一個人呆呆的癡想着好多事。

和周墨林一樣的有着憂鬱心情，但性格並不相似的是丁瑞福，他住在我們屋子的隔壁。娶了一個從不出怨言的老婆，她是僅以幾聲嘆息作爲生活的解釋的女人；她爲他養活了五

個孩子，一直活下來的僅有二十個。生活的逼迫，使他老了二十年，他很怯懦，對任何冒險事都退縮；不，這是因爲良心常對他下警告。他不會作壞事，他沒有壞心，但他却有一個頂壞頂壞的生活；他很安貧，他老婆也很安貧，以致他底兒子。有一次臘月初八，他二兒子鬧着要喝臘八粥，被打了一

巴掌，聲色俱厲地申斥着；

「你不配！你沒有那麼好的爸爸！」

打完了孩子以後，孩子哭了；許是他認爲孩子無辜地被打了，他忽然也掉下眼淚來，竟拖起孩子抽抽着說：

「都怨爸爸，沒有錢，好孩子，爸爸錯打了你；你原諒爸爸吧！好孩子，你給爸爸爭口氣，長大了你掙錢給爸爸買臘八粥喝。……」

這個家庭的空氣，就永遠是這麼不爽快地。

剛剛把早傘修理好，聽得丁瑞福在他屋裏又唉聲嘆氣起來；頂小的還在懷抱裏的孩子哭着，想是吮不出奶水來了。

「這日子可怎麼過？還得給他們錢；媽的，這不是逼窮人死嗎？怎麼活？怎麼活？……唉！」

「唉！只見糧食漲，不見工錢漲。」

稍安靜一會，丁瑞福到我屋裏來；手裏拿着一個小紙條。

「王先生！」他苦笑着說：「我這月錢是怎麼算的？您看看，怎麼幹了一個月還欠人家的錢。……」

我接過那紙條，原是張薪水清單；上面印着表格，這樣寫着：

公禮三元
浮借〇
備金一元八
配給玉米麵一袋六十二元
配給麵四元二
預支薪金十五元
原薪八十三元
共扣八十六元
淨付（欠）三元

「王先生，上面都寫的是甚麼？您看看，怎麼我反而欠他們的？」

「唔！是的，你欠了人家三塊錢，你聽我說給你：」我把單子上的支出項目都給他解釋了，他弄得很清楚，然後我說：「這些不是八十六塊嗎？你掙八十三，不正欠人家三塊嗎？」

「這，這，唉！」他接過那單子：「窮人怎麼活着，要不是老婆孩子一大幫，非跳河不可了。」

說着走出去，憤激地；一個憂鬱的背影消失了。「這不能翻身的弱者啊！」我想着。

當三等警上的吳永興還沒有起身，雖然太陽已經晒到了他屋子的窗戶上。在我們這個潮濕的角落，他的生活是最優越的，他利用自己的職權，滿足了他一切的需要；有時，那是極不新鮮的事，他一天的收入可以超過丁瑞福或周墨林半個月的薪水。在這個破落的院子裏，我們所吃的是豆渣，豆餅，仁果餅；山芋麵的窩頭，綠豆麵的前餅，黃豆麵的餛飩。而吳永興吃的是白麵饅首，糯米乾飯。

人們都不大惹他的，就連他太太不大敢惹；他行爲的不檢點，別人是敢怎樣的。他調戲女工，樓女招待親嘴，住妓院玩審姐。——他太太當然是

女人，女人的酸性作用總是有
的；因而，他們拌嘴吵架是很
普通的事。往往屋裏的擺設，
磁器，鏡子都會摔得粉碎，最
厲害有一次把茶壺從窗戶擲了
出來，玻璃和茶壺自然都碎了
；第二天吳永興又提來一個新
茶壺，當然，這壺是未準就買
來的。

每天清早，吳永興都是提著
一大捆菜蔬回來；東家雜鋪拿
棵大蔥，西家雜鋪秤斤土豆。

——這樣，他們底生活真不比
小銀號經理壞到那裏。

他還沒有從坑上爬起來，便
有聲無調地哼著：

——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
臥：

架上雞，驚醒了，夢呵裏南
柯：

聽戲，他當然是特許免票；
曾有一次因為戲園茶房招待不
周，他糾合了十幾位弟兄去砸
園子；踢桌子踹椅子，茶碗飛
上舞台。剛出場的關雲長見勢
不妙又跑回去，原來他也怕一
個三等警士。

他起身以後，臉也不洗的就
鑽進澡塘子，燙完了澡以後，
出來一轉角進了豆腐房；兩毛
錢一個的燒餅果子吃了五件，
擲下三毛錢便算「清帳」；夥
計們還滿臉堆着笑臉讓著：
「您帶着吧！不用給了！」

「甚麼東西！」周墨林常在
背地罵著他：「一個臭警察，
才不過是；難道還要坐包車不
成。真他媽的，覺得自己怪不
錯的了，簡直，哼！甚麼東西
！老百姓的下人，給人家看馬
路的。」

「這個社會，」他又感慨著
，「像是長滿了惡瘡的腦袋，
簡直是沒有一處不腐爛了；就
連一個警察——不過是一個維
持地方治安的小警察，居然已
經慣使了種種壓迫和擄取的手
段，更何況……；反正，他媽的
小民總是遭殃的。連他媽的太
陽都像變了色啦！」

中午的時候，我去郵局出攤
了；帶着修理好的洋傘，支
起來正好遮住陽光。剛剛把「
代寫書信，翻譯電報」的牌子
擺好，就有人來找寫信。我問
着：

「給誰寫信？」

「家裏。」說者掏出一封信
：「這是來信，您看看。」

我抽出信紙，上面歪歪斜斜
地寫着，墨水不黑；當然，錯
筆劃的字總有些個：

夫君：前天一函，想已
收到。家裏現在實在不能住
下去，地裏莊稼都旱壞了
，糧食亦很難買，更時常
有甚麼捐稅，村子裏好多

人都去關外了，我們想去
天津，不知能養活不？母
親的咳嗽又犯了幾次，你
若有錢，務必匯幾十來，
因欠永德堂的钱早該歸清
了，前些天從大王村借來
一斗棒子，才不致餓着……
：「

「您告訴她，」他說：「千
萬別來，我現在的事情不好，
拉了不少虧空了，這回給她匯

的；我們要活着。爲了活着，
當然，顧慮不了許多。不替怎
樣，堵住嗓子眼是辦不到的，
我們必得喘出一口氣來，而並
且還得嚙下東西。」

「老天爺也像是對這個世界
傷心了。」他又說：「大地竟
收不出麥粒來，不是發水，便
是旱，怎樣的一個年景啊！終
會有那麼一天吧！太陽把這個
地球燒成灰……」他像是噁

了的時候是忘掉好多痛苦的；
我們不該太苦惱自己。國家，
社會的事，由它去吧！」

酒後的話越發多，有時說得
使人對現實不得不暴棄的。

糧食越發貴的時候，我們喝
酒的日子越發少了。

丁瑞福病倒了，原因是吃了
黃豆麵的餡餅。

白麵是甚麼滋味，好像我們
都已經忘記了；棒子麵的窩頭
都是揀了豆餅砂粒；裝在
胃囊裏的都是從前喂牲口
的。當人們在早晨奔波了
無數的米麵鋪而手裏仍是
提空麵口袋時，從飢餓的
眼睛裏，冒出悲憤這個人
世，而想毀掉這個人世的
意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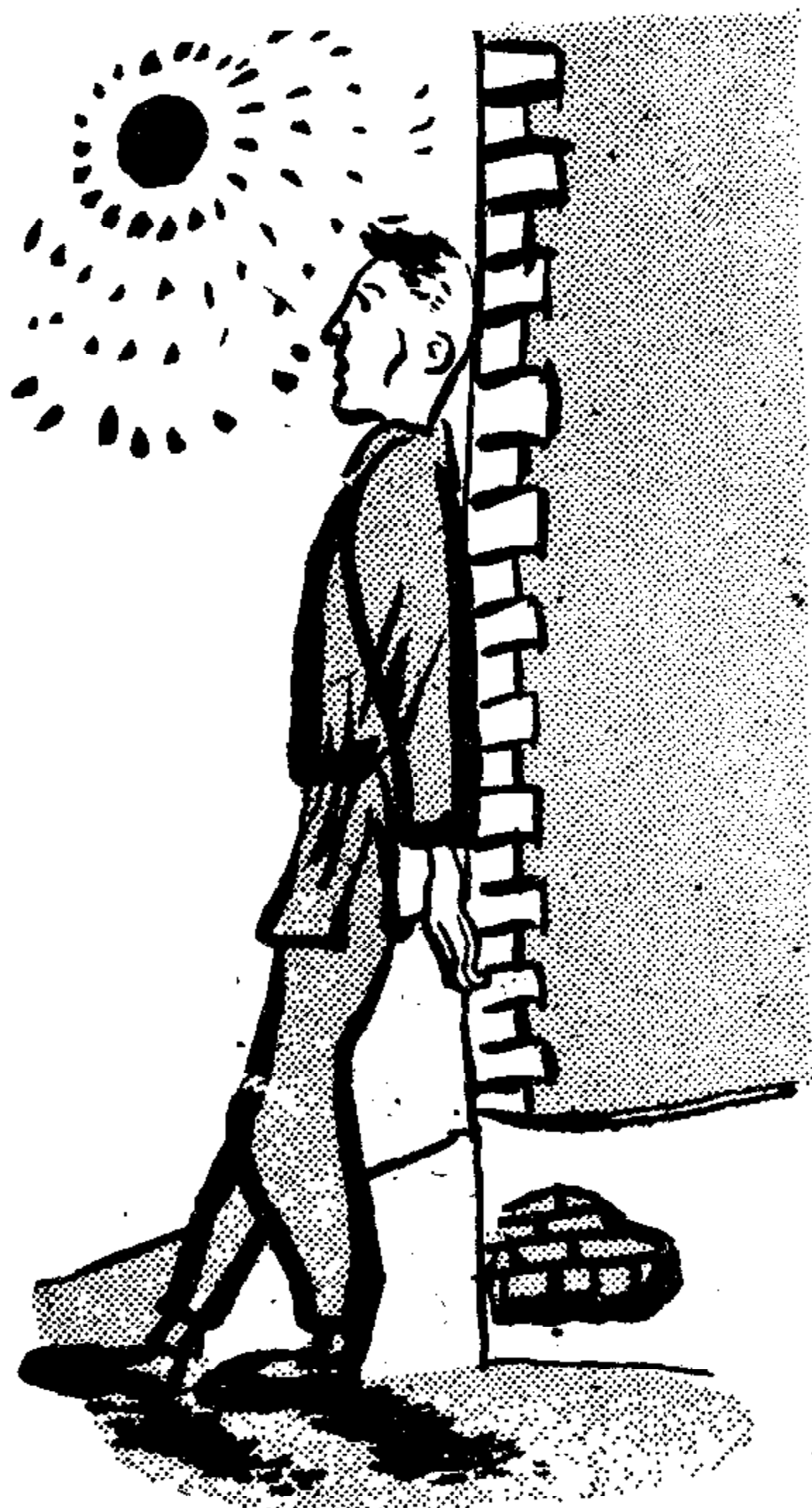
三等警士吳永興仍然吃
着他的白麵饅首，不時更
對丁瑞福譏諷着：

「這羣豬，真不如死掉兩口
。」

周墨林聽了很氣憤：
「豬？哼！他忘了他是狗！
」他却不敢大聲喊，只不過是
對我小聲牢騷着。

正如他所說吳永興像一條狗
，而是條僅認識衣服華麗的狗
。我記起有一次他錯打了一個
衣飾很樸素的行人，但那人是一
個甚麼科長，因沒有帶出

最近，這類信寫的最多，可
以清楚民間的飢苦；想起有一
次在火車站看到一幫一幫懷着
滿腔希冀的難民，我心悸了。
我記起周墨林對我說過：
「不替怎樣，挨餓是辦不到



「連太陽都像變了色啦！」他倚在牆角囁語着。

語着。

常常他就一個人倚在牆角冥
想，像是在懷念一個亡人似的
；我熟悉着他底苦臉。

偶而，他發發議論而後，默
默地一個人走出去，去的地點
常是河沿或開窪；他逃避經過
繁華的街道。

有時拉着我底衣袖：
「走，老王，喝一杯去，解

解

徽章，他便打錯了人；結果險些被革職。自那次以後，再打人就他小心得多了，只不過對那些洋車夫小販示威；當然，打他們是頂保險不過的了。

「一隻狗坐在汽車裏！」有一次周墨林憤然地說：「吳永興也要老老實實恭恭敬敬的給打道。」

他底話使我想起住在我們旁邊的一個開妓院的胖女人；豪華美麗的衣服，裹着她那癱腫的肉體。她永遠受着一般人的恭維，就連三等警士吳永興對她也是有着好感的。她像是已經經過了四十歲，女人的黃金時代是過去了，但她還蘊含有一種風韻；足以讚感男人，而動搖男人意念的風姿。年青時所慣用的嬌聲嗔怒手段，此時她仍沒有忘掉，說話永遠像吵架

友

；不是一清早被她說話的聲音把人吵醒，就是晚間被她吵得不得安睡。

人們從來沒有改變對她的稱呼。——一向都是稱呼她為「二奶奶」。

她未曾生產過，在十九年前以十塊錢從一個窮人家買來一個男孩，一直被她養育着。當然，他是承受着她底一切的，自小便受着街坊鄰居的愛戴和恭維；大家無不羨慕他底優越境遇，都說他是「好命的」。

但，他却不安於他底環境，他看不慣他底環境；他憎惡他底家庭，更憎惡他的母親。因此，他們常吵嘴。

她為他起了一個貴族化的名字叫「金玉柱」，中學已經畢業了；在家賦閑着，母親的溺愛不叫他去社會碰釘子。為他

娶了妻子，他底妻子就要分曉了。為這事二奶奶很歡喜。

但他並不理會這事，彷彿他為他母親生了孫子是件恥辱的事似的。

周圍的人對金玉柱大半都不了解，一致認為他被賣到這個關家庭應該安靜的享些幸福才是。俏皮的三等警士，更會諷刺的說兩句白口：

——三一小架
五一大架

「這孩子，」人們對他總是誹議着：「是短揆餓呀！要是在他自己家裏，哼！連豆餅也混不上的；你想，要是有吃的，當初他還會賣給金家嗎？」

但，金玉柱並不以被賣到金家為光榮。
一天黃昏，周墨林領來一個身體魁梧的雄糾糾的漢子。

「老玉，這是我老鄉。」他給我介紹着：「李金標，在軍隊混了有二十來年了。」

彼此客氣幾句，周墨林繼續說下去：

「他在一個小客棧裏住着，開費是很大的；我想以後叫他搬到這來跟咱住在一塊，老王，你看成不？」

我同意着。我們又談了好多話，知道他和周墨林原來是光屁股時代的夥伴兒。

「我們的軍隊散了。」李金標說：「我到天津來，倘不是現時下糧食貴得兇，我手裏的錢甚麼也不幹可以坐着吃上一年的。如今不成了，這樣吃下去，只能將就幾個月了；所以最近我不能再這樣下去，得想想出路。今天碰見周墨林，他勸我來和你們住在一起，我很

高興……」
第二天，他便搬進來了，沒有多少行李。

很快的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和周墨林三個人晚上總是談得很晚很晚才睡去。

「我上過五十七次前線了。」有時，李金標對我們談起他自己的事情，那是聽着絕不致厭煩的：「告訴你們，真托老天的福，就沒挨過一個子彈；

只有一次有一個飛子從耳朵旁邊飛過去。當然，沒挨過一個鎗子在你們身上並不算一回事；不過，你要知道，那簡直是在雨裏行走，竟連一個雨點都沒有打在身上；而且，是五十七次，我記得不錯的，是五十七次，我總要看看我這一生能

經歷過多少次戰場。……」我和周墨林表示驚訝的搖一搖頭

診療科目

內科、外科、皮膚泌尿科、產婦人科、兒科、耳鼻喉科、眼科、齒科、X光線科

福民醫院

上海北四川路一四二號

福民醫院

分院

各料接續 電話四六三一三……七
恩園路八三八弄七號 電話二〇七九一

友 文

他又說下去：
「看見自己四周的弟兄，好多都中彈了，有的已經死啦。腦漿子，肚腸子都流了出來，人躺在血裏，摸摸身體還有溫暖。有的忍痛在掙扎，最後的一口氣，他心中該是甚麼滋味呢？就連我也忘了自己是活在陽世還是陰間呢！」

「我打過衝鋒，」他說得興奮時，唾沫都噴出嘴來：「要着大刀的衝鋒，那真想來很怕的；後面喊着『殺呀』『前進』，你就不用打算後退，後面的人像潮水似的向前推着。真是紅了眼了，像是餓狼見了人似的；全身的勁頭在腕子上，腕子上的勁頭都在刀刃上；早忘了東南西北了，脖子也好，腦袋也好，肩膀也好，腰也好；砍下去就像切瓜似的。……發出悽慘的聲音，血冒出來，人倒下去。……」

「我姐看見了我一個最好的朋友，被敵人一刀刺穿了胸膛。……」他似乎說不下去了，眼裏有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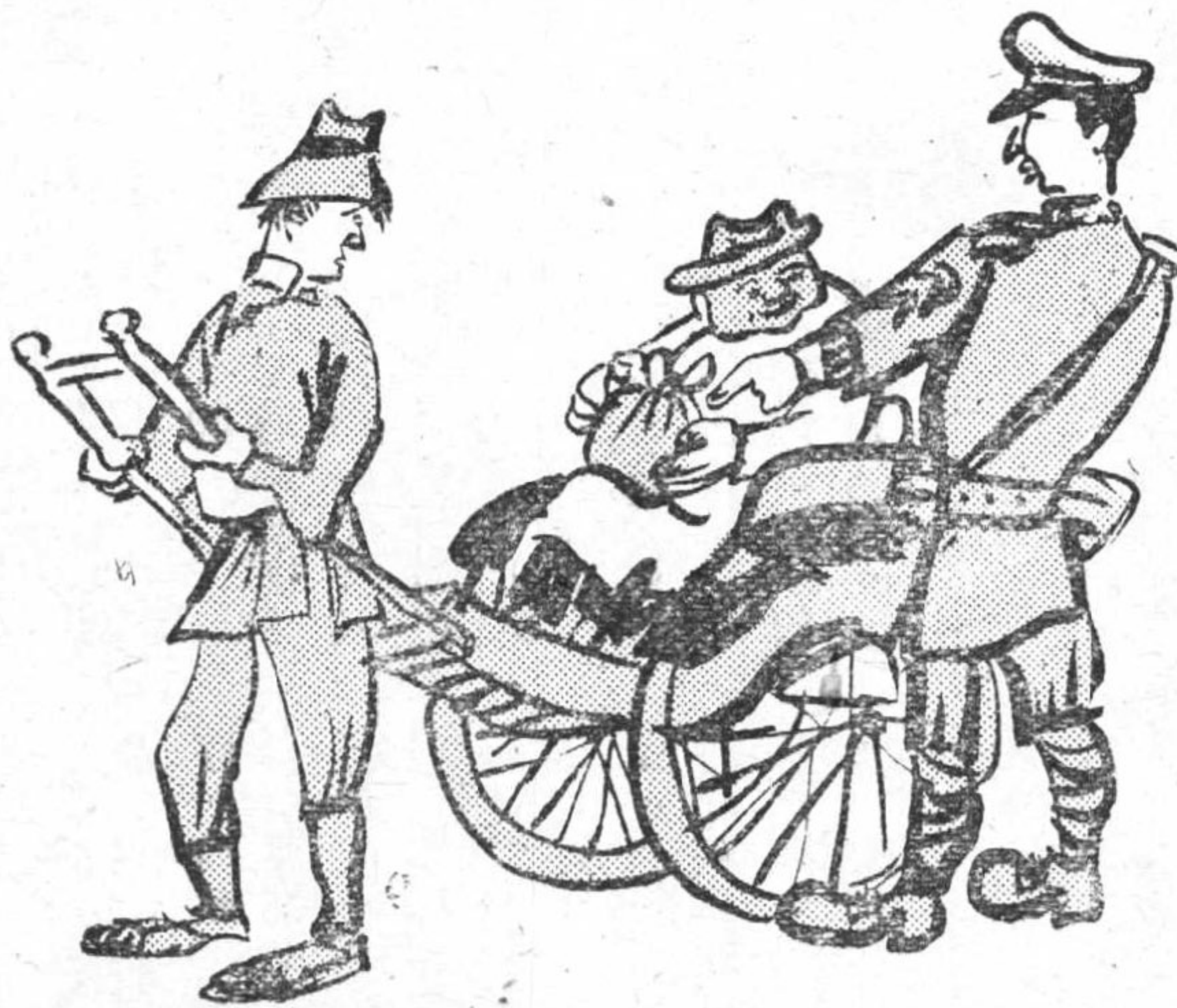
聽他說着，我彷彿也置身於戰場了；混身有一些戰慄的感觸。每當他講到無數的勇士為炮火撕碎他們屍體的情景，我底血沸起了。
「人與人之間就是如此殘忍

嗎？」我說着，聲音彷彿有些顫抖：「唔！這就是科學的進步？還是聰明人的得意傑作呢！我想不明白，黑下白天的科學家們研究着，難道只不過是爲了犧牲人類？倘國家與國家之間需要存留爭強，比賽科學的發明不已經就夠了嗎？何必拿人民來作賭注呢！既然現在的戰爭是機械的戰爭，那麼就應該避免流血的。就賽每年開運動會似的，各國比賽誰的大炮射的遠，誰的飛機飛得高，誰的炸彈擲的準……不已經能表示出勝敗了嗎？若戰爭的目的是爲了擴大領域的話，以土地做比賽的錦標好了。……」

「並不如你說的那麼好聽吧！」李金標說：「比賽和鬥爭並不是一件事；好強是天性，如果承認人也是動物，到哪裏也少不了爭鬥。」
「人類是最聰明的動物，其實，也最傻。」周墨林說着：「聰明或智慧都是有毒的，想的越多，這世間越不能平寧活下去。」然後，躺在坑上不再言語地睡去。

若是偶而在黃昏的時候，李金標常是提議着：
「走，喝幾盅去，腰裏的錢還夠痛快一下的！」
總要經過吳永興的崗位。……

「三位一體呀！又灌貓尿去嗎？」他說着，大家笑一陣。偶而，吳永興在道旁攔住了坐着洋車帶包袱的行人：
「站住，包袱裏是甚麼？」
「毛線，您啦！」
「回去。」
「副爺，您……」



(「?麼甚是裏袱包!住站」:喊察警)

「都叫他們弄壞了的，」李金標說：「使人民對拿着槓槍桿吃官麵的都不當好人了。」
「終有一天。」我說：「另一個時代到來，這些都自動會毀滅的。」周墨林看着我，笑了笑，冷清清地說：
「那除非我們整個民族也會消滅。」

我們爭論着，當是喝到爛醉的時候。
丁瑞福頂小的兒子死了，他很傷心，悲痛地把他埋到開窪去了。
顯然的丁瑞福又瘦了，兩頰的肉像是被人剝了兩條下去；他老婆的

「好好混下去吧！」二奶奶說，聲音聽出是像有一點輕薄：「有你吃有穿的，我的老爹，再有兩月你就是爸爸了。」
「我混不下去，這不是我的家。」
「胡說！你說的這是甚麼話？我養了你這麼大了。」
「你只不過養我這麼大罷了。」

「這叫甚麼話？好渾蛋的兒子，越長越出息了，『你呀你』是跟誰說話，我不配個『您』字是怎麼着？我是你媽媽，哎喲！叫我說你個甚麼好？」
「你不是我媽媽，我是你化十塊錢買來的兒子。」
「胡說八道！」二奶奶的聲音有一些發顫：「你這又是聽了誰挑撥是非，別聽那些閑言淡話，媽媽是疼你的。」
「不過十塊錢，你就使我這一生不能看見自己底親……」
「母……」他聲音有些哽咽。

「少費話，不知毛線是犯私的嗎？」
說着一扭身又踱回街心了，「毛線也犯私了？」被攔住的人想不明白；洋車夫是明白這裏事的，便出了注意！
「花上兩三塊錢吧！」
掏出三塊錢，就通過了。

肚子又鼓起來。
「別看顧不上吃的，」吳永興說：「這手活還忘不了。」說着左指做一個圈，右食指伸進圈去做一個猥褻的笑臉。
金玉柱跟他母親又吵起來，這一次像是越發的嚴重了。但始終我們弄不清原因在哪兒。

「你再胡說！」
「我一點也不胡說，我都明白。」
「硬！你都明白？」她沉默了一會，轉變了話頭：「你都明白了也好，反正，我可沒有

錯待你的地方。」

「這一點好意，我會領情知恩的。」

「哼！你也該知足了，若不是跟着我的話呀！這時候摸着窩蟬吃就是好的。」

「嘿嘿！你以為你這餓首來的就正當嗎？」

「你別給我賣現世報了，你不嫌個難看嗎？」

文

「有甚麼難看的？有甚麼難看的？你想想我不讓你就好看嗎？人們對你恭維不是看你的性格上，人們是看你有錢罷了。……」

「胡說！胡說！你給我滾！我不能讓你給我現眼。」

友

「好，我走，我早就要走了，以後的現世報你一個人去賣好了。說走就走，只是對不住，我身上這身衣服是你給製的，還不能給你脫下來。……」

「呸！不要臉，連你都是我給養大的，你吃了我二十年來的飯了。」

我們都跑到他們院裏去解勸，金玉柱正要奔出來即被大夥阻了回去。他像是感到莫大恥辱似的，連頭也不抬的鑽進自己屋裏去，關上房門。二奶奶坐在地上，手拍着地嗚嗚着：「我不活着了！我不活着了！」

「……」

大夥勸解着，很久才息止。一夜安靜地過去了，二奶奶並沒有死，金玉柱也仍留在屋子裏。

事情發生在第二天早晨，很令人錯愕的；二奶奶被警察拘捕了去。據說原因是前些天會拐賣了一個少女落網，被人告發了。

在二奶奶抓去的當天黃昏，金玉柱托辭買東西從金家出來；一直到清夜也沒有回去，就一直到了第二天第三天仍沒有回去。

他的女人哭泣着，帶着八個月胎兒的肚子。

吳永興的妻子和他又吵了起來，吵架的原因是在口袋裏發現了一朵芭蘭花。

「這是誰給你的？」
「相好的。」嘻皮笑臉的答訕着。

「哼！好。」她手裏正端着是籠熱饅首，整個的山屋裏擲了出去，一直就擲進垃圾箱子裏。然後拔尖了嗓子喊着：「是那個臭娘們又把你給迷住了啊？死不要臉的，你還有個夠嗎？你找你相好的去吧！找送你芭蘭花的相好的去吧！……」

「這是怎麼說的？怎麼說的……」

「……」

「躲我遠遠的，去找那臭娘們去吧！」

「你聽我說，聽我說……」

「我不聽，不聽，你就找別的臭娘們去吧！一定哪個浪貨又迷住了你。」

「你聽我說，先別着急，別着急，咳咳！這是怎麼說的，哪有甚麼娘們送我芭蘭花來着，你真是，真是，在胡同口那兒碰見個賣芭蘭花的，拿了一朵就裝在口袋裏，爲了給你帶呢！」

「誰聽你的瞎話，給臭娘們戴去吧！」

「誰說瞎話來着，說瞎話天打雷劈。」

「那麼方才你說是相好的送的。」

「逗你玩呢！」

「憑麼逗我呢？」

「去你的，少親熱。」

「值得的嗎？饅首都擲了。」

「這日子不……」

「別不過了，我去第一樓給你叫去，吃餃子吃撈麵？……」

「都不吃，我氣飽了。」

「別不吃，別不吃，吃我這……」底下的話聽不見了。

「呸。」一陣嬉笑：「挨千刀的。」

「……」

「別不過了，我去第一樓給你叫去，吃餃子吃撈麵？……」

「都不吃，我氣飽了。」

「別不吃，別不吃，吃我這……」底下的話聽不見了。

「呸。」一陣嬉笑：「挨千刀的。」

不太白也不甚黑的饅首躺在垃圾箱裏，像是馬路上小乞丐的泥臉。丁瑞福的兒子檢起來撕去外皮往嘴裏填着，老丁家裏看見了，把他拉進屋去，關上門打了一頓。

丁瑞福被解僱了，陷於失業中。

李金標要走了，真是突如其來。

周墨林沒有言語。

來的消息；一天傍晚，他對我們說：

「我不能再這麼呆下去了，老王，我要重新回到檳榔桿的生活；今天我碰見了我們的司令了，他來天津辦軍裝，他又組織軍隊了，叫我跟他回去，我預備走的。」說完，沉了一會，看了看周墨林又說：

「墨林，這個地方你還沒有呆夠嗎？在這樣的生活裏，你難道不嘔吐，走吧！跟我們一塊走吧！離開這塊地方，你才找到你真正的生活；這塊地方，簡直把人們底眼都迷瞎了。怎麼？你還猶豫？」

周墨林沒有言語。

周墨林沒有言語。

周墨林沒有言語。

周墨林沒有言語。

周墨林沒有言語。

周墨林沒有言語。

周墨林沒有言語。

周墨林沒有言語。

周墨林沒有言語。

周墨林沒有言語。

周墨林沒有言語。

周墨林沒有言語。

周墨林沒有言語。

周墨林沒有言語。

• 威權行發報書誌雜籍書球全 •

五洲書報社

◀ 求徵大三行舉念紀週五十辦創 ▶

- 一、出版家傾人力財力出版便利，盡美如發行不其常必致功虧一簣徒耗心血本行經營代無遠弗屆於本埠外埠同業客發售之書冊千有萬萬發行路線卓立如蒙委託銷路必廣免分頭兜售之苦又可無貨款無着之虞務使出版家獲無上之便利與安全而後已
- 二、戰前本行發行佈滿全球因戰事之影響內地及海外同業停頓者甚多現各埠市面恢復平靜本社即可開始往來詳細辦法函詢即當奉告
- 三、本社又鑒於現今各雜誌之價目時漲不定且致讀者負擔加重非一二百元不可如多定幾種則其數目定一刊物如昔年之優待權利仍須照每種定其數目定一刊物者便利起見特權利如向本社索取簡章及最新圖書雜誌報目錄不取分文函索立即奉上

地址：上海山東路二二號 電話：九二四七六號

「不要思前想後吧！這地方沒有一點可留戀的；男子漢大丈夫該出去創創的，不要顧慮甚麼。我十五歲就一個人跑出來當兵，在外面混了四年才頭一次回家看了看爸爸媽媽；你看我可有那種咬住牙的勁頭，墨林，這地方容不下你的，跟我去吧！……」

「我決定那樣了。」周墨林說：「和你出去跑跑也好，在這種地方，我混了六七年了，真不願再混下去，我有一個夢想，是要把我所看不慣的一切都打破；金標你帶我去吧！帶我去到有自由和希望的地方。我可以一刺刀刺入我所要刺的人們底胸膛。……」

「說得痛快，你呢？老王。」李金標問着我。

我搖搖頭，顯出我是太懦弱了。我心裏想着：「我怎能成呢？拿鉛筆刀修鉛筆心都在顫，還要去拿刺刀。」

就這樣的，他倆決定了。在他們預備動身的前兩天，突然發生了一件事：吳永興因為敲詐一個秘密的販毒機關，被別人鎗殺了；其實，他應該報告上司派人搜拿的，但他爲了私自搜取可以得到一筆通融的賂款。可是，沒有想到，把命却犧牲在裏面了。

「這就是他的下場。」周墨

林說。
吳永興底妻子哭得兩眼腫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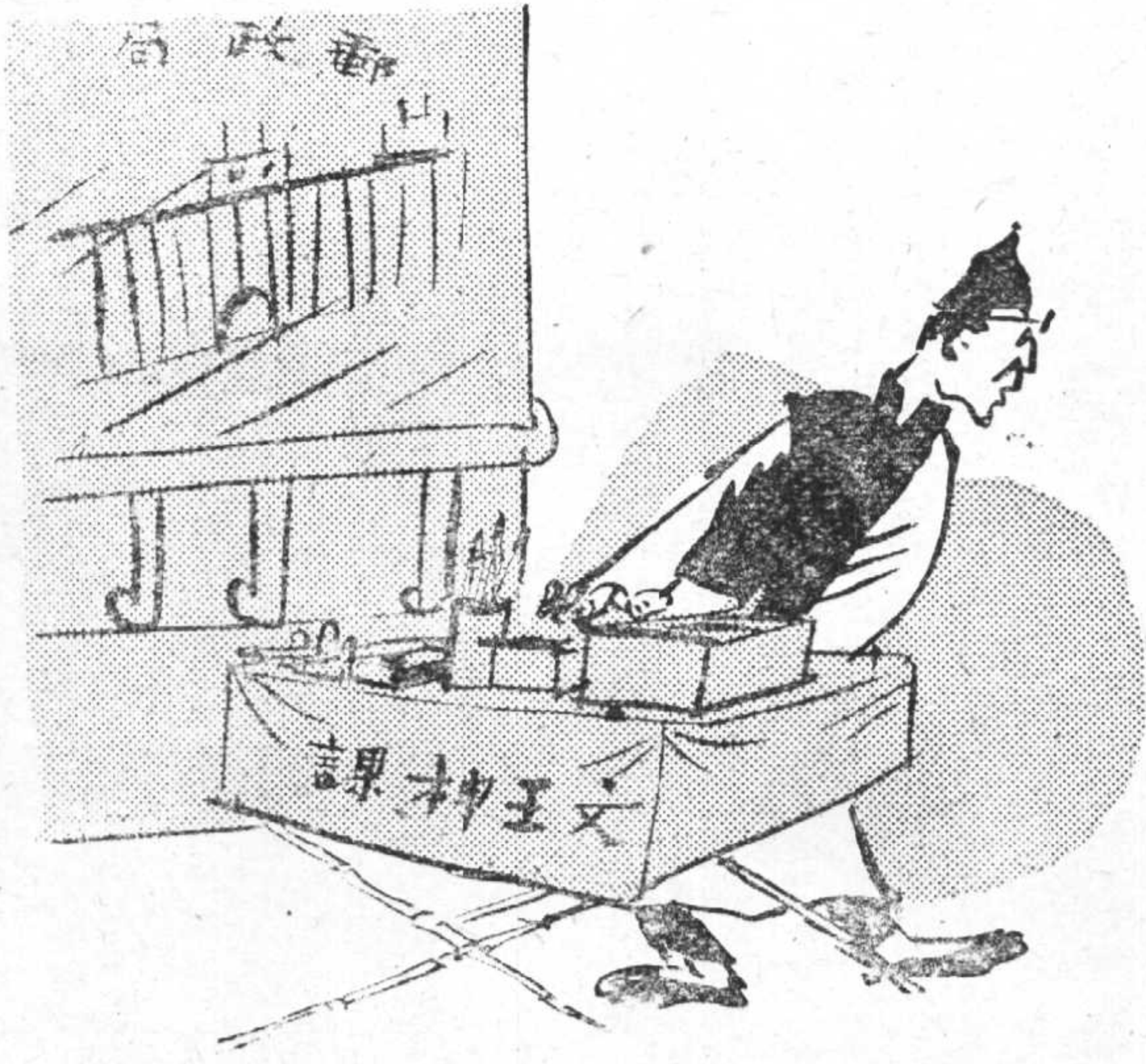
李金標周墨林離去的那一天，我沒有送他們去車站，僅看着他們坐着洋車走遠了。

「一塊走多好呢！」周墨林對我說，在尚未動身之前。

是能用我的話。」

就這麼分手了，我感到一點離愁；覺出自己此後的生活要越發的孤獨了。

我祝福，周墨林會探尋着自已勸欣的日子，他不會再爲現實的污穢而沮喪。他奔到那光明的，自由的，有希望的地方



(。人的分守是原他想我，地呆呆得看我)

在前面跑着一個短打扮的人，後面追趕着兩個學徒，聲嘶力竭地喊着。

在拐角處，前面的人忽然摔倒了，被後面的兩個人追趕上；抓住交給了警察。圍滿了看熱鬧的人，我也湊上去。

「一進門，我們就釘上你了。哥們！」兩個學生生意的是金店裏的，跑得氣喘喘，一個對周圍看熱鬧的人說：「他一進門就有點慌手慌腳，說要付鐲子看，給他拿了一付，他拿過去就往外跑。……」

「棒子麵的問題呀！」觀衆中有一個多嘴的。

警察把搶鐲子的人帶往派出所去了。「老爺，您饒命吧！我這是頭一次……」從人叢中傳出哀告的聲音。我看得清楚，那人正是丁瑞福；我記得清楚，他是一個最守分的老實人。

我心中像是壓着一塊重鉛版。我趕緊地收拾了紙筆等預備回去去報告給他妻子一個信。但，在我剛收拾好的時候，我忽然想到她若聽見這消息也許會有甚麼意外舉動呢！我躊躇着。……

夜 秦 淮

袁 復

我今蹀躞橋上，
遙望於——
三五之月，
乃有更多的憂鬱。

灣泓裏，
密填以畫舫，
點點的燈火，
疑是星星空明。

十月風——
不是砭骨地，
溫柔的盪過；
今宵，
該有誰懷着辛酸入夢？

上任記

周榜



文

友

(51)

友人洪君告訴我這樣一段故事：

民國念×年夏天，我（洪君自稱，下同）的一位畢業於上海政治大學的姓黃的表兄，憑着他特殊的在官場中鑽營活動的能耐，居然給他混到了一任某縣菸酒稅兼牌照稅稽徵分局局長。我雖然素來討厭和官場中人物往來，但因爲他是我的表兄，從人情上說不能不去恭喜一下。本來打算道賀完畢，拔步就走的，誰知表兄見了我，竟很起勁的拉住了我的手說：

「哈！表弟，你來得正好，我正要找你，我這次到某縣去做菸酒牌稅稽徵分局長，還缺少一個重要的幫手。我知道你爲人很幹練，筆底下又來得，無論如何要請你幫幫我的忙，現在就委屈你在我手下做個總務主任怎麼樣？」

他這要求很出於我的意外，我連忙謙辭說：

「這怎麼使得！我對於稅收的事完全是外行，不要弄得好，誤了你的公事，可不是玩的。」

「笑話！笑話！快不要這樣說，誰又是內行呢！經驗是從學習得來的，有什麼要緊，你只管放心大膽的跟我去就是了。」

我覺得表兄的話不錯，經驗是從學習得來的，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本來還缺少社會經驗，何妨混進官場裏去見識見識呢。況且菸酒牌照稅稽徵局又是個著名的肥缺，我雖不

想效法貪官污吏的撈錢，可是初出茅廬，便能到稅收機關去任事，這在一般人恐怕是求之不得的。這樣一想，心不禁有些動了，當下便答應表兄去試試看再說。

表兄見我答應了，很是高興，便問我還有沒有別的事，我說沒有，他便要我代他到省局裏去代他領菸酒牌照和完稅證等東西，因爲他畢竟是個稽徵分局局長，未便降低身分親自去領。我覺得這是很容易的事，正如在學校裏領講義一樣，沒有什麼希罕，便一口應承了。臨走的時候，表兄又叮囑我說：省局裏的工役要討賞封，可以酌量給他們。我也不放在心上，只隨便點了個頭算數。

「我是爲了公事來的，怎麼不容易見？」

那胖子理也不理的就去作他自己的事去了，只有那瘦子還拿着名片，顯出欲語又止的神氣。我想起表兄叮囑我的話，不禁深佩他的老練，覺得非花錢決不能打破這一關。於是便換了一副笑臉，很客氣的向他說我是黃局長派來的，諸事都希望幫忙。他的面色漸漸的轉爲和藹了，但還在問爲什麼黃局長不自己來。我明白了他的心理，知道他的目的不外乎要錢，好在表兄已經關照我賞封可以酌量給與，所以我樂得很大方的說：

「我就能夠代表黃局長，兩位幫了我的忙，當然是要請吃茶的。」

我這樣一說不打緊，那胖子馬上轉過面孔來，滿面陪笑的說道：

「好說，好說，你代表的事我們應該幫忙的，我看你代表也是老公事。這次到局裏去地位一定很重要。」

我雖然不慣吃馬屁這一功，但見他們改變了態度，却也自詡事情辦得順利，當下樂得吹一吹牛，就說：

「這倒不敢，不過我辦稅收機關的事也已辦了多年，這次

黃局長無論如何要請我出來幫忙，我沒有法子推託，只好勉爲其難。」

我這番海闊天空的法螺一吹，胖子和瘦子連忙遞給我一支大英牌說：

「這烟不好，委屈代表一下。」

胖子也趕緊給我打了杯茶來。我吸完了烟從身邊摸出兩張五元鈔票放在桌上，同時還聲明這祇是一杯茶錢，將來還要補敬，他們嘴裏雖然嚷着：「不要！不要！」可是兩隻手已都伸出來摸着鈔票塞進袋裏去了。一面很謙恭的說：

「我們本來不敢收你代表的錢，不過辜負了盛意，又恐失禮，所以只好老實不客氣的收下了。」

接着又很誠懇的向我問：「代表今天預備那幾處開銷？」

這一問倒把我問住了，這種官場中的道理我根本不懂，我不過是來領取牌照等東西的，賞封雖不免要川掉幾個，却並沒有預備幾處開銷。當下我只好含糊答應，說是要能切實幫忙的朋友才有開銷，那胖子聽了便把頭一搖說：「不對！不對！我們省局裏一年難得放出

去幾個局長，好容易望到一個新局長，才弄到一點喜錢，況且黃局長這次又是個好缺，他們怎麼肯放鬆？」

這話自然另有作用，不過倒也有道理，我很怕他串通了許多人來包圍我，那就難於應付了。於是我又聲明等東西領得後還要補敬一點茶錢，同時又故意問他們應該怎樣辦。那胖子仍舊把頭一搖一搖的，裝做爲難的樣子說：

「我看非錢不行，這事我們却不能幫忙。」

友

「對了，就是錢討厭。」瘦子假意皺着眉頭，隨又轉頭向我說：「代表，我看還是拿點錢出來吧，這些人無非是想錢，你代表黃局長辦事，難道還吝惜這些小費嗎？將來接了事……總之，我兩個幫你開銷總比你自已對他們說話強得多，我們幫忙到底。」

這時他們兩人在我眼裏，正像勞萊哈台一樣，一個裝傻一個裝乖，我給他們作弄着，心裏說不出的氣憤，只想罵他們一個痛快，不過東西還沒有領到手，却不敢隨便得罪人，只好又摸出一張十元鈔票來。這一來，他們都樂意了隨即告訴我的方法，同時又把總務科看守稅票的那個小工喊來給

我介紹。這人姓陳，年紀只有十七八歲光景，我見他很年輕，以爲容易對付，不料他人小心不心，見面不久就問我要錢，並且說他不但能領我去見總務科長，就是菸酒牌照和完稅證等也可以由他清理，他可以幫我弄得快一點。我見他有這麼大的能耐，當然不能不給他錢。他的希望滿足以後就領我去見總科長。科長到底不比傳達，並不和我爲難，便吩咐小陳清理我所應領的東西，可是東西很多，一時不能理清，叫我下午去取。

下午我又進了省局的傳達室，那胖瘦兩位對我真客氣，代表長代表短的喊得我過意不去，又幾次三番催小陳趕快清理，我想這都是二十元錢的效力。『有錢使得鬼推磨。』這話確實不錯。我正在等着點收東西，可是難關又來了，那收發處和總務處的工役一共來了十多個，這個道喜，那個道賀，你拿烟，他遞茶，弄得我面前的茶几上放都放不下。我心裏雖然窘迫面子上却裝得很鎮靜，只是照那傳達教我的方法，總不表示態度儘給他們拖下去，這麼拖了一點多鐘，小陳才來叫我到總務科去點收東西，我如釋重負，慌忙到總務科去

見了科長，把東西領出來，叫小陳送到門口。這時曾經給我敬烟敬茶的朋友都在門口梭巡，好像防備罪犯脫逃似的，我一面喊黃包車搬東西，一面應用傳達教我的金蟬脫殼法，對大家說：

「黃局長關照過我，今天大家都沒有開銷，明天他自己來給局長科長辭行時再請諸位吃茶。」

這時那胖瘦兩位傳達又向我扮了個鬼臉，假意說：

「請代表致意黃局長，明天我們再跟他道喜討賞封。」

二

我在省局裏辦清各項手續以後，本來就可以伴同表兄上任去接事，可是表兄因爲家務還沒有安頓好，囑我先往某縣調查情形，預備接收。我對於稅收本來完全外行，接收的手續更是不大清楚，原不敢負此重責，但表兄對我倚畀很深，一定要我前去，我推辭不了，只好勉強壯起膽子，率領文牘會計和幾個得力的傭人，先到某

縣去佈置一切。

到了目的地，先揀了一家上等旅館安頓下來，我們一共住了三間大房間，正中那間最大的由我和文牘住下，以便對外接洽公事上的一切手續。

當我們初到旅館時，因爲行李多，人多，首先便引起了賬房和旅客們的注意，及至在號簿上填明了姓名來歷，茶房登時肅然起敬，接着賬房也過來表示親候，沒有多少時候，菸酒局前任調換，新任已到的消息，已經傳遍整個旅館裏了。

當天下午，我同了比較熟悉稅收情形的會計，拿了「行知」，先到局上拜會舊任。本來這「行知」是由省局寄發的。因爲前任有舞弊情形，省局怕他得了「行知」早作準備，所以在我去領菸酒牌照稅證的時候，總務科長便交我帶去，以便調查情形報告省局。我們在會客室裏等了一個多鐘頭，才覓出一個面黃齒黑的中年人來，還沒有開口講話，便有一陣濃烈的煙味刺進我的鼻孔，請教之下，我才知道他就是舊任局長，姓馮。當下少不得要寒暄一番，寒暄過後，我才拿出一行知來給他看，並且加上兩句抱歉的話，他沒精打彩的拿去看了一下，很隨便的說：

「這個兄弟早已知道……」

我覺得空氣有些僵了，只好老老面孔說：

「抱歉得很，新任黃局長因爲有些瑣事，所以沒有先來拜會，不過兄弟來了也是一樣的。請教馮局長，我們接收的日期……」

「這……」馮局長摸了摸他光禿禿的腦袋，又吐了口痰，然後有氣無力的說：「明天再商量……」

我覺得不能逼他太急，新任仰仗舊任的地方很多，於是起身說了告別的話，便回旅館了。

晚上，茶房忽然送進來一張名，正中印着「劉樹亭」三個方頭字，上面的頭銜密密層層的，一時也看不清許多，從最末一行上我才知道他就是這旅館的經理，我不知道他何事前來訪我，但不能不表示歡迎，茶房見我表示歡迎的態度，連忙湊上來代他主人吹噓說：

「劉經理在本縣是個很有面子的人物，這旅館裏他的股份最多。」

過了一會，茶房便領了個書着月牙鬚的半老頭子走來，我在門口接着他，剛伸出手預備和他行個握手禮，他却早已兩手抱拳拱在一處，我也只好趕

緊還他一揖。坐定以後，他便

「請教主任，貴局長對於菸酒稅方面打算怎樣辦理？」

「我覺得他這問話很奇特。只好老實說：」

「當然是照章辦理。」

劉經理微微一笑，顯着不相信的神氣說：

「主任真是老公事，不過對待兄弟太見外了，其實本縣裏有許多事體兄弟很能夠幫忙。」

我見他話出有因，只好很誠懇的對他說：

「兄弟對於菸酒方面的事還是第一次試辦，不過對於章程還約略知道一些，依照新章，是廢棄公賣制度歸政府直接徵收，這自然是爲了避免商人包辦的弊病，減輕菸酒商人的負擔，所以敝局長和兄弟都主張實收實解，在公事來說，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在私人方面並想不到這一方上拿錢，以免被商家痛罵。」

劉經理微微地把頭搖了一搖

「主任的意思自然很好，不過事實上恐怕辦不通，你總打聽過，我們省裏那一個分局是照章辦理，老實說，如果真要照章的話，不但商家要反對，

就是你們局上的經費也很成問題。」

我一想，這話不錯，省局所規定的分局的經費，每月只有千餘元，除了局上的公費，房錢，差費，還有員司的薪俸，並且還有四個稽徵所也要開銷公費房錢，試問這區區千餘元怎夠分配？同時給省局解款又有一定的期間，繳款也有一定

的比額，要是到明繳不足額又怎麼辦？這些都是使人頭痛的

問題。我不禁呆住了。劉經理見我不作聲，以爲我不同意他的話，突然站起身來，笑着拱手說：「對不起！兄弟辭說了。」便告辭出去。

我和文牘會計兩人商量了一會，決定先打聽前任的辦法，再斟酌地方的情形。

第二天，我一早起牀，一面派帶來的傭人出外打聽當地風土人情，一面和文牘會計準備接收後的佈告和公函。到了十點鐘左右，前任局長來回拜了

談話間彼此都打着官腔，我問他過去辦理的方針，他也像我一樣的說「照章辦理」，又問他辦理上是否順手，他說「好辦好辦。」這傢伙真是老公事，從他口裏得不着一句真話，我只好不客氣的問他交代的日期，他經過許久思索，才噙

着一副黑牙齒說：

「這事要請主任原諒，因爲交代的手續很麻煩，單是製造移交表也要好幾天，好在貴局長還沒有來，不妨等他駕臨後再商量。總之，兄弟既奉到省

所請要局長親來不過是託辭而已。但是他到底爲什麼要延宕移交呢？這却使我莫明其妙。在無辦法中，我只好一面請他早些交代，一面準備打電報催我那位表兄快來。

午後，有一個姓吳的來訪，是當地一家什麼地方報的主筆。這人西裝革履，儼然是個知識青年，可是開口出來却是一口稅棍習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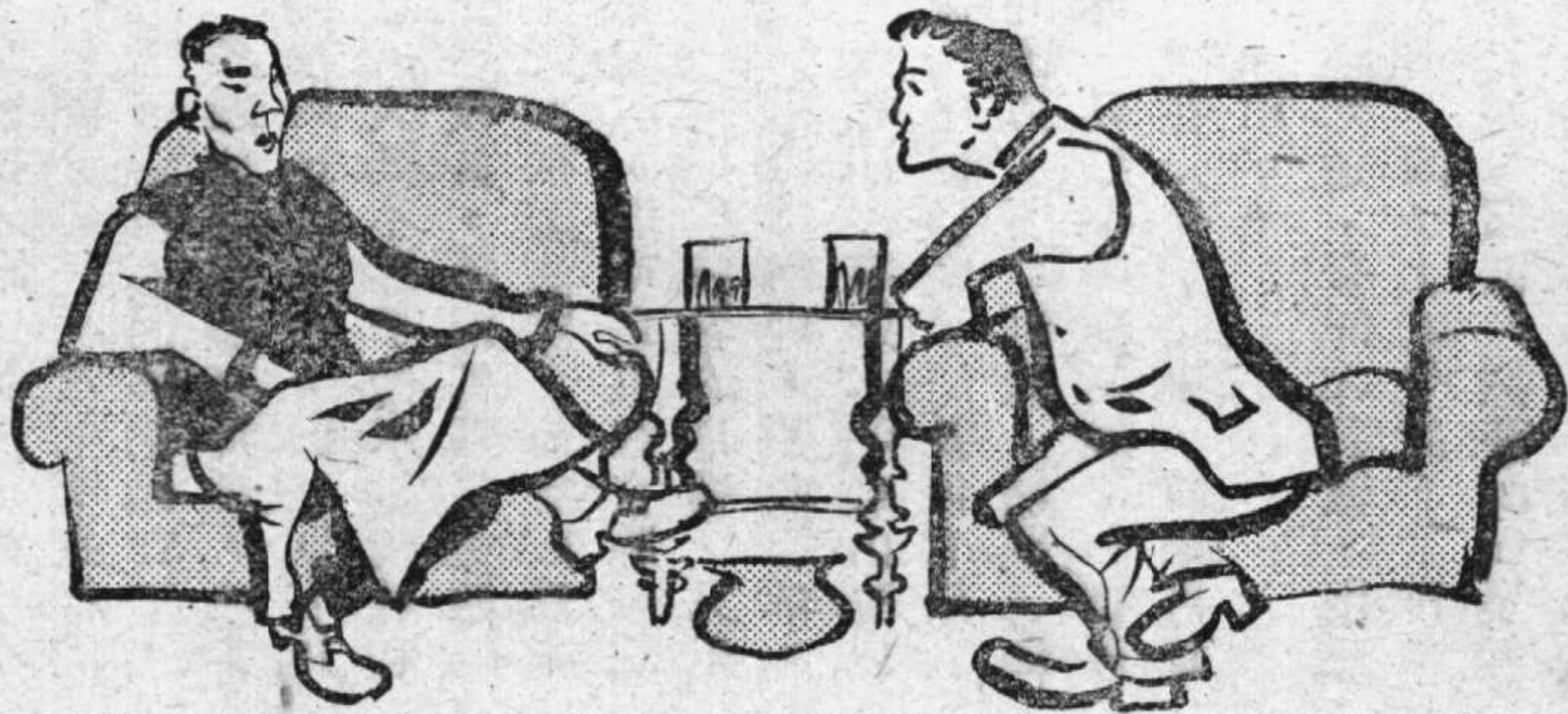
「兄弟對於本縣的菸酒稅各項情形都很熟悉，公賣時代本縣就是我承包的，改了新稅制度後我就知道辦不通。貴前任馮局長初上台時也要實行新稅制，當時兄弟就勸他不要任性，他不聽，果然倒臺，兩三個月收不滿一百元錢，結果還是走了我的道路，實行包辦。」

這人來勢洶洶，像是有意威嚇，不過我總不表示一定的意見，只是推諉的說：

「兄弟也沒有一定的主張，且等敝局長來了再商量，假如有借重的地方，再請大駕幫忙。」他說了許久不得要領，最後竟拍着胸膛，很自負的說：

「不是兄弟誇口，本縣的菸酒稅如若交給兄弟幫忙辦理，包你不出亂子，而且好處又多。多不敢說，一年兩三萬是準可到手的。」

我在旅館裏住了十多天，同前任馮局長交涉了許多次，仍舊沒有得着確切的接任日期，



(新舊局長商談交代日期)

局的命令，當然遲早總要交代，不過手續上似乎和貴局長當面接洽纔好。」

談了半天，還沒有得着接收的確期，我知道他是有意延宕

姓吳的走了不久，又有什麼酒業公會的主席，菸酒公會的主席，接二連三的來訪，目的都不外探聽辦理的方針。後來我才明白，這些人都是當地的土豪，稅棍，想要壟斷稅收，從中漁利，所以對於新來接任的人，想盡方法包圍，要使我們落入他們的圈套。

在這幾天裏，我已調查得前任表面是直接徵收，實際還是由稅棍包辦。同時也調查清楚，當地土豪劣紳的勢力非常雄厚，假使不同他們勾結，他們不但可以鼓動菸酒商人抗不納稅，而且對於稽徵人員還要使行武力壓迫。這時我纔深深的體驗到，有貪官污吏，必有土豪劣紳，即使官吏不欲貪，而土豪也非得逼你去貪不可。但我究竟怎樣辦理呢？很明顯的，在我面前只有「照章」和「違章」兩條路，一方面是金錢的引誘，環境的限制，另一方面則是貪賦枉法，法律和道義的制裁，到底走那一條路好，真使我左右爲難了，我只好等局長表兄來了再說。

三

我在旅館裏住了十多天，同前任馮局長交涉了許多次，仍舊沒有得着確切的接任日期，

只好接二連三的打電報去催表兄快來。表兄果然給我催來了，我把一切經過告訴了他，又很慚愧的說：

「馮某太油滑了，老是推三阻四的延不交代，不知道鬧什麼玄虛，我實在拿他無法。」

表兄似乎很有把握似的，他反而安慰我說：

「老弟，不要着急，我自有辦法，你只管同我去就是。」

我們在菸酒局的會客室裏和前任碰頭了，他仍舊很圓滑的

文

說了許多不能馬上交代的理由，而且語氣間還好像譏諷我們不懂手續。這一來，表兄可也就變了面色，帶着強硬的語氣說：

友

「馮局長，你不要太把兄弟看成外行，假如你真的有意爲難，那我只好拍電報到省局去，說你抗不交代。」

那傢伙這時纔有幾分吃驚，一張給煙油染黑的臉也脹成了豬肝色，他咬着嘴唇皮思索了許久，纔裝着一副笑臉說：

「這又何必呢？新任和舊任原是自己人，並非兄弟有意延宕，實在，實在……」

他「實在」了好一會，說不出下半句來，於是便改口說：

「黃局長，你當然是老公事，稅收機關的情形想來也很清

楚。」

「這倒不敢……不過……其實只要老兄開誠一點，兄弟也用不着打官話……」

兩方面彼此比了一個口勢，覺得大家都是內行，於是心照不宣的議定下月（七月）一日爲接任日期。

在路上，我總想不出他爲什麼一定要到月才肯交代，便問表兄這裏面的原因，表兄笑着向我解釋說：

「老弟，你太書生氣了，這是官場祕密；老馮表面上說是照常徵收，實際却是包給糟坊的，這是兩面取巧的辦法，不過稅款要到月底纔能收齊，倘若他在月中交代，那麼商家便要賴掉這一個月的稅款了。所以我們可以不必管他，這對於我們是沒有什麼妨礙的。」

我們的接任日期很快的被當地新聞記者探訪到，第二天便在報紙上披露了出來：

「本縣菸酒稅稽徵分局長馮某，調省另有任用，准於七月一日正式交代，新任黃某將按期前往接收，現寓本城某某旅社云。」

這消息一經公佈，我們的臨時辦公處便登時變成了某縣的政治中心地，冠蓋臨門，戶限爲穿，什麼糟坊經理，菸商代

表，商會會長，當地聞人，紳士，總之，上自政府機關的官員，下至職業團體的頭腦，都陸陸續續的前來拜會，今天去了，明天又來，茶房不住的遞

「手本」，我們不住的迎送，真是應接不暇，這麼一個小小的菸酒分局長，居然有這樣的聲勢，無怪人們都想做官了。

不過他們的前來拜會，並非仰慕局長的聲勢，而是別有用意，大抵不外乎想承包稅收和介紹職員，這兩件事很是難題，使人很難決定。前者因爲關係稅收，還可以打起官腔來說：

「這是稅務署的章程，兄弟只知道照章辦理，不敢違章。」

後者却沒有適當的理由可以搪塞，因爲當了局長便有川人的權力，所以到給人糾纏不過時，只好很圓滑的說：「很好，現在先登記起來，將來再量才錄用。」

誰知這一登記不打緊，兩三天內，簿子上就登記下了百多個名字，區區一個菸酒局裏怎能容納下這許多人，結果只好斟酌介紹人的情形以定取舍，經過幾番考慮和淘汰，仍舊還有五十多人似須設法要用的。

這五十多人中，不是駐軍介紹，就是縣長力保，至少也是公安局長做薦人，總之，他們的背景都很大，一個菸酒局長是不敢搭架子的，因爲稅收機關既沒有武裝，又是衆人所垂涎的金銀庫，假使不結納當地縣政府和軍政機關，辦事方面便不免處處都要感覺掣肘，可是爲了自身的利益，又不能完全的表兄，也弄得有些爲難了，結果只好減低薪資，勉強位置，等接任後情形弄熟悉時，再斟酌的情形實行裁減。

可是到了接任的前一天，前任又送來了一本職員名冊，這是官場中的規矩，便是移交職員，後任爲了接收便利和熟悉情形起見，是應該錄用幾個的，不過我們原有十多個人，再加上有力者介紹的五十多個，正苦無法安置，怎麼還能再接受前任移交的呢？所以只好不置可否的預備攔過一邊算了。

可是到了夜間，前任的職員約有二十餘人，都陸續來向新局長「請安」了。他們都希望繼續錄用，有的表示作事忠實，有的自稱對稅收素有經驗，更有人做做張松獻地圖，把本縣糟坊名冊，每月稅款認額，以及前任的祕密，都和盤托出在局長的面前，有的打聽得我是局長的表弟，而且地位重要，於是便來走我的路線，要我

代爲說項，總之，這些人好像一批饞嘴狗，不但不肯放棄求食的機會，而且還傾軋排擠，互搶骨頭，第一個纔走，第二個便來說他的壞話，總想打倒別人，完成自己的願望。不過不管他們怎樣表白自己，我們總很乾脆的給他們一個「沒有位置」的答覆，他們也只好失望地走了。

第二天便是七月一日，前任用紅信封送來了菸酒稅和菸酒牌照稅的兩顆鈐記，雖沒有舉行什麼正式隆重的接任典禮，但局長却也很嚴肅的接印在手，隨即便貼佈告，發公函，表示上任大吉了。

這一天的菸酒局裏特別熱鬧，除了來接洽拜會的人，還有那五十多個未來職員都來打聽消息，等候委任，局長因爲忙於拜會各機關，局上的一切實際應酬便都委託我辦理。這樁差事比什麼都苦，有些人爲了要求一件事可以糾纏上一兩點鐘，要想送客又覺面子上過意不去，只好勉強按捺着一顆焦躁的心，唯唯否否的向他應付，好容易把這一天的光陰打發過去，我已經感覺筋疲力竭，煩躁而又厭倦，倒在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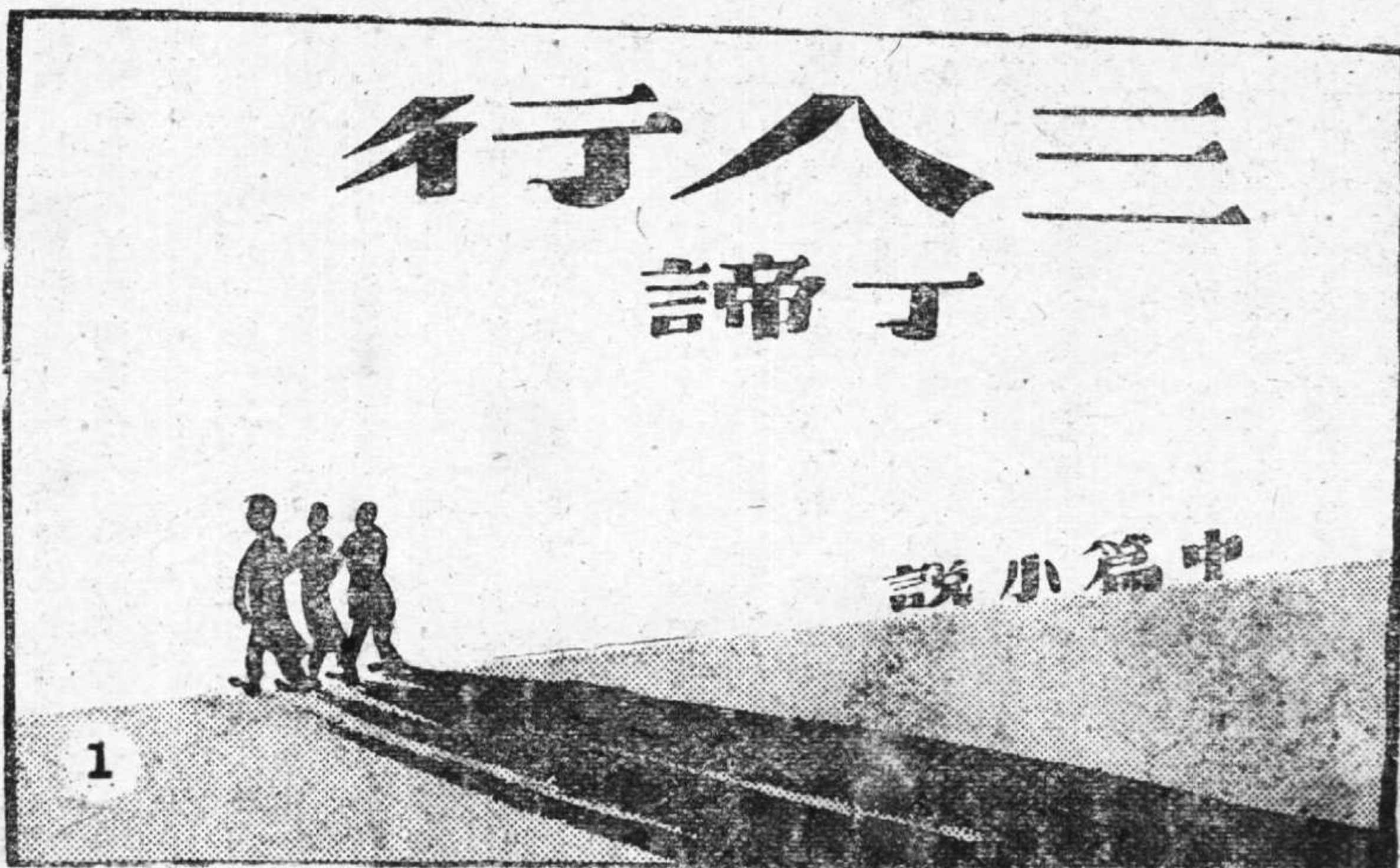
不由得長長的歎息了一聲：

「唉！這就是做官的滋味！」

三人行

丁 諦

中 篇 小 說



題 旨

暴露市井小人，藉某一投機商之經濟興衰，說明商業畸形發展及其癥結之一般性；除揭發黑暗面外，並略示光明之指歸。

本期略記

徐氏有兄弟二人，一幼妹。兄名石堅，曾任教中學，弟名知誠，習商，事變後兄弟二人合設一布攤並營五洋，此時因貨價步升，生涯日振，故由小攤漸擴而為店舖。知誠長袖善舞，時與紳商往來，此時有大亨銀行經理秦滌凡者，為城市中一言九鼎之人物，知誠竭意逢迎，而秦有意垂青於知誠見季之幼妹英華。英華肄業女中，意志高超，尤不悞於二兄市儈之習，每憐其大兄石堅脫離商業，石堅亦感商業不合個性，惟以悍妻作梗，阻其重度窮教員之生活，性乏果決，心然之輒未行，中懷痛苦。

經過一次變亂後的馬路，突然又顯得熱鬧起來。

馬路是一年前建築的，在路基才建好以後，便因了事變而沒有繼續建築，現有的馬路是經過一番新的加工，草草鋪平了的。

路基不夠堅牢；雨天時常會泥濘，晴久天灰砂又特別多。行人道四門土有許

多破碎的龜裂的方塊。……荒涼的破敝的馬路啊！……在一度沉寂以後商業又開始呈現着繁榮。

路的兩旁，商店是有的，但不怎樣多。有許多高大，巍峨的牌樓新建起來，露在兩旁或躲藏在後面的房屋却是極其陋劣的。

真正表現商業的活潑的姿態的是排列在路旁的攤販。有擺一個小玻璃櫥，裏面貼着三五張假鈔票的錢攤，有展開花

花綠綠的各色零料的布攤，有賣一些稀奇古怪不像古董也不像舊貨的賣雜件的攤子。……

攤販不需要多大資本，開店關店又比較隨便，開支少，生意并不見得怎樣推板。所以在這長江下游的X城，一時攤販很興盛。

是下午四點多鐘時候。

通着馬路遠處的一座山峯，灰色，顯現着朦朧色彩，隱藏在蔚藍雲層中的山影，被向晚的紅霞烘托着，襯映着。山，青灰的朦朧中又露出鮮紅的嬌媚。……太陽光，霞，照着陽光和霞的山影，又把餘光烘托着這充滿熙攘的人羣的街市。

街的南邊是櫛比的房屋，是一條倚着山麓穿過山洞而築的鐵道，鐵道的外邊，還是山……連綿不斷的高低奔湊的山脈！街的北邊是房屋，房屋的北面是長江。

街盡頭的山影，廣大的拱成一個弧形，像包圍着這高興的寒愴的馬路。照在馬路上的陽光不會很快的散開；牠永遠的聚集在這一山影的籠罩的中間，拱衛的弧形下面。一到傍晚，馬路的陽光格外黃澄澄。橘紅的落日，鮮紅的晚霞，像是永遠不會散開。

在馬路西段，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正慌忙奔跑着。她脚步很快。一會兒功夫便看見她跑進一個巷裏面。她到了一家批發綢布號，從裏面拿了一疋布出來，很快的又回到馬路上，一個布攤子旁，立下來。

紅霞照着她的臉，陽光照着她的烏黑的被風吹亂的髮絲。……她的臉更嬌媚，她的烏黑的頭髮也像塗了一層薄薄的高蠟，顯得輕盈，瀟灑，富有一種幻想的顏色。

這是一個比左近布攤都大的布攤子。名為布攤，還帶賣一些綢料，零頭料和旗袍料。毛巾、被單；甚至於洋燭、肥皂、香烟，他們也都賣。

攤子旁立着三個人：兩個人是夥計模樣的，一個白臉，一個黑臉。另一個是顧客模樣，團團的臉，八字鬍子，穿一件華絲紗長衫，腳踏緞鞋，是城中少見的紳士之流的人物。他在用手挑選着翻看着需要買的貨物。黑臉的眼睛只是望着他，他說一句，應一句，而且幫他找選着合意的布匹，態度很殷勤。白臉的是學界朋友氣派，他不大多過問，眼望着街景。一會兒，兩個顧客上來，輪着他上去應付，只是他數賬并不熟，常要把算盤重覆的算幾遍。

女孩子一到攤子旁，把布往黑臉面前一送，俊俏的眼睛白了一白，頭一側，手拍了拍肩膀，有點累乏的樣子，說：「二哥，人家沒有標準布呢。只有這種法司哥布。要不要呢？秦先生，實在這法司哥布比標準布還好喲！」

女孩子把頭掉過來，向着這紳士。二哥哥也幫着說，法司哥布的確是比標準布好，不落色，顏色又鮮艷，給小孩子做衣服是再適宜沒有了。

紳士點點頭，考慮了一下。他在考慮的時候眼睛幾次射到這布攤子女孩的身

上。黑臉只是望着紳士笑，嘻皮笑臉的，似乎歡迎紳士多多的賞光。白臉臉色很陰森。他看到紳士的擠眉弄眼，憤恨着，怒眼釘向紳士。

紳士在正高興的時候，不覺得。他把布選定以後還有點猶疑，他說：

「布好是很好。……是我一個姪女兒穿的。……十七八歲……唉唉……也同你差不多大……」（望着女孩子）

說到這話他把布鬆開一尺多來，驗到女孩子的身上；他把雪青色法司哥布硬放在女孩子的胸脯上，還端詳了一會。直等到那女孩子縮向後面，才丟開手裏的布疋。

秦先生選定以後，買了一整疋。一錢價沒有還；他滿意的回去。

「秦滌凡！這老傢伙真是愈來愈不對了！」紳士一走，女孩子嘟起嘴，那站在茶葉店一排木柵邊的白臉憤憤地說道：「買東西就買東西了！哪哩有這個理由！」

「做生意就是這末一回事！」黑臉歎了一口氣，對着發怒的兄妹說：「什麼氣都是要受的。做生意人有一句生意經，叫做『打來，罵來，蝕本生意不來。』做生意只要有錢賺，就是被人打罵也顧不了的。何況秦滌凡還沒有對我們怎樣。這老頭兒就是歡喜討點小便宜。」

「小便宜！小便宜！你這話說得真妙！」白臉冷笑哼了一聲，向着女孩子道：「英華，知誠說你給人討一點小便宜沒有什麼，你還願意不願意？」

「虧他說得出口呢！小便宜！……小

便宜！……做生意將本錢換飯吃，爲什麼

廉選要給人什麼大便宜小便宜！」這被喚做英華的小孩子斬釘截鐵的說，兩個秀媚的眼睛睜得圓圓，望着她二哥知

誠。知誠聽得他的妹妹英華和哥哥石堅始終是站在一條戰線的。爲了秦滌凡常常來買東西，常常賤價英華，和自己的

特殊跟秦滌凡聯絡，時常遭到他們的聯合攻擊。依知誠的意思，認爲他們二人總是歡喜唱高調，專門說些高尚的話，好像人生連飯都可以不吃。

他們不贊成他聯絡秦滌凡！然而，他之聯絡秦滌凡豈是玩笑的！

他爲要促成營業發達，把小攤擴充成商店，聯絡同行，借用行莊的款子，他却

不能不造成自己的地位。要造成自己的地位，自然要跟地方上大亨聯絡。他能

拉攏住秦滌凡，其餘低過秦滌凡的紳士，聯絡自然更沒有問題了。這些他們倆

都不懂得！一個書呆子的石堅和一個孩子氣的英華！

他的成功預計並沒有錯！……由小攤擴充成商店，計劃已經實行，地方已經

找到，房屋也經找到，他們今天的攤販是最後的一天。明天他們便要搬到店裏

，比小攤規模大的正式商店了。不怕雨，也不怕風。他們不致於像小攤祇限晴

天時才能開門。他們也可以多透支一點錢莊的頭寸。

石堅和英華懂得什麼！他們只懂得發脾氣。沒口的喊高尙高尙！……高尙！

能抵得飯吃麼？……這是知誠的口頭禪。今天在跟兄妹兩人拌嘴拌激烈的時候

又說。高尙！……你們一兄一妹，都是極

高尙的，可是要請問：高尙能當得飯吃麼？」

不等兩個人回答，就哼了一聲，狠狠的：「商界中是不行這一套的。無奸不

商。我是一向在商場中淘的；我在上海時候，那種生意，哼，比現在的還不知

。貯藍和黃色都消滅，馬路上罩着青蒼和鴉灰。

攤販中有一部分人預備收市了。把貨物放在箱裏或捲在包袱中。老關和夥計

一律的親自動手，歇在肩膀上向住屋走。有幾個熱識石堅和知誠的攤販走過，

跟他們點頭招呼，挺客氣的。因爲他們都曉得這營業已有一年的攤販徐氏兄弟

都要開店了。今天是他們最末的一天。

「發財發福囉！明天你們的店便開麼？」有人這樣問。正當徐知誠

也在捲着拉散開來的布疋。他望望過去的友人——他們的鬚髮的神

色；回答：

「哪哩呢！我們的房子是我着了。門面也修好。可是內部的裝修和

貨色攤辦都要費十幾天功夫囉！我們這是五

洋店呢！裝潢不能不考究點兒。——這和擺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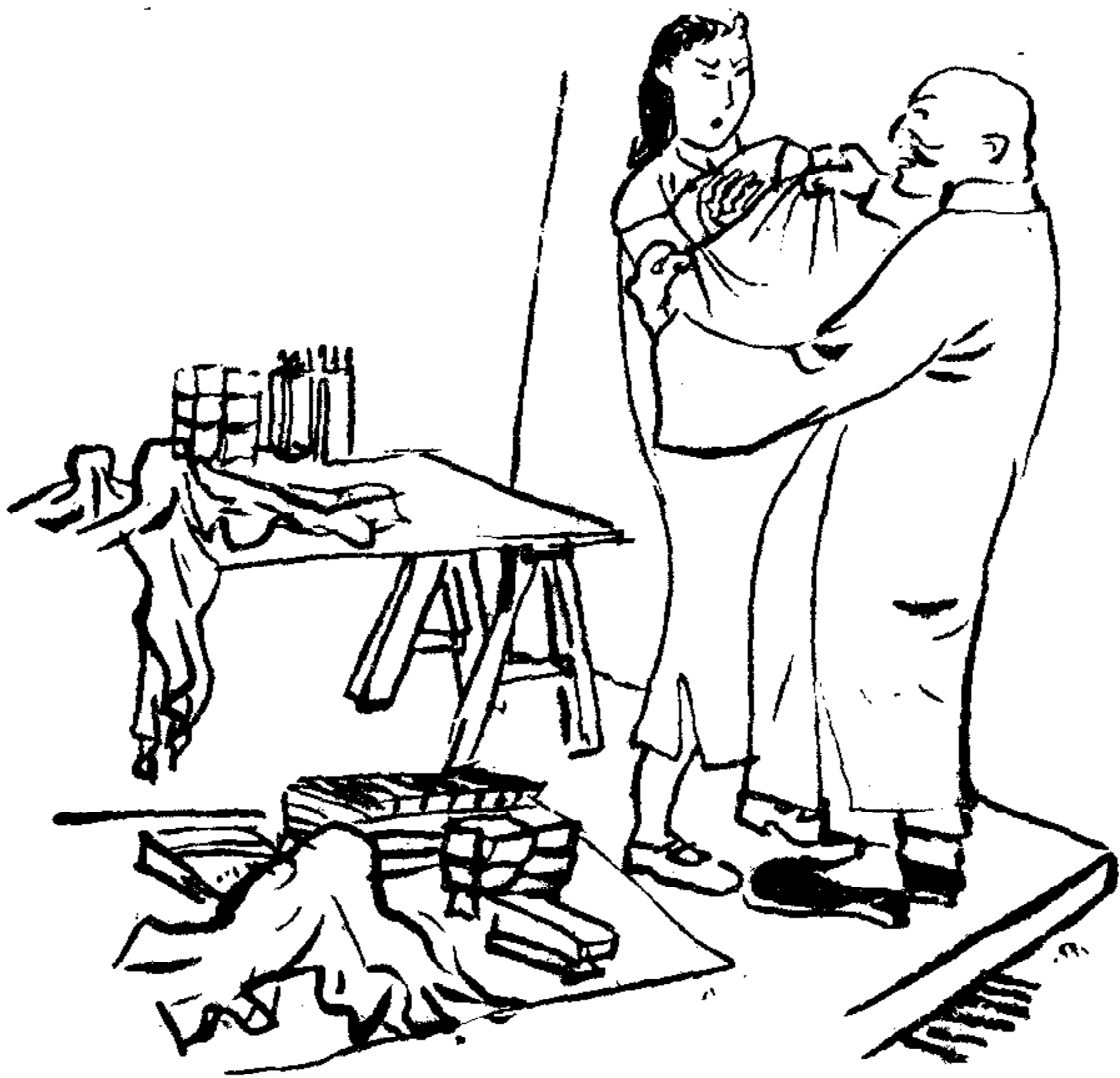
子是不同呢！」

說到最後一句話，很露出驕意。徐知誠他現在的確是瞧不起這一班可憐而寒

儉的攤販了。擺一個攤子，流動的，在露天下附着在人家商店門口，就像一

個寄生蟲。以前完全是攤販而沒有商店還不一定難着，現在商店漸漸的多開起

來，攤販再不改成商店，牠們的壽命一定是短促的了。



(。上胸的孩女在放硬布把他)

徐知誠看着這一羣舊日的朋友，露出驕傲的，自矜的目光。他覺得今天有特殊的意味。——在最後一天攤販今天還是和他們一個等級，明天便要和他们生出高下的區別了。

「這和擺攤子不同呢！」自然，他明天便要結束這攤販的生活而開始營五洋商店。

「知誠兄，你真是運氣越趨越好！」說話的人是隔壁錢攤子的那個斜白眼姓沈的，過去曾經邀人向英華說親，被自己拒絕了的。他徐知誠就是不開五洋店，這一個布攤也是城市中數一數二。一年來的經營，手上已經有了萬把塊錢！姓沈的有什麼資格配得上姓徐的！真正是叫做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現在是更不必說了，一個天，一個地，這時候他該曉得現在的徐知誠更是非同小可了吧？

友 點點頭，狂笑一聲。好叫他曉得自己利害！

「運氣談不到，可是這年頭兒總靠路道混喇！總算秦秦秦先生幫忙，十萬八萬活動金是有的。」

果然，斜白眼嚇得伸一伸舌頭走了。收拾完這一個攤子，徐知誠也就到秦秦那裏去。

今天，秦秦凡代他約幾個五洋業公會的常委和縣政府科長，在酒館裏晚宴。

二

「知誠又出去了麼？」正是光大五洋號開晚飯時徐知誠還沒有來。徐石堅前

後尋了多時，夥計都說沒有看見他。

「他是下午三點鐘就出去的。到曹會長那裏去，據說是忙接洽什麼這次五洋業公會改選的事。」夥計這樣說。

徐知誠近來的確是忙得很。自從他的光大五洋號開幕以來，遇到了一次經濟波盪的機會，各物飛漲，香煙、肥皂、洋燭自然是漲得最利害。光大五洋號仗着囤貨多，賺的錢自然就很可觀。徐知誠第一次經營五洋遇到了這好機會，膽氣自然更大。他的交際更廣，向銀行錢莊透支的款項愈多，透支來的款項自然是囤貨，囤的貨向銀行押款，押得的款再囤貨。這樣循環不已的囤，囤……貨變得很多。利益的機會自然也更多。漲價的希望存在每一個貨物的單位中……由漲高的價值說明徐知誠新增的財富，說明他的地位和名譽。

「我現在是需要在同業工會中爭取地位了。」徐知誠有一次和他哥哥石堅這樣說過。因為他認為營業方面已有些基礎，人事的應付方面還要加緊努力。

人事的應付在現在開店是極要緊的。在同業中佔不到地位，人便要來挑剔岔兒，例如價錢過高，過低，等等。有什麼配給之類的權利也常常不容易挨着，有什麼攤費等等的義務時却要攤得特別多。總之，常常要被人欺侮。

徐知誠曉得這毛病，所以他在這次五洋業公會快要改選的時候，他向各方面奔走很熱烈。他個性又是歡喜出名，歡喜人奉承，要虛榮，好場面。有了錢，自然更要地位。他不但是想在五洋公

中做個常委，還要在得到公會的常委以後進而角逐商會的委員。

今天，自然又是他去參加角逐了。坐在晚飯桌上，聽到幾個職員談論知誠的話，石堅才知道知誠的五洋公會常委已經忙得很有點頭緒，他在這一個星期中請了六次客，四次是在富華樓請的，二次是在妓女家請的；都是上好酒席，花了不少的錢。以外他還送了許多的

禮給有關係的各方面。這些情形不是聽他們說他還不曉得。因為，搬到這裏開五洋店賬目，就一直不是石堅管。知誠說石堅是讀書人，以前是簡單的賬也可勉強應付，現在賬目比較複雜他就絕對不能管了。管賬的是韋小石，是徐知誠的內弟。所以凡是徐知誠用了什麼錢報賬的時候只有韋小石知道。偶然石堅要翻看賬簿也翻不到。賬簿雖然鎖在一隻賬箱裏，賬箱的鑰匙在韋小石身上，石堅要看時候他常是顯着為難的顏色。

對着這些事石堅倒沒有什麼不快的心理，因為他對於弟兄的情誼是始終注重的。他的弟弟歡喜交際，多在賬上支用幾錢沒有什麼。他心理上不憚的倒是今天聽了這話促起他的一件回憶。因為前天石堅一個朋友任君，現在孤兒院做校長，他聽說石堅店開得法，特地找他，意思是找他募點兒捐款。石堅自然便向韋小石說，請店裏捐二百元，韋小石推知誠不在店，一定說要等他回來。不一會兒果然知誠回來了。知誠對於捐款事不表贊同。他說，店裏不能捐這種無謂的捐款。不捐豈不是坍石堅的台？石

堅說出的話不能收回，也只好在自己賬上支了二百元給孤兒院。當時他沒有說什麼。他一切隱忍着。爲了兄弟的感情，爲了事業的合作。

但是，今天他聽知誠這樣胡亂的開支，他真有點憤憤了。對於這種市儈氣的，惡俗的，卑鄙的，華而不實的兄弟，再和他合作下去他這個人真是太沒有出息了。根本他不是一個持籌握算的商人，他個性是情感的，商人需要的是「細較利害」。他歡喜哲理，或是瀟灑，或是抒情。商業是數字的，最反對的就是哲理，最缺乏的就是瀟灑。他之從事商業是爲了一個偶然的情感的衝動。由於教書生活太清苦，生活的難以安排，剛巧有一個機會，他便和他的弟弟合作。商業得有相當的發展，他的生活自然比以前有辦法，可是真正感覺痛苦的是他的精神。他對於商業方面有許多看不慣，他對於商業方面的生活不調和，他跟商人相處時常格格不入，他跟兄弟知誠性格方面也有很多的柄鑿。他不能像一班利慾薰心的商人的只顧自己發財不顧別人死活，他沒有這種忍心，雖然他明知道「無奸不商」這句格言確有至理。

吃過晚飯徐石堅回到家裏，正推進門看見郁德銘正要向門外走出來。郁德銘還是他在中學教書時代的同事呢，整整三年頭不會見了。

他一看見歡喜得了不得，連忙拉住郁德銘手；在黑暗中，郁德銘還不會看清石堅的臉。聽了石堅的歡呼，他才曉得

就是他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徐石堅。

徐石堅把郁德銘邀了進去坐下以後，兩個人海闊天空的暢談起來。郁德銘說：

「不是你進來我也正要到你店裏，店叫做什麼？……啊，……光大！到光大找你去。我是昨天到內，一開就打聽你，你還住在老地方。……一尋便着！……怎麼？你改了行了麼？……開起五洋店來！……一定很得意了吧？……自然是不願意再做窮教書匠了囉！」

「不！不！」這話，刺痛石堅的心！石堅看着對面那個充滿熱情，充滿信仰的中年人，瘦黑的方臉，眼睛閃爍着光，他是有堅定的期望的。他的心，絞纏着苦痛，彷彿的心彷彿是黑夜遇着探海燈的搜索，無所遁形，一時間說不出適當的話來，他只是喘喘着，過半天才說出：「我並不一定滿意我現在的環境。」

文

友

「真的嗎？那是爲什麼呢？」郁德銘望着他臉研究着，仔細的。

「我並不是一個生意人。我的性情也不合一班商人，這你應該曉得的。」徐石堅把他這一年多以來的苦悶一一告訴郁德銘，只是略去了知識個性和他不合的一部份。郁德銘聽了這話興奮地又像愉快地說道：

「本來你不是一個市儈氣的人，你做生意與你的個性是極其不合的。我現在倒有一件事和你談談」

「什麼事？」徐石堅遞上一枝烟捲，點上火，郁德銘吸了。吐了一口烟，望着烟，悠然地：

「也許你是不高興幹的？」——故意宕開一句話。

「有一個學校不辦了，我想接辦下來。不過一副班子不容易組織起來。過幾腳的班子是唱不出好戲來的。現在的學校辦不好就都是由於班子人色不齊。你我是老同事，所以我想找你談談。如果



(。燈着對的癡癡睛眼。想呆，下燈在坐他)

你的生活，一家人的凍餒，是絕不可能的。他很難立刻答覆。因爲他要求精神的安慰是實在的，要求生活也是實在的。

過去教書生活，一個人肚子都不理想混飽，勒着疲乏而沙啞的喉嚨一點鐘接連一點鐘講下去，簡直比一個說書先生還不如。拿代價比較的話，也遠遠比不上

一個黃包車夫，小工，小販。在批改一堆堆改不完的課卷改得頭昏腦脹，手痠時，他曾經下過這樣的決心：「我一定要改行！無論如何我再不教書！」他的厭棄商業固然是叫他回復舊業的理由，然而他總不能忘記了這深刻的印象，在腦中生根的，刺激得神經發狂的。……

要精神安慰，也要生活。……徐石堅在送走郁德銘時心理上充滿這矛盾。他答應郁德銘是讓他考慮一下，考慮定了，寫信到X城。

考慮不僅是他一個人的，石堅的夫人大少奶奶向來是他主張的最後批准人。大少奶奶在這位客人一走以後就不放心的問她丈夫道：朋友是什麼人，姓什麼叫什麼，從那裏來，他到那裏去，找石堅是

什麼事。石堅老老實實把郁德銘預備辦一個學校，找他合作的話告訴大少奶奶，大少奶奶一聽辦學校，跳起來，雀斑

的臉脹得通紅，眼睛原來暴凸大，現在睜得更大更兇了。

「你這個人真是個糊塗蛋啦！……怎麼以前窮教員的苦還沒有吃夠！你自己沒有吃足苦頭！還要我陪你吃！……人家說，不怕運氣窮，只怕坯料壞！……原是啊！……你就是一個不上進的愛吃苦倒楣的坯子！……一天不喊大貓叫小

狗跑，就要喉嚨癢。不歡喜做享福的事！有好生意不做，要做這窮一千代一萬代，子子孫孫倒楣的教書生意！……我說，就是拉黃包車也不教書啊！……」大少奶奶指指劃劃說着，嘴裏擠出白沫來，滋滋的響，有聲有色的。石堅看見太太這一副樣子，真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他只有慢條斯理的勸解着她說：

「他不過是說說啊！他也沒有一定勸我，我也沒有立刻答應他。我說考慮過以後再告訴他！」

聽到了這「考慮」大少奶奶兩隻粗壯的膀子又舞起來了，最後竟指到石堅的鼻上，擱了他一下，很快的又扭着他

耳朵，扭得石堅臉孔就差要哭出來。「啊，你還要考慮！考慮！……這可是你說的。你總是不願意做生意了。你願意做生意就立刻回答他不教書好了。……要考慮做什麼呢？要考慮做什麼呢？」

「我回他一定不教書。我一定不教書好了。」石堅再三懇求着，可憐的。

大少奶奶還是不答應他。她扭他的嘴巴，扭他的膀臂，扭得石堅怪叫起來。

這聲音吵醒對房間裏的英華。他們的吵嘴她是早已聽到的，不過因爲兄嫂口角不便出來過問，這次睡熟驚醒她，聽

她大嫂還在無理取鬧，實在忍耐不下去了，在房內高聲嚷起來：「大嫂！你們早點睡吧。不必再吵了！」

「不是我要吵啊！是你的大哥糊糊塗塗，也不要活下去了，他要餓死我，還有餓死孩子們，我才跟他鬧的呢！」

英華走出房，大少奶奶聽她出來也迎出來。她把今晚吵嘴的事說出來，結論還是說石堅糊塗，要餓死她和她的孩子。英華聽了，要她不要把話說得這麼深，可是大少奶奶始終抱着她的話，這使英華很氣憤；她索興對石堅辯解：

友 文

「就算是他願意教書也不能責備他啊！教育未來的主人翁，培植國家的人才，能說他壞麼？假使個個不願教書，小孩子還有什麼人教育呢！……他不慣做商也是人情！一個人總有一個人的脾氣。做慣商的做不來教員，做慣教員的也做不慣商人。既然他覺得不慣，我們爲什麼一定要勉強他呢？」

大少奶奶聽英華說自然更光火。眼淚鼻涕一齊淌下來：嗚嗚啊啊！不知說些什麼，只聽見她斷斷續續的這樣說：

「你同你哥哥一條腿啦！我曉得！……是你幫着你哥哥來一起欺我啊！……你們一家人！……你們要……你們要……我活活的餓死啦！……」

大少奶奶坐在客堂裏哭着，數說着，英華走到石堅房間裏，石堅坐在燈下，呆想。眼睛癡癡的對着燈。

「你的痛苦我是知道的。我並不勸你做商。」英華一走進石堅臥室便說，毅

然的樣子。好像她自己也是忍受着這種痛苦的。

「我的意思是痛苦雖然痛苦，其實也不一定就脫離商業。因爲我也顧慮到生活問題。」石堅沉默了半天才說。

「生活？——那倒沒有問題。你離開店裏難道這店就沒有你的分了嗎？店裏的利益對於你還是有幫助的。」英華很有鼓勵石堅脫離商業的意思。因爲她對於商業也是一樣的厭倦，尤其是這種不顧民生疾苦，畸形商業的囤積行爲更是她這一個人性所不適合的。她有純潔的天性；性情仁慈，果毅的性格中濾過細微的感傷，理想主義的憧憬，熱情的追求，在這種商業環境中，她的生活受到窒抑。她最恨的是她的二哥，和二哥所主持的商業。她時常想脫離。在山小攤改成五洋店的時候果然她不再幫忙做生意了。由於她堅持要求得以入育英女子中學，繼續已輟的學業——這都是她的擺脫環境的掙扎，現在，她也希望她大哥石堅能向環境掙扎。

大哥是她愛的。她不願意他受精神的打擊！大哥在教育方面，文化方面，他是可有所貢獻的，比他在商業方面；她要在事業方面有所建樹！大哥不響。他還是被生活的壓迫苦惱着。還是英華再三問他是什麼意見，他才沮喪的說：

「還是，只有暫且做下去再說。爲了生活！」

因爲照石堅說，他離開商業知識就不

會跟他幫助。而且他也不願爲權利產業同知誠爭執。他告訴英華他抱的是這個宗旨，在店內服務總還靠着勞力吃飯，他一離開店裏自己的資本是大可不要的。——他低低的說着，深怕他太太聽見。

「你爲什麼這樣傻呢？」英華仰起頭，細望着這古怪，耿直，而又崇高的大哥。接着換了驚歎的語氣說：「大哥！你人格是太偉大了！」

英華更仔細的注視着石堅的臉龐，下面兩邊的線條，方有稜角。滯頓的皮膚，沒有他二哥的空靈，——江南人浮滑少年特有的皮膚的空靈。他的質樸，拙劣，刻實，很接近山東以北的人。

英華走出房，前面來了唱京戲的聲音。好像是說白：「天寬地闊，論機謀，智廣才多！」唱京戲的人跌跌衝衝的進來，是她二哥知誠。吃醉了酒，滿臉通紅，滿身酒氣。

他走到客堂後進去的時候，看見大少奶奶，向她白了一眼，然後帶着京戲說白的口氣：「書呆子還沒有睡麼？」不等回答，自己又唱了起來。不知唱的什麼。唱中還帶白。裏面有一句是英華聽得清楚的：

「公會委員是老夫幹準的了！」

「真無聊！」撲通一聲，關上門，英華說，恨恨地。

(待續)

上海銀行

本 店
上海海寧路
電話四六二〇四

北四川路支店
上海靶子路
電話四四二一〇

楊樹浦路支店
上海東百老匯路
電話五二六三一

大馬路支店
上海四川路三三號
(朝鮮銀行跡)
電話一三一五〇

南京支店
南京中山東路
電話二二一九〇

定海出張所
定海四大街
電話一一一

(待續)



△本期扉畫，蒙新進畫林之朱爾貞氏，慨允以最近試作紅梅一幅，贈登本刊，增色不少，實深感激。女士家學深邃，為故國學家朱鉢文先生之孫女，北平籍，現寄居海上，從諸名畫師遊，觀摩研習，其未來之臻境，誠不可限量也。

△本刊在這戰時情勢下，廣續的突破了艱巨，渡過了卅二年，當茲欣逢三十年的新春時，我們又和愛護本刊的讀者見面，特增刊八頁，藉答讀者之雅意，更誌慶賀。

△本刊為集思廣益，以改善本刊起見，希望讀者關於內容，編輯等方面，賜予批評為荷。

△本期本刊舉行兩個座談會，一個是為紀念國府參戰而在南京舉行的，一個是為歡迎久米正雄先生來滬而舉行的。此外，又刊載徵文當選作品，這都是本期的特色。

△關於當選小說「潮濕的角落」的評語，茲謹將顧鳳城先生的意見摘錄一節如下：作者用寫實的手法，將現社會的陰暗面刻畫得精細入微。這許多人物——周墨林、丁瑞福、吳永興、金玉柱……我們是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的，因此作者所描寫的是活生生的人物，不是虛構的幻像。

△丁諦先生特撰的中篇小說「三人行」，畢竟自本期起連續刊載了。希望讀者諸君於全文刊完後能寫些「讀後意見」見惠，這是本刊所熱誠歡迎的！本刊第一次徵文當選作品，除本期經已發表外，餘存副選論文，小說一篇，統在下期刊載。

△「中共軍內幕之分析」以續稿未到，本期暫停，請讀者原諒！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百老匯路二一九號
文友社廣告部 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嚴禁轉載)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冊定價 四元 郵費在內

第一警察局登記證C字一〇九一號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吾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五號

發賣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約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及各大大書局

電話三四三二一三四三三

本刊價目 (郵費在內)

每月 (二冊) 八元

半年 (十二冊) 四十八元

全年 (二十四冊) 九十六元

本「友文」刊及日本每日新聞社發行諸新聞雜誌
『版文英聞新日每』『アジア人婦』『SAKURA』

每日新聞上海販賣所

上海北四川路六六號 電話(二〇)一六六

恭賀新春

總經理處

分行 南京太平路白下路口
每日新聞南京販賣所
電話 二二〇六〇

支行 上海熙華德路九〇四號

容海書局 電話 五二〇三五

上海市中心區明治通旭街二十六號

中心區出張所 電話(〇二)五〇〇三九

上海吳淞鎮淞興路三〇號

吳淞鎮出張所

上海北火車站構內

大和商店

寧波和義路

寧波出張所

南通西南城脚二九號

豐祥公司

「文友」上海經售事務所

上海北四川路八八七號

電話 四五六三〇番

津浦線總代辦部

蚌埠國治街八六號

民國叁拾叁年

文化洋行